



說小情奇篇長術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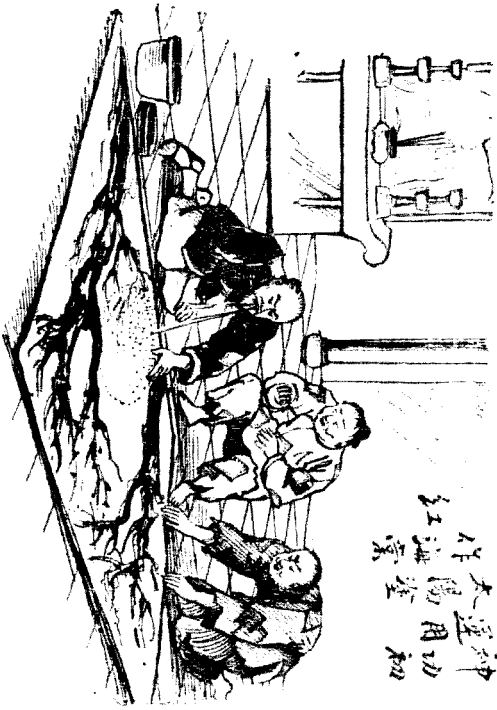
俠女林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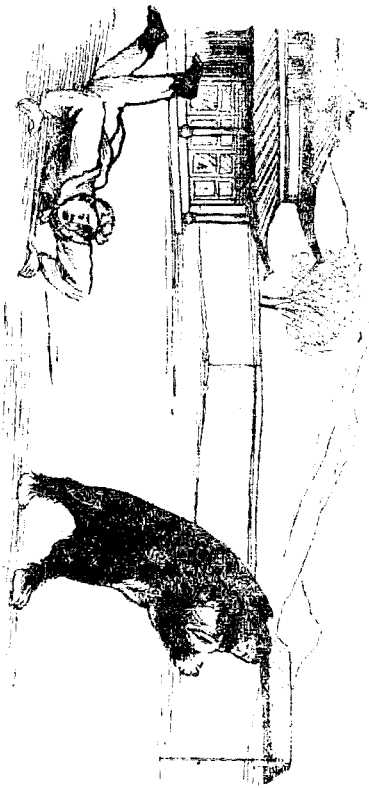
版出局書益廣海上

吾家不
為面
掛
珠
石
記



神功
運用
本陽
洋海
紅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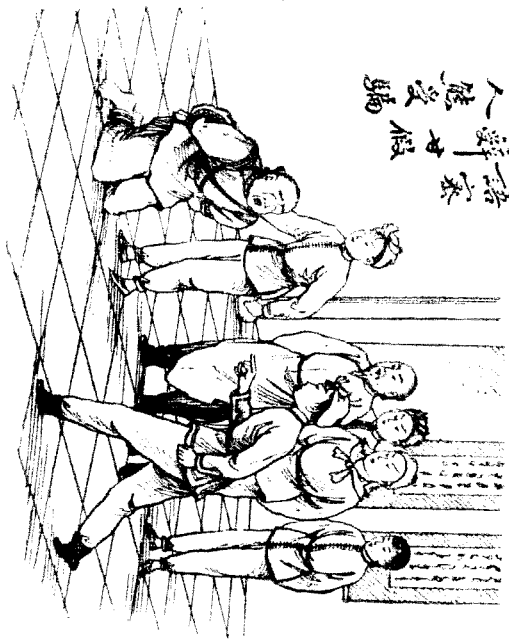


鉄道路
宗電
連前
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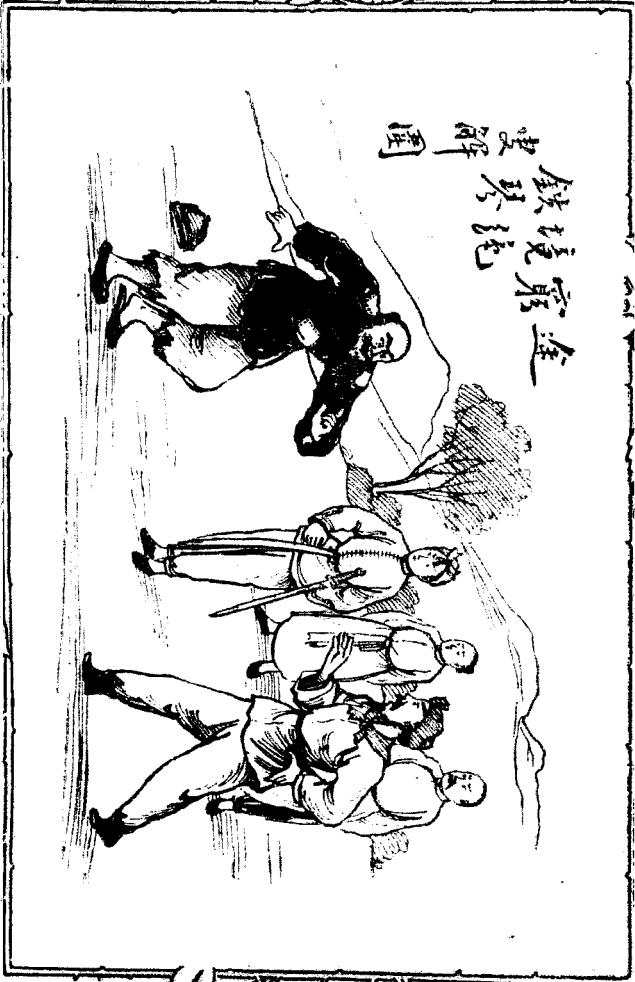


中
野
事
風
上
神
鏡
神
鏡

諸家
辭以假
人能受騙



途窮境絕
史解圍



依馬見丞相武釋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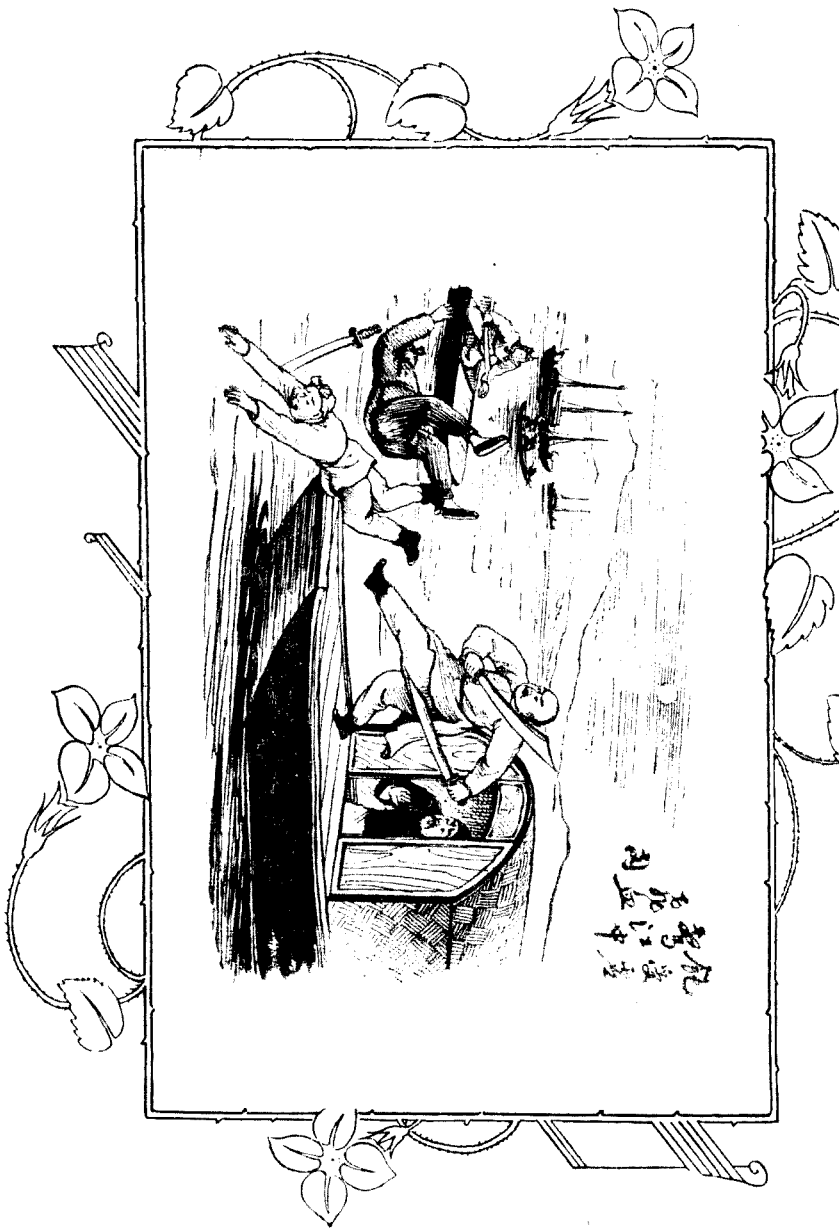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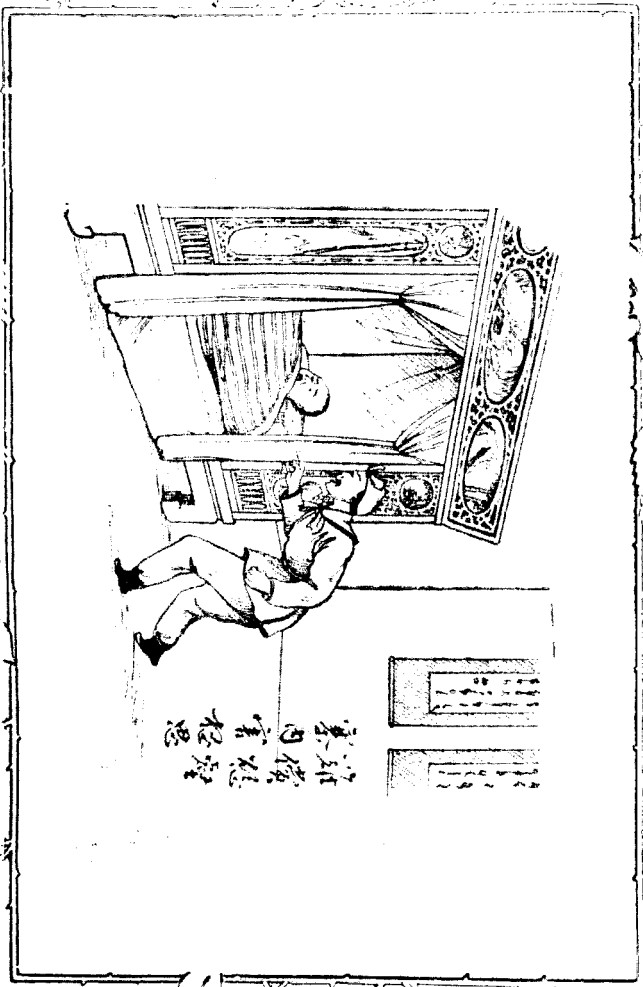
汪鬼馬神
蒼頭公上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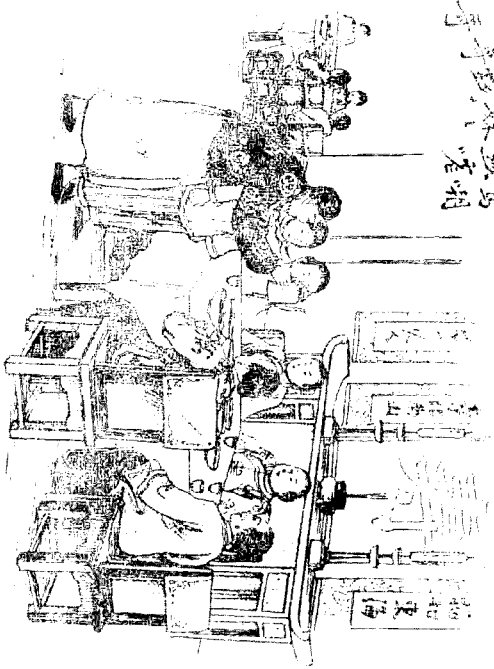
龍江中流
劉





寒
內
備
想
燈
思

粵東外語學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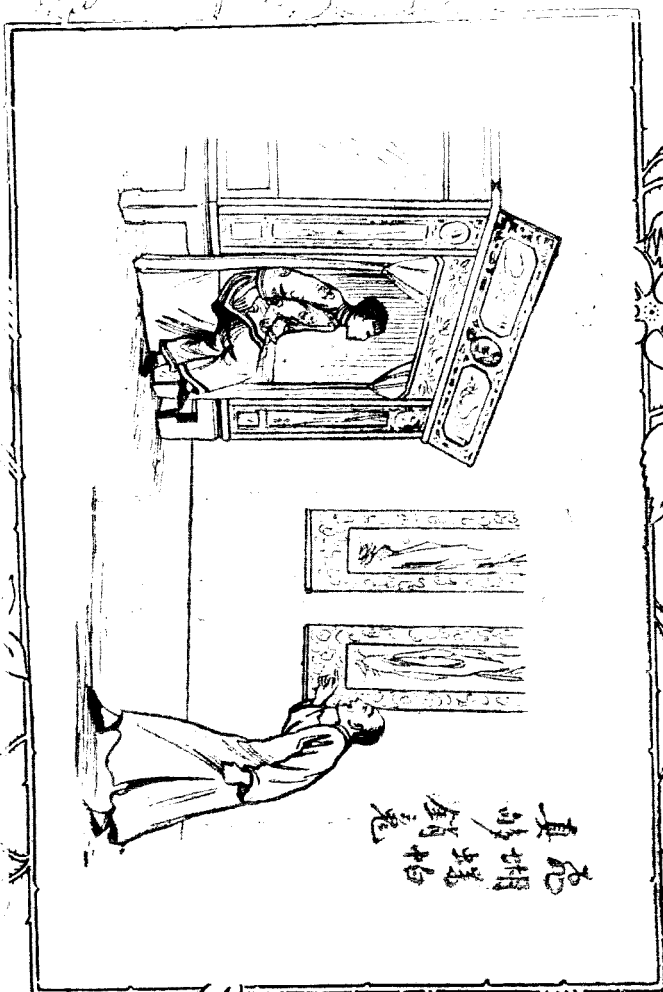




風月如清
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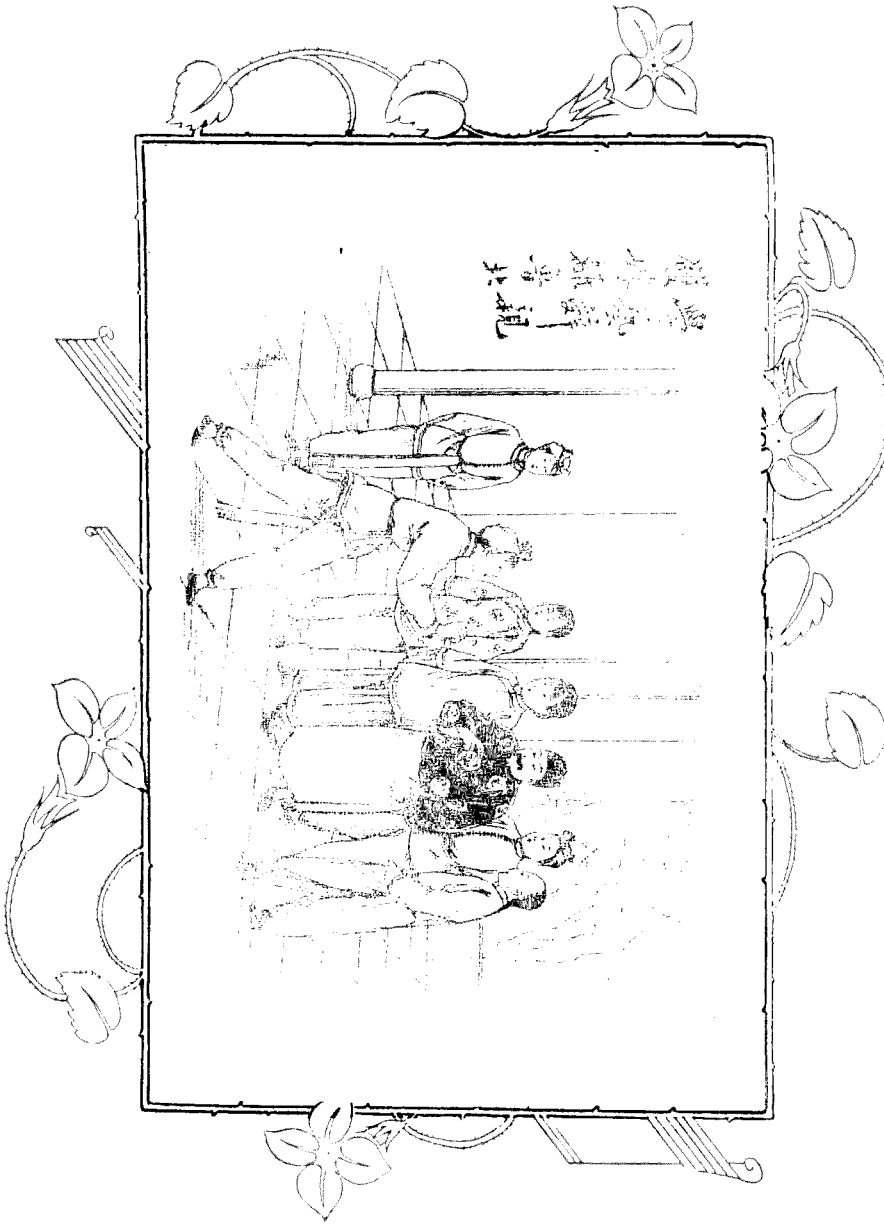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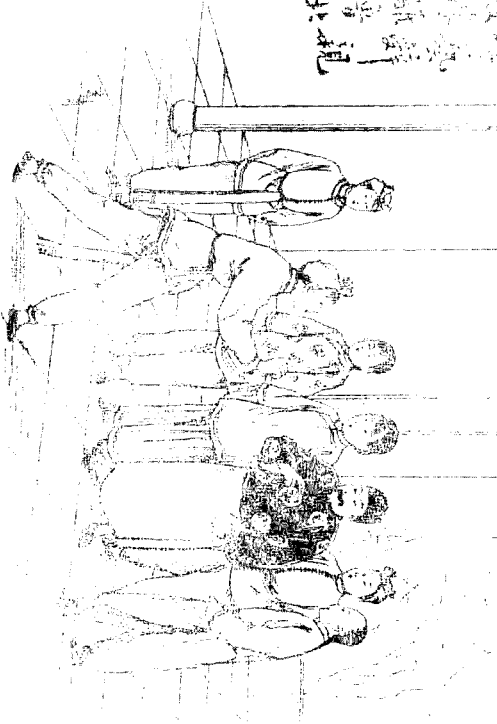
中蝶會珍連龍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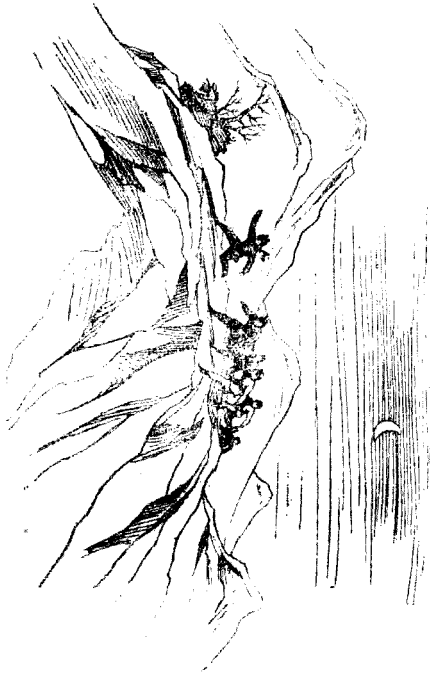


志
真
妙
窟
鬼
白

慈愛新親
續集普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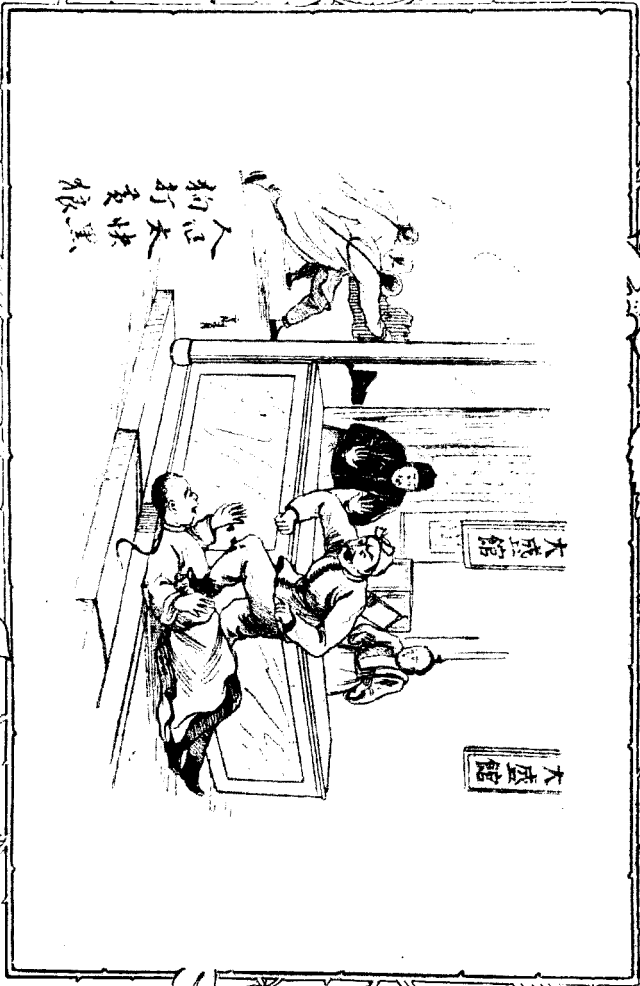


東遊赴快
九命師謁
請



漢 拳 娃 逢 水 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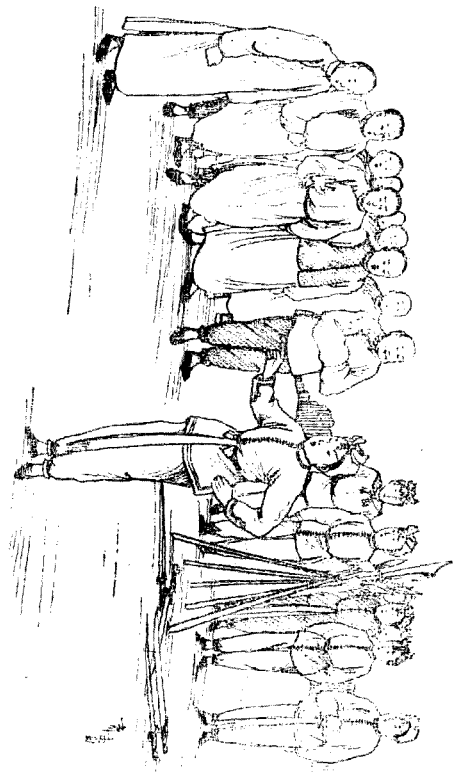


人心大快
物打靈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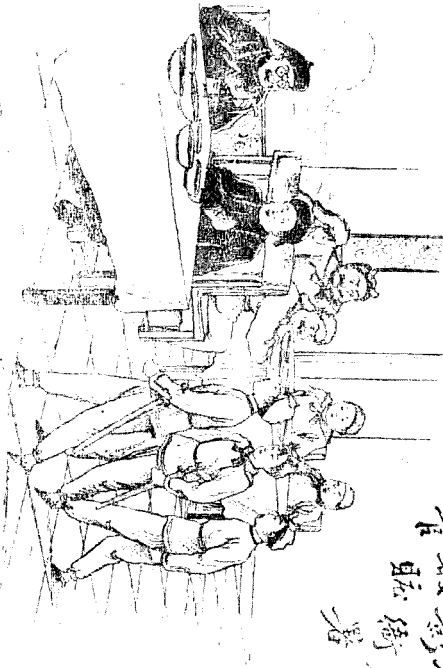
大成館

大成館

相少呈場教呼蒙蒙



欽定
醫部
全錄
卷之
一百
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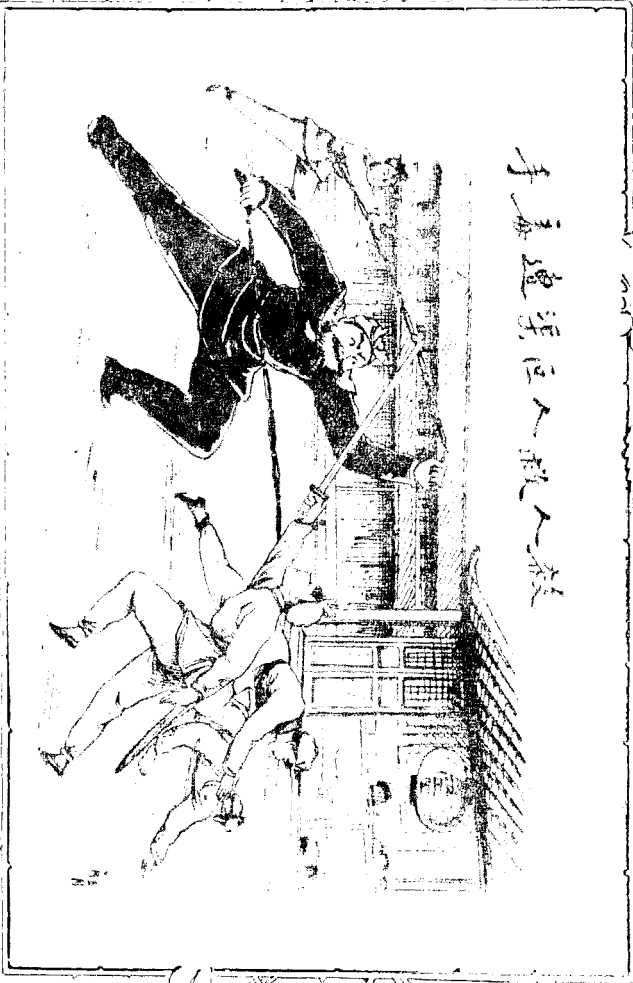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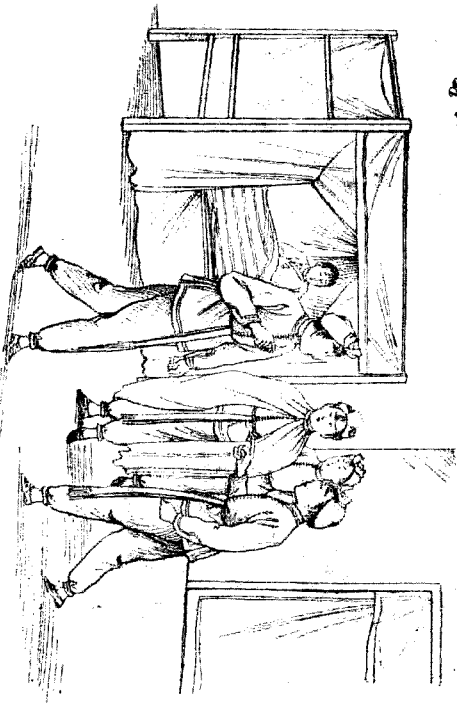
司
法
把
總
張
作
忠
知



手舞連梁匠人觀人教



白·雪·梅·在·桃·村·款·客



紅顏翠袖近踪



少林女俠第二集目錄

- 第二十五回 墨寶不輕留扇而撕成蝴蝶舞……神功初運用太陽漆林……
- 第二十六回 狹路遇冤家鸚鵡廳前遭毒彈……中途驚怪事鳳凰嶺上讀神……
- 第二十七回 語密辭甘假人熊受騙……途窮境絕鐵琴匣……
- 第二十八回 揚威耀武脚底見高低……泣鬼驚神拳頭分……
- 第二十九回 飽受虛驚江中飛血肉……難償慾望寨內害相……
- 第三十回 鶯嘲燕噓妹妹戲哥哥……月白風清姑姑救嫂嫂……
- 第三十一回 中蜻蜓釘慘遭斃命……飛蝴蝶帕真夠銷魂……
- 第三十二回 學藝辭親雙姝離魯北……謁師請命九俠赴遼東……
- 第三十三回 萍水相逢嬌娃戲莽漢……人心大快黑狗打黃狼……
- 第三十四回 鬢霧鬟雲教場呈妙相……釵光劍影衙署殺賊官……
- 第三十五回 司法犯法知縣捉強徒……殺人救人巨渠遭毒手……
- 第三十六回 白雪青梅荒村欸客……紅顏翠袖昏夜追蹤……

武俠香豔
長篇小說

少林女俠 第三集

黃浦汪景星 著
雲陽蔡陸仙評
吳門楊鬘華批

第二十五回

墨寶不輕留扇面撕成蝴蝶舞
神功初運用太陽塗作海棠紅

且說賀雲章命人將筆墨捧了過來。鐵琴叟更不延挨。拿起筆來。在扇頭上面亂撇亂畫的一陣子。此刻有許多陪席的官員。一齊將視線集到那把扇頭的上。原來是畫的一幅山家春晚。雖然祇有數十筆。却將萬峯點翠。一嶺拖青。小橋夕照。流水茅廬的詩意。完全發揮出來了。驚得他們目瞪口呆。半晌說不出一句話來。（絕倒一般目高於頂的達官貴人。此時方知風塵中尚有人在也。）他將那把扇頭畫好了。微微的笑道。胡亂塗鴉。倒污了大人的寶扇了。他說着放下了筆。忽然將雙眼一翻。（不對。不對。恐怕他的老脾氣又要發作了。）霍的拿起那把畫將的扇子。嗤嗤嗤撕成十七八片。（我道如何）氣轟轟

的站起身來說道。真是豈有此理。府大人要我畫一把扇頭兒。原不算什麼希罕的事情啊。何不直接便將扇頭兒送到廟中。叫我去畫呢。爲什麼在這裏擺下這些酒菜來。先請我吃一頓。然後才請我畫。這分明是將老漢當着江湖上騙吃騙喝的人們看待了。是而可忍。孰不可忍呢。再會罷。他說罷頭也不回。逕自下了大廳。動身走了。（冤者枉也。白吃白喝一頓。仍然未得一點墨跡。）賀雲章眼睜睜的望着他。將一把扇頭兒撕了。十分惋惜懊悔。又見他發着脾氣。動身走了。他忍着氣將他送出大廳。又和他說了許多陪罪的話兒。可是鐵琴叟正眼也不來瞧他一瞧。逕自去了。由此以後。濟南便是放八人大轎來請他。也莫想將他請得來了。事有湊巧。那一天晚間。由京裏下來四個京差。下了一道旨意。到賀雲章。叫賀雲章請東魯名士趙鐵瘦。畫太和殿正幅的日照雙槐一軸。原來趙鐵瘦是一位遠近聞名的大畫家。官家久慕他的盛名。屢次下詔。叫他進京供職。無奈他生性奇僻。向來不喜歡與富貴中人去交接的。所以未

肯應詔進京。他和賀雲章從前是老同學。所以賀雲章不時還能和他接近。別一個便是王公大人。去攀袖和他訂交。他也不來買帳的。鎮日價除掉飲酒吟詩以外。更沒有其他的俗事。（此人可與鐵琴叟並稱二難矣。）賀雲章接到旨意之後。便到魯東沙淨村去訪他。恰巧他在生着病。旨意上。限的是一月的期限。急得賀雲章在趙鐵瘦那裏。像熱鍋上的螞蟻一般地。團團亂轉。眼見他的病勢。雖然回頭。可是不能一兩個月。可以恢復舊有的精神的。書畫兩種生活。誰也知道。非精神不可的。賀雲章對鐵瘦說道。這件事怎麼辦呢。一個月的功夫。很快的。眼睛略眨。便要過去了。到這天。沒有東西進京。我這責任擔不起啊。鐵瘦嘆了一口氣說道。官家待我實在不薄啊。我要不是在生着病。我便去請一個人畫了。現在我又生着病。這人可不知道。現在在什麼地方咧。他的畫却要勝上我千倍萬倍哩。（又逗到鐵琴叟矣。）賀雲章聽得。心中已經料瞧到七八分了。忙道。吾兄方才所說的。敢是那個奇人鐵琴叟麼。趙鐵瘦

欣然說道：你怎麼知道的？這人的畫神化極了。你曾見過嗎？（寫鐵瘦極慕之口吻如聞）賀雲章道：畫的確是神工鬼爺。我也見過面了。可是有一種奇癖，令人難纏哩。他說着，便將以上撕扇面的一段話細細的告訴給鐵瘦。鐵瘦忙道：他現在在濟南嗎？雲章點頭道：在城東的城隍廟裏呢。鐵瘦拍手說道：巧極了。巧極了。他的脾氣是怪得很。可是要用手段方可以騙到他的日照雙槐的墨寶哩。你快些回去。只消如此如此，便可以弄到手了。（妙在又不說明）賀雲章連連點頭道：是極。是極。我回去一準是用這個妙計去誑他一下子。他當天便回濟南了。再說鐵琴叟踉踉跄跄的回到城隍廟。那班乞丐聽府大人請他去赴席，越發重視他了。見他回來，大家一齊擁上來，扶着他捧鳳凰也似的扶到大殿上。有兩個連忙取過一張破蘆蓆來，在地上鋪下。有兩個去辦茶來給他解渴。有兩個送枕頭來給他，捶腿枕頭。（寫一班乞丐勢利）大家一齊問他到府裏去吃的什麼小菜兒，飲的什麼酒兒。會的是什麼人客。他掀髯

大笑道。還說他作甚。（狂態如見）老漢險一些兒上了他們的騙局哩。（恐怕這騙局沒有騙到你。還有騙局在後面哩。）原來是預備酒席來做釣魚的餌兒。想騙我的畫圖的。真是混帳已極。皇皇的一位知府大人。竟能出此下策。（這叫做下策絕倒。）怪事。怪事。衆乞丐聽得他這一番話。大家皆不能明白。他這是一回什麼事情。過了幾天。那一班乞丐忽然要請鐵琴叟飲一頓不醉無休的酒。鐵琴叟欣然說道。酒是那一種的。衆乞丐知道他一向歡喜吃高粱的。齊聲說道。是牛莊的出產地高粱。你老人家以爲好麼。他大笑道。好極。我最相信的牛莊高粱。未知你們從那裏辦得來的呢。有一個乞丐名子叫做三麻子的。開口說道。我的外婆便在牛莊。他家是賣酒的。昨天我在牛莊到這裏來。知道你老相信吃這種高粱酒。我特地帶來一甕。大約在五十斤左右罷。他聽得幾乎喜得瘋了。連道。好極了。快些拿來給我吃。上一個暢快罷。誰給我再去買上十多斤薰燒牛肉來。大家好吃上一個暢快哩。衆乞丐齊聲說道。

我們今天誠心請老人家的牛肉。我們早就預備好了。說着大家將酒和牛肉一齊捧來。倒酒的倒酒。切肉的切肉。不一會收拾好了。大家團了一個大圈子。一齊坐下。他忙命衆丐用大碗倒酒。各自儘量暢飲。不准拘束。酒到半酣。乞丐的頭兒王大對鐵琴叟說道。今天請老人家知道我們是什麼用意麼。（來了）他笑道。這無非是大家狂飲一頓。尋尋醉後的快活罷了。（絕倒。醉後原來還有快活。可惜我不能飲酒。如果能飲。定然要到醉後去領略領略快活的滋味哩。）又有什麼別的用意呢。（嘎。用意儘多。你不知道罷了。）王大笑道。我也料到你老人家不會知道的。我爽快一些來告訴你老人家罷。我們要脫離這討要的生活。去做官發財了。你老人家如果肯隨我們去那麼一生的穿吃用度。簡直是不用愁了。鐵琴叟愕然問道。你們這是什麼話啊。發財做官皆有規例的。你們一技之長也沒有。到什麼地方去做官發財啊。王大笑道。老人家這話雖然有理。可是我們這個機會。簡直是意外得來的。京城裏太和殿上懸

的一幅日照雙槐年久失修。現在已經破壞得不能掛了。官家早已有旨意到四處去召請名人畫這幅日照雙槐了。誰能畫起來。合了官家的意思。那麼立刻封爲大官職了。大官還不算數。另賜白銀黃金三萬兩。（絕倒乞丐的口吻祇能如此）你老想這個好機會那裏去尋哩。我們合辦了一幅八尺闊的白宮綾到城西楊畫家先生那裏去請他老人家代我們畫一幅日照雙槐。畫得活神活現。再要比他高上一點兒。恐怕踏遍天下五大洲。也難尋出這一把能手了。（形容故甚其詞。妙極。妙極。）我們得了這幅畫。送到京裏去。立刻還不是金頂拖翎。馬蹄袖兒。荷包兒。金絲眼鏡兒。粉高底的鞋兒。青宮紗的褂兒。黃的金兒。白的銀兒。他像唱蓮花落也似的。說到這裏。鐵琴叟猛的一聲斷喝道。少要多講廢話。（說出他的氣來了）你道這楊畫家的畫得那樣的妙。那樣的。好。你且將這一幅畫兒。拿得來給我看看。（要他自己說出來。妙妙。）那個王大連連的搖手說道。老爺子請飲酒罷。那幅畫兒便拿給你老人家看。也沒

有道理的。畫得好。畫得醜。你老人家也是看不出來的。（妙妙又以言激之）鐵琴叟聽得這句話。不禁將一股無名的惡火。高發三千丈。一時捺按不下。大聲說道。少要放屁。你道我不識畫。你家祖宗八代一齊不識畫哩。快些拿來給我。我看上一個明白。但看是什麼出神入化的墨寶。（氣急的口吻如聞）王大連珠價的說道。不能。不能。無任你老人家識畫與否。那一幅進貢的畫兒。是不能給平常人看見的。（妙妙又指他爲平常人）楊老夫子爲着我們這一幅進貢的墨寶。共費了有三年零六月的功夫。好不容易纔將這一幅畫兒畫好。拿出來。萬一弄上一些兒污漬。那麼。不獨不能進貢昇官。便是楊老夫子的墨寶。三百兩金子。我們也沒處去還給他老人家了。還是請你老人家不要看罷。我們今天本來請你老人家吃酒的。確不是請你老人家看畫的。鐵琴叟越發怒不可遏。大聲說道。偏是你們說得這樣的寶重。且拿出來。由你們放出來。我不動手。祇看一眼如何。王大道。罷罷罷。你老人家實在要看上一個究竟。我再

不拿出來給老爺子見識。見識。（見識二字絕倒）真夠摳得老爺子的氣起來咧。但有一句話。我要先對老爺子申明一下子哩。便是我將這墨寶拿出來放開的時候。要請老爺子離開他幾步觀看。不要將墨寶褻瀆了。那可不是要的。（惡極妙極）鐵琴叟忍着一肚皮的惡氣。只得隨口說道。好好好。我便立得遠開一些兒好了。王大又命人捧一盆淨水來。做模打樣的沐了半天的手。（又是半天）沐了手。又在神前點起香燭來。大行其三拜九叩的大禮。一會子。（又是一會子）將香燭點了齊備。這纔慢慢的到後邊去取墨寶。這一套做作。將一個鐵琴叟險一些將腦門氣破。（真夠氣煞了）但是爲着要看那一幅畫兒究竟畫得怎樣的出色。不得不將十二分火性兒按一按了（絕倒）等了半晌。（又是半晌）纔見王大捧聖旨也似的捧着那一幅墨寶。跨着加官步兒。一步三搖。兩步六擺的走到切近。又退後兩步。向三麻子說道。你快去將雙手沐得清淨了。和我來放開墨寶。三麻子忙去洗手。洗乾淨了手。過來和

王大慢慢的將那一幅畫兒放了開來。鐵琴叟一瞧，搶了過來，一把將那幅日照雙槐的畫軸兒，扯到手中，唳刺唳呶，撕得粉碎。大聲罵道：「他媽的什麼日照雙槐，倒將老夫的眼睛看得污了。這一種畫兒還想去進貢呢，真是天地間的奇事哩。」撕去了，省得再惹別人生氣。此刻王大見他將一幅畫撕去了，大驚失色。碰頭頓足的大哭起來。這一哭比較喪考逝，祇還要厲害三分哩。三麻子跟着也大哭大號起來。霎時將一座大殿吵得屋瓦欲飛，土偶震動，好像大家死了主人的孝堂上一樣。（絕倒）鐵琴叟大聲說道：「你們不用哭了。我撕了你們的畫，仍然畫一軸還你們便了。王大聽得這話，越發捶胸大哭道：罷了，罷了。老爺子不要騙我們罷。像這樣的畫兒，天下更有誰人能夠畫出來呢？老爺子害苦我們了。官不做，財不發，皆不要去說了。只是楊先生的三百兩金子，我們到那裏去辦呢？不如死了罷。省得人家追着我们屁股後面要錢，那不是受活罪麼？」鐵琴叟將胸脯兒拍得震天價響的說道：「你們休要哭，非是我說一句大

話。我不畫則已。畫出來。官家如果不要。我便將頭割下來。抵償你們三百兩黃金。如何呢。說到這裏。有兩個小丐說道。王老大和三麻哥也不要哭了。老爺子既然說到這樣的話兒。料想不是兒戲的。他老人家或者能夠比較這楊先生的畫兒畫得好一些。也說不定哩。王大這才收淚說道。不瞞老爺子說。我們十多個人的身家性命。做官發財。一齊靠着這一張畫哩。老爺子如今給我們將這一張畫撕掉了。不啻就是斷送了我們十多個人的身家性命了。你老人家雖然答應我們了。可是何時纔給我動手畫。畫得究竟好不好。我們還不知道哩。鐵琴叟冷笑一聲道。現在和你們也沒有多少話說。你們且過來和我痛飲一頓。等我的酒興上來。今天便畫給你們便了。誰都不准像嚎喪鬼也似的。喪了。誰再哭出一聲。我便將他立刻拋到廟外面去。衆乞丐轟雷也似的應了一個。他又道。着幾個人給我去辦新草鞋一雙。真飛麵硃砂一斤。黑墨一盆。白綾一幅。快些預備好了。王大唯唯的答應。大家重行歡呼暢飲起來。鐵琴叟

吃到十二分酒的時候。忙對王大說道。你快去給我將方才預備的東西拿來。我的畫興到了。王大忙不迭的將硃砂黑墨白綾草鞋一齊取了來。他將一雙草鞋穿了起來。在墨盆裏蘸了蘸。吃得一雙草鞋淋淋的墨汁。他踏上白綾。鍊金剛腿的一樣。在白綾踏了一陣子。一轉眼兩棵魁梧高大的樹幹。已經給他用腳畫好了。（此等畫法。可謂空前絕後了。）他下了白綾。將硃砂鉢兒捧起來說道。快些兒取一碗清水來。王大忙去舀了一碗清水來。給他。他將一碗水倒入硃砂鉢。用手在鉢裏攪了一陣。將硃砂和水攪得像麵糊一樣。他搬起來。擗啣啣一陣子。一齊咽到肚裏去了。他拋去了鉢兒。擗起袖兒。雙手在墨盆裏攪了攪。放到槐樹幹上亂撲一陣子。將手上的墨汁撲得完了。又將手放到盆裏去濕上一濕。再去撲一陣子。像這樣的撲了半天。纔住手。他忽然一蹲身埋頭下去。哇的一聲。將方才的一股硃砂完全嘔了出來。他一面嘔。一面用手在白綾上泥着。不一會。已泥成功一輪滾圓的紅日了。他泥好紅日之後。一歪

身子往傍邊一倒。鼻息如雷的熟睡了。再等他一覺醒來。那一幅日照雙槐。早已由衆乞丐送給賀雲章。賀雲章再去交給京差。已經啓程動身了。他後悔莫及。祇得將那位乞丐臭罵一頓。逼着他們將主使的人物說了出來。他可到府衙裏將賀雲章痛罵了一頓。（絕倒）賀雲章知道他是一個不是好惹的。在他的墨寶已經到手了。樂得陪他一個不是。他罵由他罵。我聽由我聽。等他將罵癮過了。他就廢然動身了。不上一個月。官家的旨意下來。立刻昇賀雲章爲魯省巡撫了。原來那一副畫送到京裏。在太和殿上懸掛起來。那兩顆槐樹畫得參差錯落。虎踞龍蟠。那是不要說了。最可怪的便是那一輪紅日。到了昏夜裏。竟能放出光彩來。將一座太和殿照耀得如同白晝一樣。官家大爲驚喜。連連下旨到賀雲章。叫他找尋鐵琴叟。賀雲章派了許多的人們出去。踏破了鐵鞋。再也莫想尋到他了。小子寫到這裏。難免不有一兩個讀者來說。小子信口雌黃了。畫得神。畫得妙。皆是意中的事情。可是畫一輪紅日。便能在昏夜

放光豈非笑話。奇談麼。讀者這個責難的確責得不錯。可是小子也要將這其中的奧妙完全宣佈出來。纔叫讀者們相信哩。

【評】曹雪芹的紅樓夢。是大家公認的一部包羅萬象的奇書。因爲書中詩詞歌賦。醫卜星相。三教九流。形形色色。世界上有一事一物。他的書中便有一事一物。紅樓夢稗官野史。雖然繼續問世的不尠。可是像他那種廣大的寫法。從來未見第二部的。

汪景星寫少林女俠。却能步武紅樓夢的筆法哩。一方面全力描寫武俠。一面傍及到社會。歷史。風俗。宗教。所以我說紅樓夢而後。祇有這部少林女俠。可以一續。

第二十六回

狹路遇冤家鸚鵡廳前遭毒彈

中途驚怪事鳳凰嶺上試神槍

鐵琴叟是一個外功內功俱全的大劍俠。他的畫功又鍊到神明大化的境界。

了。畫紅日在尋常一般的人畫起來。無論是誰。皆是用筆塗硃砂的。惟有他先將硃砂吞下肚去。然後再嘔出來。塗成圓形。你想誰人可以辦得到。而且硃砂又是富於墜重性的。平常的人們。休道吞下一斤去了。便是四兩。也要立刻請他丟掉了性命了。他爲什麼能夠將一斤硃砂吞下去。又能安無恙的嘔了出來呢。原來他在吞的時候。早已將三焦的正氣。提到胸前了。一斤硃砂。給三焦正氣一鍊。將硃砂原有的精華一齊拔出來了。又當着他的酒興發了起來。用上焦精液。將硃砂託了出來。請教硃砂能不發光麼。他在畫好了之後。爲什麼撲地躺下。不能動彈。便自睡着呢。難道他的酒醉了麼。不是的。原來他將硃砂退出上焦之後。又去了不少的精液。他急於要散神分氣。所以疲極倒下的。（此處表明的好。不然他爲什麼在畫好之後。不發他的老毛病呢。）再等他休息過了。那一幅畫。已經到了人家的手了。他雖然萬分懊喪。但也無可如何了。（祇好如此了。笑氏史曰。老毛病發不出了。）閑話休題。岔回來再表華岳

震將這一段對劉兆麟說了。劉兆麟點頭道：「他老人家這個古怪脾氣，我是早就知道了。黎紅萼插口說道：『這畫日放光，這倒可以算一層聞所未聞的奇事哩。』」凌雲鳳笑道：「這個道理，難道你也不明白麼？」黎紅萼搖頭說道：「這個我倒不明白哩。」凌雲鳳笑道：「我告訴你吧。畫這輪紅日，不論什麼神手畫家，都不能將紅日畫得發光的。惟有他能夠畫的。還有我們那兩位老前輩，如果能夠動筆繪圖，確也能夠辦到的。黎紅萼聽得猛的笑道：『着着，我竟糊塗了。竟將那一種關係忘記了。說破了一點兒希奇也沒有哩。』」（先是明寫，後是暗寫。）華岳震對劉兆麟說道：「你此刻到什麼地方去尋他呢？便在我這裏住上幾天，要子再回去吧。」劉兆麟道：「他老人家此去又不知道到什麼地方去了。雲鳳道：『這却不能料定。你如果特地去尋他，隨便尋到什麼地方，不容易給你尋着的。』」她說到這裏，黎紅萼便附着雲鳳的耳朵說了兩句。雲鳳點頭道：「我也是這個意思。她又向劉兆麟說道：『劉大哥此刻尋鐵琴叟有沒有要緊的事情呢？』」劉兆麟

搖頭說道。要緊的事倒沒有。我因爲在家裏悶得慌。想隨着他老人家到外邊去逛逛去。凌雲鳳道。那麼我倒有一件事。要請大哥去幫幫忙哩。未知大哥還肯答應嗎。劉兆麟道。什麼事情請講罷。雲鳳便將他們和白蓮教徒翻臉破飛龍的飛陰劍前後的事實。對他說了一遍。請他去幫助一臂之力。劉兆麟欣然說道。好的好的。我現在橫豎是沒有什麼事的。我便隨你們前去搖旗吶喊。助助威風。也是好的。雲鳳道。大哥肯去。那是最好的了。今晚便請你隨我們一齊動身吧。劉兆麟點頭道。不應命便罷。既然答應二位。那自然是要隨二位一同前去的了。華岳震搶着說道。像我這個樣兒。還配上去嗎。凌雲鳳忙道。有什麼不能去呢。我們此刻多一個人便添了一股勢力啊。岳震笑道。我隨各位去別的本領也沒有。可是扶手撮腳照應照應還得來咧。黎紅萼笑道。罷了。罷了。這些客氣話兒。大可不必說了。皆是知己的人。何必犯起生硬硬的氣習來呢。華岳震笑道。這並不是我和你們客氣啊。我實在沒有什麼大用。我因爲大仗頭

兒未曾見過。隨着你們去見識見識罷了。到了晚間。他四個找紮停當。便向徐州發進。剛剛到了新泰境內的鳳凰嶺附近。遠遠的望見嶺下一片價的燈球火把。人聲嘈雜。凌雲鳳本來是一個好多事的人物。她連忙收功落地。黎紅萼等三個人見她不走了。他們也隨着他翻身落地。劉兆麟道。凌大姐爲什麼不走啊。雲鳳笑道。你們不看那邊火光燭天麼。估量着一定又要出了什麼岔事了。黎紅萼埋怨她道。你這人真是好多事哩。他出他的岔事。與我們又有什麼關係呢。我們此刻那裏還有空去多管閒帳呢。雲鳳笑道。不看見便罷了。既然看見那裏那樣的熱鬧。又不知道究竟出的是一面什麼把戲。心中豈不難熬麼。我們且去看上一個究竟罷。如果是平常沒要緊的事情。那時我們再行動身。也未爲遲。難道還怕今天趕不到徐州麼。她說着和他三個一齊向嶺下來看究竟了。暫按慢表。且說鳳凰嶺的北面有一座極大的村落。叫做嚴家閣。大約三百多家居民哩。這嚴家閣有一位大富翁。名子叫做嚴開甲。他要算一族

中一個佼佼不羣的人物了。他雖然擁資百萬。可是一點兒驕傲的氣習也沒有。並且慷慨好義。不論遇到什麼事。他皆肯出頭伸手着力去辦。他有一個兒子。兩個女兒。兒子叫光耀。大女兒叫競雄。二女兒叫亞雄。嚴開甲本是一個武進士出身。加之在十多歲的時候。曾隨少林派裏的名家。下功夫練過一番手脚的。所以對於武字一道。雖然未能十分精造。可是在平常的山村野舍中。也要算罕見的人物了。他料理公事之外。有空的事候。便教兒女的武藝。嚴光耀是一個身體強壯的青年。練起各種功夫來。分外比較別人來得快哩。嚴競雄和她的妹妹亞雄。雖然是一個女流之輩。但是對於各種功夫。情性却非常之近。所以練起來。也很有最快的成績的。他們兄妹三個在吃了午飯之後。便到家對面一座鸚鵡廳上去練各門功夫了。原來這座鸚鵡廳。是嚴開甲獨資建造的。共有三層。下面是四面開的大廳。專供練武的用的。第二層是閱兵樓。第三層叫瞭敵台。他家兄妹三個來練習的時候。也許村中人來自由習學的。所

以一村的少年。皆願意在他們練習的時候。一齊擁得來自由練習的。嚴家兄妹。却也願意教導他們。所以嚴家閣的人們。不論是誰走出來。都能夠走上幾路。擺上幾套的。因此鄰舍村莊的人。都不敢輕視嚴家閣的一貓一狗。有一次東鄭舍爲着收割禾苗的糾纏。起來八百多名壯漢。來和嚴家閣的人們見個強弱。東鄭舍的人們。一向是負着野蠻的惡名的。週近的村舍莊堡。沒有一處敢和東鄭舍犯難的。因爲東鄭舍不獨野蠻不馴。並且人數衆多。和他們犯起難來。簡直是自討苦吃哩。這一次東鄭舍共起了八百多人。浩浩蕩蕩直向嚴家閣逼來。嚴家閣得了這個消息。忙預備起來。共得八十多名打手。由嚴光耀兄妹三個領首。在村外的稻田中。和東鄭舍的人們。肉搏起來。嚴家閣的人數。雖然沒有多少。可是沒有一個不懷着三腳貓的拳脚的。（按北人謂三腳貓者。無論何種事物。學而不精者。是也。）以一擋十。打得那些狗男女。鼻塌嘴歪。連天叫苦。逃的傷的。霎時散得精光大吉了。由此向後。鄰近的居民。越發不敢

小視嚴家閣的人們了。（先寫嚴家閣的勢力如此。然後呼起下文。方見分外的精彩哩。）那一天嚴家兄妹三個。又到鸚鵡廳來習練身手了。方將一套對手燕青拳。打了下來。猛聽得一陣吵嚷的聲音。接着那些看練習功夫的人們紛紛四散。一面跑。一面大聲喊道。快些兒逃啊。人熊來了。一個動步。百個飛奔。霎時鴉飛雀亂。嚴家兄妹。倒是一驚。連忙跑出大廳。來看究竟。瞥見一隻古牛大的人熊。飛也似的直奔他三個撲來。亞雄胆小。一縱身。早上了二層的閱兵樓了。嚴競雄倒不怯退。反而迎了上熊。立了一個勢子。等待那熊來至切近。飛起一脚。直向那熊的下頰踢去。那熊忽然壁立起來。張開兩隻大手。一把將她抱住。回頭便走。嚴光耀見大妹給熊抱去。大吃一驚。赤手飛追下來。不到一箭之路。瞥見那熊一回頭。就聽得嚴光耀大叫一聲。撲地倒下。嚴亞雄忙下了閣。趕到嚴光耀的身邊。那熊抱着嚴競雄穿山渡澗的走了。（駭極）那嚴光耀躺在地上。額角上高高的像饅首一樣的腫起來了。亞雄見姐姐被人熊捉去。

哥哥又受了重傷倒地。她不禁大哭起來。此刻嚴開甲已經聞聲趕到了。再領衆人到嶺上去尋了半天。那裏還見那熊的蹤跡。急得嚴開甲暴跳如雷。（何益）領得衆人只得重行下嶺。光耀已經給家丁擯了回去了。他忙趕向家中而來。到了門口。便聽得大廳上哭聲震耳了。他到了大廳上。只見光耀的母親陸氏夫人。撫着光耀的身體。兒天兒地的痛哭不休。還有幾個內眷。也自對着光耀痛哭。嚴開甲再朝光耀的面孔上仔細的瞧了瞧。只見那受傷的地方。又青又紫。頭和臉皆現出慘白的顏色來了。氣息又粗又急。已經不能言語了。開甲長嘆一聲說道。我嚴開甲生在人世上五十四年。自信一些兒惡事也沒有做過。怎的使我受到這樣的慘禍的。他說到這裏。止不住灑了幾點英雄淚。（寫得傷心）頓足搖頭。半晌不語。（得神之筆）停了一會。他忙派人去請郎中來替光耀診視。那個郎中。給光耀略一診視。便道。大公子的傷勢不輕啊。這是受了什麼毒器所傷。在下祇能用藥保住他的生命。却不能將毒氣退去的。

請嚴太爺趕緊設法，替他請高人醫治罷。他說着開了一張方單，辭別走了。嚴開甲聽得他說出這樣的話來，心中越發難受。撲着光耀的屍身，吼聲如雷的大哭一場。一會子，家丁將服藥配了來，煎了出來，給他服下去。神志才稍稍的清了一些。過了兩天，仍然未見傷勢退減。不過神志已完全清楚了。開甲這纔稍放心一些。又到別處去羅致外科名手來給光耀醫治。到了第三天的夜裏，子牌時候，開甲正在大廳上，和一班外科醫生議論光耀的傷勢。猛聽得瞭敵台上警鐘大鳴。開甲忙拖了一根龍舌槍，帶着家丁，搶出大門，只見嶺下一條小道，三隻古牛大小的黑東西，慢慢的向鸚鵡廳而來。他振臂一呼，村中有手脚的壯丁，一齊拖着烏槍銃子之類，搶了出來。更有許多傢伙，執着燈籠火把，敲着金器助威。開甲見了那三隻黑東西，料到是人熊。他忙命衆人開放烏槍。霎時，撲哧撲哧，一連放了十多響。那三隻人熊，見勢頭不對，掉過頭來，走了。衆人見人熊回頭走了，加倍壯起胆子來。大家拔步吶喊，直追下來。尤其是嚴

開甲氣憤攻心。飛也似的搶先追了下去。剛剛追到山腰裏。猛見山頭上火光一亮。轟天價一聲響亮。（先寫出神槍的聲勢。）便聽當先逃跑的那隻人熊大叫一聲。頹然撲下。骨碌碌由二層坡上直滾下來。還有兩隻人熊沒命價的分頭躡了走了。那一隻由二層坡上滾下來的人熊。被嚴開甲迎了上去。照定屁股上便是一槍。猛可裏聽得那隻人熊大聲喊道。唷呀。痛死我也。（奇事。人熊又能說話了。）嚴開甲和衆人倒給他這一聲嚇得齊吃一驚。有幾個胆大的。早已七手八脚的一齊上前。鑊鈎鐵索。將那個會說話的人熊綁了起來。此時山頭上飛下兩男兩女來。嚴開甲忙道。那一位是放槍助我們的英雄。請且過來。大家廝見廝見。列公方才飛下來的兩男兩女。不要做小說的交待。你們也可知道是凌雲鳳等四個人了。他們趕到山下。見嚴開甲領着衆人。正自追趕人熊。他們便一齊起身飛上山頭。劉兆麟笑道。你們看見那三個畜生麼。掘壁洞掘到牢禁裏來了。從這條路奔來。估量着他們都在閻老五面前掛了號。

了。（妙語解頤）凌雲鳳笑道：華大哥何不將背上的傢伙取下來賞這畜生一下子呢？華岳震笑道：我賞他一槍，不是冷落了你們了麼？黎紅萼道：快些打火槍行獵。我久已聽說過了，只是不曾見過眼哩。華大哥現一回身手給我們看看罷。華岳震道：你們要看打死的，還是打活的呢？凌雲鳳搶着說道：那當然是看你打活的本領了。華岳震笑了笑說道：那我就現醜了。他說着霍地一個搶背轉身，右手將火繩一亮，轟的一聲，只見那第一隻熊，便骨碌碌的倒滾下去了。凌雲鳳和黎紅萼一齊拍手笑道：妙啊妙啊，怪不得聽得你家鄰寓們盛稱你是神槍手，果然不錯，實在可以當得起神槍兩個字哩。華岳震笑道：這又算什麼大本領呢？不過行獵用得着這種手段罷。要是去打人，便沒有這樣的容易了。啊，劉兆麟笑道：休要自謙了，像你這種槍法，去打敵人，恐怕敵人雖有起高躡低的本領，也難逃掉了哩。凌雲鳳道：你自己放出去的槍，知道那熊什麼地方受傷麼？他點頭笑道：那是自然知道的。這熊方才給我將雙眼打瞎了。

方才這一槍。是雙子兒亮一道三分的火繩。打出去祇能夠傷了他的眼睛。却不能傷他的生命的。如果亮到五分火繩。那畜生的腦袋便要變成爛西瓜了。我因爲你們要看打活的手段。所以未去傷他的性命哩。他三個聽得同聲驚嘆。他們便飛身下峯了。和嚴開甲通了名姓。開甲忙將他四個請到家中。一面命人將人熊抬了上來。用燭光一照。那人熊的肚皮上。露出一排極細的鈕子出來。嚴開甲忙命衆人將他的縛細放了。又將熊的肚腹上鈕兒解了下來。那裏是一隻熊呢。原來是一個人鑽在皮裏呢。（奇文奇事）大家七手八脚的將那張人熊的皮剝了去。只見一個大漢。血流滿面。雙眼已經瞎了。（應華岳震口中語）嚴開甲親自動手。將那個大漢雙背倒剪。細了一個結實。向他問道。你這死囚。嚴家閣的居民。和你有什麼深仇大怨。你竟敢來討死。快些從實說了出來。或者可以饒了你一條狗命哩。那大漢昂然說道。我如今已經給你們捉住了。要殺便殺。何必多問呢。嚴開甲便命人拿大棍來在他的下半段着

力的打了五十棍。那大漢眉頭也不皺一皺。反而大笑道：「老子咱不幸被你們這班小輩捉住了。如今我雖然是丟了性命。可是我的後邊給我們報仇的。還不知有多少哩。光棍不喫膾。一頓還一頓。你割了我一顆頭。我便要你們一個腦袋。公平交易。又有什麼可以希罕呢。你如果指望用刑法來逼老子的。供。你就打錯了算盤了。老實在你們的面前說一句罷。許多的大風大浪。都領略過了。老子咱難道在這陰溝裏反賣軟給你們嗎。快些拿刀來送我回去。江湖上有一句話說過了二十年。倒又是一個好漢了。」

【評】鳳凰嶺槍打假人熊。雖然爲讀者們料不到的章法。可是設局的奇突。又不能不叫讀者們搖頭咋舌哩。華岳震初露頭角。便能一鳴驚人。可兒。可兒。

第二十七回

語密辭甘假人熊受騙
途窮境絕鐵琴叟解圍

嚴開甲料想用刑拷不出供來的了。正想用別的方法來騙他。凌雲鳳忽然走到大漢的身邊。用手將他的領頭一揭。只見他的後頸露出一個火燙的十字來。凌雲鳳回對黎紅萼施了一個眼色。黎紅萼會意。連忙走了過來。仔細一看。忙道。啊也。原來還是自己的人哩。胡鬧。胡鬧。老大你不是火字道兒裏的好兄弟麼。那大漢聽得。連連點頭說道。你是那一位。黎紅萼忙道。我是水字道兒裏的黎紅萼啊。那人忙道。啊。你是教主的高足嗎。黎紅萼忙道。不是我更有誰呢。他忙道。你老人家怎麼到這裏的呢。黎紅萼道。這裏嚴家是我的親戚。你們難道不知道麼。那人道。誰曉得呢。要是知道是你老人家的親戚。便是用轎子來擡我。我也不幹啊。我在道兒裏跑到現在。難道連規矩都跑來忘掉了麼。黎紅萼又道。你叫什麼名子。到這裏來一行有幾個人呢。他道。我叫黑驢張三。我們一同來的。還有兩個人呢。黎紅萼道。你們和我的親戚。有什麼仇恨呢。張三道。說起來。真夠是冤枉煞人呢。我們和嚴家一些兒仇恨也沒有。皆是受了別

人的愚弄。才到這裏來的。紅萼道。你們的大篷兒。如今還在蒙山麼。他點頭道。還在那裏呢。不過我們的老天。不大在篷裏問事了。紅萼道。此番來到這裏。是誰指點你們的。他道。這東邊有一座東鄭舍。我們那個白臉洪七的舅爺。便是東鄭舍的莊主。叫做鄭德彪。他在上一個月。便到蒙山去勾碼子了。（按黑道裏謂請助手曰勾碼子。）我以為姓嚴的向來和我們河水不犯井水。我們何必去和他結仇呢。無奈白臉洪七。定要邀我一同來。我給他們纏得沒法。只得和他們一同來了。說到這裏。嚴開甲忙道。你們將我的長女。搶到什麼地方去了。我的兒子。給你們用什麼暗器傷的。張三道。你家女兒已經給白臉洪七帶到蒙山了。你家大兒子是我的五毒彈打的。現在我的身邊有藥哩。你們給他上罷。我總算一差兩誤。聽錯了別人的話兒。抱歉得很。（人之將死。其言也善。）嚴開甲忙命人在他的身邊。將彈藥取了出來。給嚴光耀敷上。不到一個時候。果然將毒氣退去。光耀霍然起身了。黎紅萼道。張三。你今天願意怎麼樣呢。張

三忙道。我不遇到你老人家。那也祇好充一充硬漢兒。聽他們發放了。難得現在又遇到你老人家。好死究竟不如惡活。（絕倒他還想活命哩）黎紅萼冷的一笑道。你們十字黨裏有這條替人報仇的黨規麼。你說罷。如果有這條幫規呢。我也是一個戴髮含齒的人。自然要饒你一條性命的。如果你們十字黨沒有這一條規則。並且反對這一條規則。那麼請你自己自裁吧。張三聽得她忽然說出這樣的話。知情不妙。他索性連她問的話。也不答了。默默的半天。凌雲鳳笑道。張老三。我說你還是早一些兒到外婆家去的好。便是強生在世界上。兩隻眼睛已經取消了。不是和在地獄裏過活的一樣麼。不如將這一副臭皮囊爽快些拋掉了。倒省却許多的煩惱呢。（姑娘的高論。自是勝人一籌。）張三自知不免。忙道。我是一個明白人。更不用你們多說了。我自知犯了本黨的規則。應當死的。求你們早一些打發我回去罷。黎紅萼道。張三。你是不是一個好漢子。（問得奇突）他挺起胸口說道。我是一個好漢。黎紅萼的。我送你

回老家去。你含糊麼。他忙道。你老人家是給我輕罪過的。我有含糊。我也不是
一個人了。黎紅萼忙道。那麼你且耐着性子。暫且在這裏候上幾天。等我將鄭
德彪捉了來和你對了口。再請你和鄭德彪到閻摩王那裏去。打對頭官司。你
道好麼。張三點頭道。冤有頭。債有主。你老人家這樣的辦。我張三死也情願的。
紅萼便分付人先將張三收禁起來。嚴開甲忙命家丁擺酒款待他四個。凌雲
鳳連連的搖手說道。不必。不必。你家令媛既然在蒙山。我們當然要去將她急
急的救了出來。不要生出意外的岔子來要緊。嚴開甲忙道。這到又攀諸位的
大駕了。敝人實在於心不安啊。凌雲鳳忙道。老前輩請不要客氣了。休要你老
人家和我們是一派裏出身。便是不是一家的人。我們也當見義勇爲的去做
哩。我們便去了。她說着便和劉黎華三個起身向蒙山而去。到天色黎明的時
候。已經到了蒙山了。紅萼向雲鳳笑道。這裏的十字黨你怎麼認得的。她笑道。
十字黨雖然我未會和他們碰見過。但是他們的名氣。我早已便知道了。當嚴

開甲問他的時候。我偶然看見他一伸頭。頸後露出十字。我便知道他是火字道裏的好朋友了。黎紅萼道。他們道兒裏的老天。一身的硬分兒。很可以哩。我們前去和他只好用一種先禮後兵的手段。凌雲鳳道。聽得別人說起來。他們黨裏的老天。是北五省四金剛之一。這句話你可知道麼。黎紅萼道。不錯。不錯。他們的老天。名子叫鐵金剛。禿赤眉。慣使一張板門刀。兼用三十六路的連環腿。擺出門戶來。和他對手的。不知給他送去了多少英雄好漢哩。他們談談說說。不知不覺的已經送到蒙山頂上的褚家柵了。只見柵裏有許多的人們。一式穿着白孝衣。隱隱的還聽得裏面透出一陣金鑊法鼓的聲音來。黎紅萼回頭向凌雲鳳說道。柵內這種情形。敢是死了什麼要緊的人物不成麼。凌雲鳳點頭說道。差不多吧。黎紅萼道。你們三個且在這裏候着我。讓我先進去探一下子。萬一風頭不順。你們再來接應我罷。他三個齊聲道好。黎紅萼走到那木柵的切近。那兩個小嘍囉一齊揮刀問道。你是什麼人。到我們這裏幹什麼的。

紅萼道你倆休要噙嚇罷快一些給我去報知你家老天一聲便是水字道兒裏的黎紅萼來了。那兩個小嘍兵聽得他是水字道中的人物。那敢怠慢。脚打屁股一路滾的進了大寨。不多時由大寨裏出來兩個人。一個四十多歲。闊面短髻。一個二十上下。黑面無鬚。身長七尺。二目有棱。渾身重孝。黎紅萼見了那個代孝的少年。不禁一怔。你道他是誰呢。他原來就是褚赤眉的大兒子。褚家平。那個四十多歲的漢子。是褚家平的娘舅。叫戚呼風。她呼向褚家平說道。家平。你怎麼啦……敢是……褚家平道。大駕遙降。有失遠迎。請當面恕罪吧。（所答非所問。非著者漏筆。乃必如此寫。方合下文）黎紅萼見他不答自己的問話。倒和自己客氣起來了。只得順口和他客氣了兩句。便隨着他進了大寨。進了大門。褚家平便關照一聲道。有客來了。你們不要失了禮節。黎紅萼聽得他陡然的說出這樣的話來。心中倒是一驚。暗道。不對。不對。他們敢是已經知道我們的消息了麼。（寫黎紅萼機警）列公。那褚家平口中說了兩句

客氣的話兒。也不算什麼。可怪啊。怎的黎紅萼倒吃驚起來。這是什麼緣因呢。原來黑道中自己的人對了面。奉旨不肯客氣的。如果自己人客氣起來。那便翻臉的。導火線。所以黎紅萼見褚家平關照大門的內人們。不要失了禮節。便有幾分料。瞧到他在不懷好意了。她更不驚慌。反而若無其事的。隨着他到了後邊的聚義廳上。分座坐下。褚家平向黎紅萼冷冷的說道。黎小姐今天下降。有什麼貴幹麼。黎紅萼安然答道。我到這裏來。沒有別的事情。因為我的親戚嚴開甲。和你們這裏的部下發生含糊了。我特來給你們兩家合面的。褚家平道。我們這裏沒有誰和嚴開甲有什麼含糊啊。這嚴開甲住在什麼地方。還不曉得呢。怎麼好端端的和他發生含糊呢。黎小姐又在和我們賣葫蘆了。我給你老人家代說一句罷。我們這裏和嚴家倒沒有什麼含糊。只怕黎小姐今天是和我們尋含糊來的罷。黎紅萼聽得。暗自吃驚道。果不出我的所料。消息已經給他們識破了啊。她忙道。褚大哥。這是什麼話。我和貴柵有什麼含糊呢。

想當初令尊到我們那裏去。要求我們老師和貴黨合作。患難相扶。轉眼間已經過了五六年了。更沒有發生一些兒岐見的。褚大哥今天忽然發出這種不上不下的話。顯見要和我们水字道破裂了啊。褚家平冷笑道。我們倒沒有和水字道有一些兒裂痕。只怕你黎小姐倒和水字道脫離關係了。還在假粧好人。想騙我們嗎。老實對你說罷。你和水字道脫離。不啻就是和我们火字道脫離的一樣了。你難得飛蛾投火。自己來送死。我的父親被勝家小賊打死。未嘗不是你的指使哩。我們先來算一算帳。然後再到徐州去和勝家一班老小賊鬚子拚一個他死我活哩。黎紅蓼料知遮瞞不過去了。索性硬着頭皮說道。好好好。我的消息難得你們關心。已經給我打聽出來了。我如果再要瞞着你們。好像我不成一個好漢了。我更有一句話要對你申明一下子。你的父親被人殺了。我却一些兒不會知道的。我雖然脫離水字道。不過和水字道裏的人們有含糊。和其他各黨各會裏好朋友。是一毫含糊沒有的。你愛和我做仇。我料

想逃也逃不了的。今天我黎紅萼單身獨自在這裏。孤雁兒落在你的沙灘上。槍打箭射。還不是任憑你們嗎。褚家平道。乾脆。沒有其他的話說了。黎紅萼道。褚家平。你們走大路。還是走小路。（按大路小路者。人多人少之謂也。）褚家平道。你放心罷。我們十字黨裏的朋友。奉旨不賣軟。不走小路的。黎紅萼暗道。祇要不以多爲勝。我想那褚赤眉已經死了。這褚家柵雖然不少的好手。他們一抵一個來和我糾纏。我還可以應付哩。她忙道。褚家平。還是你和我來較量。還是誰呢。褚家平道。我沒有那樣的好本領來陪你。自然有一個人出來陪你。要子便了。他說着。一回頭向一個小囉兵說道。快去將關老伯請出來陪客罷。那小囉兵忙到後邊去了。不多時由後面出來一個五十上下赤面長眉的老頭兒來。黎紅萼見他出來。不禁大吃一驚。暗自說道。這可不了。原來他還在這裏。今天我要遭毒手了。（妙妙偏不先道出他的名子來。只道他的高領武強。豈不令讀者急急煞麼。）那赤面老頭兒到了廳上一擡頭。望見了黎紅萼。便冷

笑一聲道。黎小姐前程遠大。脫離水字道。棄暗投明。可喜可賀啊。今天敢是奉了那裏命令。捉我們立功的麼。黎紅萼正待回答。褚家平搶着說道。關老伯和他說什麼廢話。他方才已經承認過了。我們這裏難得她想得着。翩然下降。你老人家不去陪她較量一下。惹得她還要說我們十字黨裏的人們。不知進退哩。那赤面的老頭兒微微的一笑說道。好得很。我們便到外邊的大操場上去。走上幾着罷。黎紅萼到了這時。真夠是火已燃眉。不得不橫一橫心。隨着他一同出了大寨。到了寨門前一個大操場上。黎紅萼雙手一抱。對那個老頭兒說道。關老伯。我有一言奉上。請老伯容納。我今天到這裏。一則是爲嚴開甲和十字黨裏的小朋友發生意見。我來給他們合一合面。再則我和水字道突然脫離了。外邊各黨各會各幫各教皆不知道其中的內容的。我來和褚老爺子申明其中的緣故。不想褚老爺子又和徐州勝家生了意見。較量不過他們。遭了他們的毒手了。方才我聽得褚大哥的話。因好像疑心到我了。這真是冤枉煞。

了。老爺子還能讓我將利水字道兒離斷的關係說了出來嗎。那老頭兒搖搖頭兒說道。不必。不必。你和水字道脫離的緣故。我早已知道了。更用不着你再來告訴我了。我早就知道了。黎紅萼又道。方才褚大哥一定要爲難我。我只得勉強答應他。更不知道老爺子在這裏面。我要是知道老爺子在這裏面。我便是有天大的胆子。也不敢在老爺子面前放肆啊。更有一解。老爺子是北道上久負盛名的大英雄。我是一個初出道兒的毛頭小夥子。我便是有了什麼不好的去處。老爺子儘可教導我。我自然要遵從老人家的教訓的。說到這裏。那老頭兒狂笑一聲道。黎紅萼。你可不要在我的面前花言巧語的來哄騙我了。你如果是一個看得起老前輩的人。你還敢毅然幹出這出爬尊的事情來了麼。你的師父你倒不相信了。更相信誰呢。（駁得有理）黎紅萼稍一停思。又開口說道。老爺子要和我較量長短。我自然不敢回掉你老人家的。可是我替老爺子想起來。老爺子大不犯着哩。老爺子和我較量。我輸給老爺子。老爺子

沒有名望。我送命在老爺子手裏。老爺子要給江湖上的人們恥笑。老爺子打我罵我。我皆能忍受着。只是這和老爺子對手的事情。我却不敢。求老爺子原諒一些罷。（語語可憐。老頭兒雖鐵木石人。也當回首矣。）那老頭兒嚶笑一聲道。我的好孩子。你將這些話。去對那些不明世理的人們說着。或者可以給你說得動心哩。對我來說這些兜圈子的話兒。老夫雖愚。還未必便上了你的圈套哩。我們江湖的後輩多得不可計數哩。他們循規蹈矩。更不曾犯了什麼大過。他們便是請我來和他們較量。我還不肯哩。你是一個不認前輩的爬尊反叛。我如果再和平常一般的後輩來看待你。不是要被江湖上的人們恥笑。我們做前輩的沒有約束的能力了嗎。來來來。多說廢話也沒用的。你今天還是要全屍要分屍。（令讀者一驚）黎紅萼知道下說詞不生什麼效力了。只得說道。那個隨便老爺子怎樣的發放我了。我橫豎是一死。全屍也好。分屍也好。（故作險語）說到這裏。場角上有一個人縱聲狂笑道。（奇文奇事）一

個北道上大名鼎鼎的醉金剛獨手，竟能和一個十多歲的小女子，爭高奪下。江湖上的面局，只怕要給你一個人完全丟了。（怪哉。怪哉。伊何人乎。）說着由西南角上大搖大擺的走過一個破衣歪帽的滿頰虬髯的老頭兒來。（雖未寫明，可是讀者可以料到來者是誰了。）他慢吞吞的走了過來，將頭上的破帽兒往地下一擲，向關獨手說道：久已聞得關老大的盛名了，可惜老丐是一個無事的忙人，奔東到西，兀的沒有閑空，可以來和關老闆廝見廝見。【評】鐵琴叟的本領，在第七回中已經隱隱的表過了，可是真到在在纔正式出場一現身手，真夠個有千呼萬喚始出來之概。第二十五回先以畫圖一引，然後至本回出場，自然不犯着奇突的毛病了。

揚威耀武脚底見高低

第二十八回

泣鬼驚神拳頭分上下

今天路過此地，難得碰見了關老大，機會不可錯過，我們且來走上幾着罷。關

獨手對他上上下下細細的打量了半天。纔開口說道。你這老頭兒。姓甚名誰。你和黎紅萼有什麼關係。你且告訴我吧。他微微的笑道。我嗎。我的姓連我自己也不知道。江湖上的朋友。送我一個名子。叫做鐵琴叟。（我知道是你啊）他們既然盛意殷殷的將這個名子送給我。我自然就不好不受了。我便承認我叫做鐵琴叟。至於這位黎小姐和我一沒有關係。再沒有友誼。不過我見她對你說上多少好話。你仍然頭高八丈的不答應。常言道。光棍的算盤打九九。瘟生的算盤打加一。饒人是福。這一句話。你也不知道。老漢好生不平。我也是老頭兒。你也是一個老頭兒。老頭兒對老頭兒。較量起來。誰打死誰。也不會給人家嘲笑的。你先放了姓黎的。我倆來走上兩着罷。黎紅萼聽得他自己道出名姓來。叫做鐵琴叟。又驚又喜。忙偷目向他一瞧。果然是虹虬虎目。氣概驚人。（又從黎紅萼的眼中寫出一個鐵琴叟來。）關獨手聽得他是鐵琴叟。倒是一怔。暗道。久已聞得江湖上有這麼一個了人物了。人家都道他的本領怎樣的。

好。今天倒要小心一些兒纔好哩。他忙道。老兄便是鐵琴叟啊。久仰。久仰。我們今天對手要不要傢伙。他搖頭說道。那倒不必。我倆都是有年紀的人了。何必拿刀動槍的。叫人家看不起呢。我倆只須走上幾步。上下便分了。關獨手聽得點頭說道。可以。可以。我先走。你先走呢。鐵琴叟笑道。強賓不壓主。那當然是你先走了。關獨手道。那麼。我便有佔了。他說着雙手往腰間一叉。開步走了。走一步。脚下便露出一個嵌入石頭裏深可五寸的脚印來。走了十多步。他將脚步一收。面不改色。鐵琴叟笑道。有這樣好的功夫。的確不容易多見哩。佩服佩服。他說也自放開步兒走了。不到三步。他的一頭鬘髮和下頰的虬髯。一齊倒豎起來。他走到十步之外。用手在髯上一拂。鏗鏘作響。（駭極。功夫之深。能不令人咋舌乎。）將一個關獨手嚇得倒抽一口涼風。忙道。久聞老兄的盛名。如雷貫耳。今天一見。果然名不虛傳。兄弟拜服已極。（說軟話了。）鐵琴叟收了功夫。說道。關老大又來何我客氣了。我這個頑意兒。祇合去賣給一班行外的人。

們行裏的人們看見了。牙齒還要笑得掉落呢。老兄更有什麼功夫。不妨賜教。使老夫開開茅塞。那倒感仰不盡哩。關獨手雖有萬人不敵的本領。到了這一會兒。也不敢在他的面前賣弄了。連道。老兄不必過謙了。兄弟不知高下。冒犯了你老還要你老包涵一些。咧。他說着雙手一拱。鐵琴叟也趕着將雙拳在當胸一抱。說道。豈敢。豈敢。他一句未了。只見關獨手忽然變了顏色。雙眼一翻。撲地倒下。（駭極奇極）鐵琴叟放下手。哈哈大笑道。久已聽得關獨手的大名了。誰都說他是北道上唯我獨尊的硬生。今天見了面。原來還是這個樣兒的人哩。可笑可笑。他說着回過頭。又對黎紅萼說道。你到這裏是預備幹什麼的。你儘管幹罷。誰來和你鬥鬥牙兒。我便請誰丟了性命。黎紅萼見關獨手已經給鐵琴叟用功夫丟去了性命。她登時胆子壯了許多了。忙向褚家平說道。你家還有什麼後台。老關沒有出台的。儘可以一同請出來吧。褚家平見關獨手已經丟去了性命。只嚇得三魂少二七魄缺。五呆呆的半晌答不出一句。

話來。白灼灼的翻着兩眼。釘着鐵琴。叟。戚呼風忙道。黎小姐請不要動氣。我們這裏和你也沒有一些兒難過含糊的。關老大已經過了。我們也沒有什麼話說。（便有話說。又待怎樣呢。）祇怪他自己不知進退。胆敢和老前輩對面。這是他自己尋死的。至於令親嚴家和我這裏也沒有一些含糊的。小姐如不信。儘可調查的。黎紅萼道。黑驢張三。白臉洪七。這兩個人是不是你們十字黨裏的呢。戚呼風道。是的。是的。小姐問他倆幹什麼呢。紅萼道。沒有什麼。你且去將他倆喊了出來。我自有話問他們。哩。戚呼風忙到大寨裏去調查。那裏還見他倆的蹤跡呢。只得重行出來。對紅萼說道。他倆已經下山了。紅萼冷笑道。下山到什麼地方去了。戚呼風給她這一句問住了。停了片晌才說道。他們時時走出的。所以我們不能知道他倆的蹤跡所在的。黎紅萼先將嚴開甲家那件事的前因後果細細的說了一個究竟。又道。我黎紅萼從來不歡喜逼人過甚的。如今我也不爲你們所難。限你們三天。將白臉洪七和嚴競雄送到嚴家閣。我

們仍然保存舊有的友誼，毫不來和你們怎麼樣的。三天之後，你們如果不將我指定的兩個送去。那麼，莫怪我們不留情面了。威呼風沒口價的說道。遵命。我們一准在三日之內，將這兩個人尋到了。送去便了。（不言張三者。蓋張三已無處尋找矣。）黎紅萼道。好的。我們只在嚴家閣候着便了。她說罷，回頭向鐵琴叟笑道。老爺子今天由什麼地方來的。他掀髯大笑道。說起來，真是巧極了。我前天在徐州勝家會，會幾個多年未見的老朋友。可巧勝家有一個小孫女兒，叫做三春。她在城東金家去赴喜筵。去捉住一個強盜。大約叫做褚赤眉罷。給她用子午釘釘死了。後來經他們一調查，才知道是北道上四金剛中的一個。通慧和尚說得震天價響的道。褚赤眉死了。倒沒有什麼希奇。只是有一個醉金剛的關獨手，最難纏的。而且他又住在蒙山上。他得到這個消息。必然是要來報仇的了。他來報起仇來。我們這裏人，雖然不少。可是抵得住他的。只怕還沒有哩。老夫一向是一個專和人走反門的人。我聽得他些話。好生

動氣。便特地趕到這裏來。看看這個醉金剛究竟厲害到什麼程度。誰知他還是一個有名無實的人哩。稍有一些內功的朋友也不致給我一支拳頭劍。便丟了的。列公。什麼叫做拳頭劍呢。原來鐵琴叟有一種別出心裁的功夫。便是掌心雷化了出來的。他祇要一拱手。那一股拳風。飛了出去。便成了一種無形無色的飛劍當的人。有內五門全功的。這拳頭劍便失了效用。沒有內五門全功的人們。只要碰到他這一下子。馬上便五臟破裂。倒地送命了。原來他的拳頭劍。純係一股勁風鍊成功的。專門鑽命門穴道的。有內五門全功的人。穴道命門。皆不容尋着。便尋得着。只要他有了預備。將命門一閉。那便沒有方法可以致他於死地了。關獨手內外十門全功。怎的又給鐵琴叟不費什麼氣力。便傷了他的性命的。這其中又有一個道理呢。關獨手的命門在兩脅下。他如果。不張兩臂。和鐵琴叟打拱。他也不會送去了性命的。他應該要喪命。陡然和鐵琴叟客氣起來了。這一客氣不打緊。倒將一條性命客氣得送掉了。（補敘

上文確不可少。這些都是閑話。我且將勝三春送到褚赤眉的性命一段。前因後果先敘出來罷。（補敘中之補敘。用筆心細於髮。）褚赤眉創辦這個十字黨。已有三十多年的歷史了。他們初着手創辦的時候。本來是和十惡團的規則是一樣的。第一個宗旨。便是殺人越貨。他們出道的時候。皆是借着猛獸的皮套去恐嚇對方。（補敘出張三等用獸皮之緣來。用筆如百川入海。一滴不漏。）一則可以暢其所欲。再則可以借着獸皮可以免避衆人的耳目。入十字黨的人們在宣誓入黨之後。須要經過黨目用燒紅的烙鐵。在頭頸上烙成一個十字。方可成爲正實的黨徒哩。不論是誰。不准出黨去替別人效力的。在去年的七月裏。白蓮教的勢力漸漸的伸漲到東北五省了。褚赤眉見自己的黨徒日衆。恐怕在外邊開罪了別幫別派裏的人物。那可不是要緊的。他便毅然到勞山飛龍師太那裏去。請求加入白蓮教。願受白蓮教的節制。飛龍本來是抱着一個多多益善來者不拒的主義。他肯來加入。自然是樂得答應的了。他

們和白蓮教連絡之後。格外狗仗人勢。爲所欲爲了。褚赤眉一向是不常出道的。他坐鎮蒙山。與關獨手養尊處優。非有要緊的事情。或是碰到了勁敵。他倆奉旨也不高興下山一步的。這一次褚赤眉爲什麼到徐州去呢。原來徐州東門外有一個大富翁。姓金名子叫祿齋。他家有一個女兒。叫靜芳。是徐州八邑的一個出名的才女。不獨才名遠溢。並且貌豔於花。真夠當得天人之目。褚赤眉本來和金祿齋有一面之識。他是一個強盜。金祿齋是一個富翁。強盜和富翁。自古以來。便是仇敵的。怎麼他和金祿齋得認識的呢。這其中也有一個緣因哩。金祿齋有一次到白下去買古董。共買了有八十多萬的古董。僱一隻小船預備回北了。正在要解纜的時候。忽然來了一個五十多歲華服翩翩的老頭兒。操着山東的口音。請金祿齋帶他一同回到徐州。金祿齋見他那種華貴的氣概。却像一個老紳士。又不是什麼不三不四的人物。他正苦長途寂寞。沒有一個人可以作伴。如今得着一個老夥伴。到也十分情願。因此一口不阻的。

便准他同船了。他上了船，對金太爺說道：老漢有一種毛病，便是每日要飲三頓好酒的。所以我買了兩甕高粱酒，想借寶舟一些地方安放著。未知老先生可能應允麼？金祿齋本來是一個以酒爲命的人物，聽得這句話，正中心懷，忙道：好極。好極。老兄有什麼行李鋪蓋，儘請搬到船上來吧。船上的地方大得很。咧。他感謝了兩句，不多時，兩個酒店裏的小夥子扛了兩甕酒到船上，便開船走了。金祿齋和他在中艙裏閒談開始了。金祿齋道：方才急於要開船動身，所以未曾請教老兄的尊姓大名哩。他笑道：承問了。小弟姓木，單字叫者。（木者者，楮字也。著者真會弄虛玄。可是經鬻華女士一批，便虛而不玄了。）外號尺梅居士。（尺梅者，赤眉也。）金祿齋連聲說道：高雅得很。高雅得很。他道：轉請教老先生的尊姓大名。金祿齋又報了自己的名姓。他倆談起來，十分投契。到了日午天中的時候，他倆一壺對酌，其樂正不可及。在路已非一日，那一天已經抵到龍潭了。天色漸晚，舟子便對金祿齋說道：太爺還是在這裏停泊下來。

還是再行一程呢。金祿齋道：「今天的風非常之大，不要再趕路了。便在這裏住下來吧。」舟子們忙停橈泊到南岸邊。一排海船的傍邊，不多時風過天清，一輪明月由東邊慢慢的昇了起來，照得那條長江好像一條銀練條也似的。微細的波影，又似萬道金蛇在水上亂躡。岸上的秋蟲對着皎淨的月光唧唧的叫着。（描寫夜景如畫）金祿齋見了這樣的好月色，不禁欣然對木者說道：「木老哥，你看今天的月色多麼好啊！我們難得一朝聚首，今夜痛飲一回如何？」木者連連點頭道：「好的，我們便在船頭上對酌罷。」他倆便出了大艙，在船頭的甲板上面坐了下來。舟子連忙送了四色下酒的小菜出來。他倆一面閒話，一面飲酒，倒也十分得趣哩。舟子們因為日間辛苦了，他們吃了夜飯，便各自去尋地方睡覺去了。金祿齋執着酒盃，呷了一口，含笑向木者說道：「老哥的府上一定詩書世弟了。木者笑道：「不敢當，不過是一個卑鄙的商人罷了。」（他說的這商人與普通商人不同，他做的是無本求利的主意。）金祿齋忙道：「客氣了，現

在經商的是最好的了。更談不到什麼卑鄙哩。木者笑道。我們所做的生涯。大都是很祕密的。（妙在似真似假）金祿齋忙道。做生涯本來是貴乎機警。貴乎祕密的。例如做一得利的生意。萬一你自己不祕密。給別人知道。那麼別人見有利可圖。他也伸手做了。那麼你不是要受刼他的打擊麼。所以我說做生意。貴乎祕密的。（可是木者先生。口中所道的生涯。便不祕密。也沒有人敢做的。）說到這裏。猛聽那一排大海船上一聲哨子響。撲秃撲秃一陣子。跳出一百多個黑衣大漢來。有一個十五六歲的一身的雪白戰衣女子。高高的坐在中間一隻大樓船上。問衆人說道。齊了嗎。衆人轟然一聲答道。齊了……那女子偶一回頭。看見金祿齋和木者倆對面坐在小船上飲酒。好生動怒。忙道。兀那西邊的一隻小船是誰。准掛幫的。那些大漢嘿然沒有一個人答應。那女子嬌聲說道。且將那隻小船上搜一搜。順將那兩個土牛兒代過來。（險極。金祿齋急煞矣。）她說着。早有十多個大漢。各執一把單刀。一齊擁到金祿齋的

小船邊。意欲上船舉行檢查了。金祿齋見了這種情形。知道遇着海盜了。他只嚇得渾身像得着寒熱病也似的。零零碎碎的動個不住。那些舟子也從夢中驚醒了。一齊躲到艙下去。打戰節糠。那一隻小船也給他們抖得震動了。木者很從容的對金祿齋說道。老兄你且到艙裏去吧。這裏有我在着哩。不論他們有多大的本領。我都能使他們退回去便了。金祿齋那裏肯相信呢。只得答應着爬到艙裏去。用被兒蒙頭。聽他去了。木者站起來一聲狂笑道。來的是那一道裏的朋友。老夫由山東到貴地來。各位難道知道老夫脫了盤川。來送盤川給老夫的嗎。那十個大漢。聽得他講出兩句行家的話來。有幾個胆小的。便不敢十分魯莽的了。便有一個說道。你問我們是那一道裏的。連我們自己也不知道。我們只知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靠到閻摩王。便吃小鬼。（江湖黑話。熟極而流。著者抑何鬼怪耶。）你是那一道的老傢伙。從我們的關口過。應當先到我們大主兒那裏留名簽字。才是一個道理。怎的悶聲不響。直待我們來開

亮了。你才說這些倚老賣老的話。可知道我們不怕王法不怕天。誰來買你這本窮帳呢。今天我們是查定了。你先給我們查搜過。沒有什麼礙眼的東西。那麼我們或者朝道兒裏的分上多看一眼。放你過去。或者你脫了水。我們這海字道裏有的是水。儘可以幫襯你的。木尺梅一聲冷笑道。各位老大。方才這些話。未免忒近於倔強了。不瞞各位說。我這一隻小小船兒。三江四海五湖十洲。什麼地方都行過的。除非沒有水的地方。牠不去。可是所到地方。遇到龍王道兒裏的朋友。皆承他們的厚情。

【評】鐵琴叟的真實本領。我們在本回已經領略過了。實在令人可驚如愕。他的頑意兒正合着一句俗語。叫做不奇不開場咧。拳頭劍的始源。是在明末一清道人手裏創鍊出來的。詳細的鍊法。明清國術叢談中自有全豹的。著者不過稍撮其要罷了。

第二十九回

飽受虛驚江中飛血肉
難償慾望寨內害相思

衝着都叫我一聲老頭兒。有水幫水。沒水幫人。從未鬧過一些兒含糊的。不料到貴地。倒一反江湖上同道不敘的例子了。查搜是可以查搜的。可是有一句話。要說在以前。不要到後來反悔。要查我的。第一先要擺出十萬銀子的查搜禮來。第二查搜不出什麼礙眼的東西來。另備二十萬銀子。替我這隻向來不曾被誰檢查的小船洗羞。第三要查船你們是不可以動手的。須要將你家的大主兒請來。你們依我說的三個條件。便請來查罷。有一件不依。他便是一道兒裏天王老子。也莫想擅自到船上來動動手的。誰有含糊。老夫在這裏逃不了。飛不掉。任憑你們怎樣的發放便了。說到這裏。那十幾個大漢。十幾般無名的。怒火一齊高發起來。有的說。這個老土牛兒太也不識相了。他見我們和他客氣。他便得步進步。有的說。這東西喫硬不喫軟。非要和他擺一擺江湖上的顏

色。他才知道喇叭兒是銅鑄的哩。有的說打他媽的。請他喫湯團罷。說到這裏。一窠蜂的各執家伙紛紛的直向小船上跳來。木者更不驚慌。一分手。一手抓起兩個頭對頭一碰。壳禿一聲。腦漿四濺。眼見得嗚呼也哉了。他順手搶了兩把刀在手。一腿將兩個屍身打落水。便聽着唳唳刺一陣聲響。十來個大漢。給他一陣子兒亂刀。殺得祇有一個沒有跳到小船上的家伙。得以保全性命。其餘的一齊到水晶宮裏去赴閻王筵了。（絕倒水晶宮裏赴閻王筵者。描寫其受傷落水死了。）那一個沒有送命的長壽根大漢。飛也似的跑到中間的大樓船上去報信。那個女首領聞報勃然大怒。立刻又派了四五十個大漢。到小船邊來。與木尺梅拚一個高低上下。誰知第二批人。仍然像第一批的家伙一模一樣。不爽毫髮的丟了性命了。那個女子得到第二次的警報。又驚又怒。（勃然大怒。而後又驚又怒。寫來逐漸有層次。毫不紊亂。）忙道。將我的家伙取來。（笑氏史曰。不知道姑娘的家伙是什麼樣子的。）早有兩個搗子在

大艙裏捧出一對和合鴛鴦劍來。（笑氏史曰：姑娘的傢伙原來叫做和合鴛鴦。）她霍地將身上一套雪白的戰衣褪了下來，裏面露出一套玄色的水衣水套來。（笑氏史曰：姑娘脫掉了衣服，想是要用傢伙了嘻嘻。）手綽雙劍，一擺柳腰。（柳腰一擺，又足銷魂矣。）早像蝴蝶翻飛也似的躡到小船邊。那隻海船上，雙劍一分，對木者嬌聲說道：好一個不知進退的老土牛兒，竟敢來和我們做對了。你可知道十三紅的厲害麼？木者聽得，忙向她細細的一瞧瞧道：啊呀，我道來的是誰，原來還是紅兒哩，好孩子，你的爺子此刻到那裏去了。（用筆奇突，直使人無處捉摸。）那女子很驚訝，朝木者臉上細細的一打量，忙道：可不是笑話麼？原來還是褚老爺子哩。（由她的口中道出他的真姓名來，用筆閃爍已極。）看官，小子寫到這裏，自然先要將這個女子的底係表敘出來，好教讀者們明白。這女子姓吳，名子叫做十三紅，她的老子名子叫做吳大堃，綽號叫做努目金剛。（四金剛連寫三個出來，章法非常緊湊。）也是北道

上盛稱的四金剛中的一份子。他一向在五條沙（山東海口外）海面上領大夥兒。幹水裏的生涯。他沒有兒子。祇有一個女兒。本名叫劍珮。因爲在十三歲上領一百海盜。在煙台口外。劫皇家十八萬錢糧。並且和三萬官兵。在海面上大戰了三天三夜。結果將那班官兵。殺得大敗虧輸。從此吳劍珮的威名。便遠震在海面南北一帶了。大家因爲他祇有十三歲。便這樣的能耐了。便替他定了一個綽號。名子叫做十三紅。因此她這十三紅的大名。便傳揚出去了。今年的春天。因爲一件搶劫官船的事情。她和她的父親發生意見。便獨領一隊心腹人。駕一隻大海船。到南邊來尋生活了。在崇明島外。三峽水。那些地方。做了一個多月。便進了長江口。逐漸到龍潭附近了。她下手搶劫人家。必然先要檢查一遍。諒着船上。果然是貪官污吏。土豪劣紳。確有可搶之道。他纔動手搶哩。不可搶的。她也不搶。（只此數語。已爲十三紅開生路一條了。）補敘明白。再說十三紅見了褚赤眉。忙道。老爺子從那裏來的。此刻預備到那裏去呢。褚

赤眉道。我有一個老朋友。他一向住在南京下關江口。他今年七月初。陡然得了一個咳嗽的毛病。帶幾次信給我。叫我爲和他盤桓幾天。暢談。暢談。我便來了。誰知我趕到南京。不幸他已過世了。故人西去。我在南京勾留。也覺無聊。我便僱舟歸去。（此處表出褚赤眉到南京去之原由。）不意在這裏忽然遇到你了。真是巧極了。你不是一向隨着你的父親在北海道上幹的嗎。怎的你好端端的。又到這裏來幹什麼呢。十三紅歎了一口說道。老爺子不問我倒罷了。問起我來。真是令人氣結哩。我們那位父親。真個要算一個財迷哩。不論什麼財。他皆要發。不論什麼錢。他皆要取。今年三月裏。兩江總督郭樹楨。郭大人乘着海船到青島。從五條沙裏洋面經過。他定了派我去劫郭大人。我想郭大人仁深德重。愛民如子。稍具知識的人們。斷不肯下手短劫他老人家的。他非要我去短劫他。我便和他口角了兩句。我們那個老子見我不從他的命令。十分惱怒。便罵我大逆不道。（怪哉兒女不作強盜。便是大逆不道麼。）我氣得慌。

便毅然決然和他脫離父女關係。到南邊來獨立了。褚赤眉忙道：好孩子，你且聽我奉勸你一句罷。天下無不是底父母。（笑氏史曰：或曰放焉。吾未之聞也。）你父親雖然有不到的去處。（打嘴打嘴才說兩句便說回頭的話了。）你們做兒女的也該耐着性兒，纔不致外人議論哩。而且你父親也沒有三男四女。不過祇有你這麼一顆掌上的明珠。你如今負氣和他脫離，不獨你的父親起了無窮的感喟，便是你自己捫心自省，問心對得過去麼？在我看，你不宜子身飄流在異地，還是以回去的爲佳哩。你如果回去，怕你的父親來責罰你，我便送你一同回去如何呢？她聽得這番話，長笑一聲說道：煩老爺子給我在我那老子的面前，達到一聲罷。他老人家一天不改脾氣，我便一天不回去了。她說罷，一劍將小船上的繫纜斬成兩段，腰間取出一個哨子來，瞿……瞿兩聲，那班專門架船的水手一齊出來，拿篙搖櫓，霎時那一排海船駛得無影無蹤了。（矯若神龍，十三紅的是快人。）褚赤眉見她的海船去遠了，只得望着

茫茫的大水。嘆息了兩聲。重行進艙。金祿齋耳朵裏聽得清清楚楚。雖然褚赤眉給他將那強盜退了。可是他的心頭石塊兒。仍然沒有少掉一塊兒。他暗自說道。估量着。這個老頭子。也是強盜一流的人物了。萬一他在中途起來變卦。便怎麼是好呢。他便小心翼翼的分外恭敬木尺梅。可是木先生仍然談笑自若。永遠不曾發過一回脾氣。金祿齋見他未曾發過什麼顏色出來。心中的石頭塊兒方才稍去掉了兩塊。（絕倒）一路無話。那天抵到徐州。金祿齋這纔將心頭上的石頭完全放下了。不過他的心中到了此刻。反而起一種不可思議的理想。他暗道。這木者既然是個強盜。那麼我船上八十多萬的古董。難道還不值他一劫麼。他爲什麼一路下來兀的不動手呢。（因爲不知你的寶舟上有這許多的寶貨罷。如果知道他不劫。他便不成其爲強盜了。）這真是奇怪的。事哩。（笑氏史曰。恐怕他喫素吧。）但是我飲水思源。這一遭不是他來做我一回護身符。那麼人亡財散。是意中的事情呢。我又不能不感謝他的厚

情哩。他便將褚赤眉請到家中。辦下一席酒來。酬謝他的搭救之恩。事有湊巧。金祿齋的女兒靜芳在王員外家回來。褚赤眉一眼看見靜芳。不由的一怔。暗道。天下雖然廣大。可是像這樣的美人兒。還是第一次看見哩。他想到這裏。不禁起了一種幻想。你道是什麼幻想呢。原來他想自己的兒子。如今也自成人了。並且有一身的好本領。如果和她成了婚。那不是一對佳兒佳婦麼。他正在幻想的當兒。猛聽得金祿齋向那女子說道。靜兒。快些過來給這位木老伯行禮。那女子嬌嬌婷婷的走到木尺梅的面前。倒插花枝也似的盈盈拜了下去。木尺梅連聲說道。啊呀。罪過。罪過。快些免了罷。不要將老夫折煞了罷。（理想中的媳婦來拜見理想中的公公。也沒有什麼罪過啊。）他一面說一面向金祿齋說道。這位便是令愛嗎。金祿齋點頭說道。豈敢。正是小女。他道。今年多大了。金祿齋道。這孩子看她長得和成年的姑娘差不多。其實祇有十五歲啊。他聽得裂開一張嘴笑道。那麼。倒和我家犬子一樣的了。我家那個小犬今年也

和令媛同庚的。生得魁梧高大。不知道他的年歲的人們。都道他有二十多歲了。可惜我們是草野之夫。（亦復言重了。笑氏史曰。草野之夫。不若改綠林豪傑。倒來得切當哩。）攀高不上。（笑氏史曰。飛牆走壁。是君家所長。何得謂攀高不上。毋乃過謙了。）不然和府上結一門兒女的婚姻。豈非妙事。金祿齋暗笑道。你看他胡思亂想。竟想我這個粉琢玉彫的孩子去嫁給他那強盜兒子了。真是爛蝦蟆想喫天鵝肉哩。他道。可惜我的女兒已經許給人家了。說到這裏。金靜芳聽得這些話。早已霞飛粉頰。翻若驚鴻的到後面去了。褚赤眉聽得靜芳已經許給人家了。不禁將那些熱度和希望完全變作一股怨而且妬的火。直撩到小腹下面去。隨着洩氣走了。（描寫之刻薄。無過於此。）沒精打彩的問道。令媛許給那家了。金祿齋道。許給城裏三元坊勝老太爺家做長孫媳婦了。他聽得。暗自躊躇道。如果許給別一家。還可以設設法兒哩。偏生不巧的。又許給這勝家。聽說這勝家外邊很能夠走得動哩。不論什麼派別。皆能夠搭

得上。尤其是和少林派裏有密切的關係哩。何苦到太歲頭上去動土呢。他想到這裏，便將那些幻想胡爲齊打消了。當天便告辭回山了。他回山之後，便將金靜芳如何美貌的話兒，對戚呼風關獨手兩個人繪聲繪影的說了一遍。可巧褚家平又在傍邊聽得這話，不禁心癢難熬，瞞着他的老子，偷偷摸摸的到徐州去了。可是金家的門禁森嚴，不論生張熟魏，先要得金太爺的允許，方可進門哩。因此褚家平便不得其門而入了。在他家週近訪一訪，誰都說金靜芳才比道韞，貌若西施。他越發心頭撞鹿，昏夜裏又到他家各處的樓上去探了一回。靜芳的顏色倒沒有看見，險一些中了機關，給他家捉住。他不敢再在徐州停留，失魂落魄的又回到蒙山去。天下事愈遠的人偏求近，愈難的人偏求易。愈急迫的人偏求寬。因此便惹出許多的煩惱惱來了。就像褚家平已知道金靜芳爲有夫之婦了。但是他偏要生出那些水月鏡花空中樓閣的幻想來。不是自尋苦惱麼。他回到蒙山之後，鎮日價長吁短嘆，寢食無心，蹙緊了眉

頭像煞誰踏了他腳上的鷄眼也似的。褚赤眉見愛子一天到晚哭喪着臉。永遠不現出一些兒笑容來。不禁奇怪起來。暗道。我的兒子。一向是一個祇知快活不曉得煩惱的人啊。（知子莫若父）近來爲什麼兀的不自在呢。莫非有什麼不開心的事情麼。他便將他喊得來問他。可是他一口便回掉了。他道。沒有什麼不開心。更沒有什麼不自在。（絕倒。蓋不敢說明耳。）褚赤眉見他這樣的口氣。也就不再去問他了。可是再過幾天。褚家平的精神越發不對了。日就枯瘦。臥床不起。了這一來。可將一個褚赤眉險一些急煞。請了許多的醫生來給他治病。那些醫生都說家平得着一個情性的症候。藥餌是不能奏功的。褚赤眉聽得這話。在暗地裏與戚呼風等商議道。我的兒子。向來不曾犯過這些情性的毛病啊。怎麼這些忘八蛋的醫生。硬指他是這個毛病呢。（老賊尙在夢中哩）戚呼風嚙嘴說道。不妙。不妙。我看家平的毛病。大半是你這個老不莊尊的父親惹了出來的。褚赤眉聽得很詫異的說道。這話我倒不懂了。我

的兒子生病。怎麼好端端的又怪起我來呢。戚呼風道。你如今還在夢裏呢。你的兒子。你可知道他害的什麼病呢。赤眉道。這個我却不知道呢。戚呼風道。怪不得你不肯承認啊。我告訴你罷。你的兒子得的是一個想思病啊。褚赤眉說道。你休要胡說罷。他好端端的又是那裏來的想思病呢。戚呼風道。你前首在徐州回來。不說那個金靜芳怎樣的美貌。你兒子便也不會得到這個毛病的。祇從你說過之後。對不起。他連徐州倒去過一趟了。褚赤眉聽得好生奇怪道。怎麼他道他到徐州去我不知道呢。戚呼風笑道。休道你不知道了。彼時連我還不知道哩。及至他由徐州回來。我才知道。他已經到徐州去過了。他從徐州回來之後。大病便上身了。爲今之計。要想治他的病。却非要你說的那個金靜芳弄得來。給他做妻子。方可使他的毛病好了。如不然你這位令郎。恐怕要將一條性命橫在金靜芳的身上。啻褚赤眉聽得他的話。這才如夢初覺。忙道。哦。家平是害得這個毛病嗎。（聲口宛然）容易容易。我只消橫一橫心。休道一

個金靜芳便是西池王母。大內皇娘都能夠辦來給他的。他說着連忙趕到褚家平的病房裏去說道。我的好兒子。你的心事。老子已經知道了。你只放心起來喫飯。耍子罷。你想的那個大姑娘。老子包管給你辦來便了。褚家平唯唯的答應。褚赤眉又去和戚呼風議計。戚呼風道。你此去先禮後兵。爲妙。他連連的搖頭說道。不對。不對。單單的一個金祿齋。倒不放在我的眼睛裏。你只是他已和勝家訂了親了。我如果去彰明較著的將金靜芳搶了回來。那麼勝家必然是不肯甘休的。我想此去先將金靜芳住宿的地方打聽出來。然後用一個昏劫的手段去對待他。

【評】這一部少林女俠。千頭萬緒。不是斲輪老手。真下有筆不得之嘆咧。你看他祇憑一枝筆。正寫一段。反寫一段。側面再來上一段。秩序井然。一毫不錯亂。反照伏線。互相輝映着。確稱得起一件無縫的天衣。

第三十回

鶯囀弄明如女如虛言

月白風清姑姑救嫂嫂

便是勝家曉得。他也不知道是誰幹的。也無奈我何了。不過我此去。却非是一朝一夕的功夫。可以辦到的。我去了之後。你可極力安慰家平。放心罷。還多不過一月。我便將他的心頭人兒辦得來了。（如此可稱孝父了。）他說罷。便下山向徐州去了。褚家平聽得老子給他去辦這件事了。自然是百病皆無。立刻便起床了。話分兩頭。再說褚赤眉到了徐州。明察暗訪了有十多天。只是不能得到靜芳的憩宿所在。他好生着急。但是又不敢毅然去冒昧。弄得事。可巧金祿齋這天正是六十壽辰。在家裏大張筵席。邀請衆親友來吃壽酒壽麵。勝家先派人送上許多祝壽的禮物來。然後勝鳴崗領着兒子孫子。孫女兒。預備一齊到金家來拜壽了。凌道靜、魯崑崙、通慧、高淑聖、曹飛燕、荆山玉等一千人聽說是勝府裏的至親。少不得大家湊趣兒也來送上一份賀禮。

到金府裏。他們在未牌時候便一齊到金府裏來拜壽。（此處將凌道靜等一題。全文不寂寞矣。）不多時。晚筵大開。一班男賓在前面的百客廳。那一班女客却在後面的百花廳。勝三春、勝勁秋、勝耐冬、領着高淑聖、曹飛燕在第一席上坐下。不多時靜芳打扮得花枝招展的帶着兩個親戚家的小姐到第一席來陪座了。飛燕等一齊起身讓她坐下。淑聖笑着向三春說道。這一位小姐便是你們未過門的嫂嫂麼。三春笑着點點頭兒。（神情如畫）曹飛燕笑道。瑞麒哥的豔福倒不淺啊。像這樣好模好樣的一個美人胎子。並且能書能畫。不要說徐州一府沒處可以去尋找第二個了。便是山東一省也難尋找了。（在殺賊如草的時候。霜矛雪刃令人望而生畏。在此時。調舌如簧妙語娓娓。又令人生愛。曹飛燕的是妙人。星景亦是妙人。）說到這裏。金靜芳霞生粉臉。羞愧欲絕。將粉頸險一些低垂到胸前。金太太和一班當地文武職員的太太們。在第二席看見這種情形。不由齊聲笑了起來。金太太向李太太笑道。我們這個

癡丫頭臉短得厲害得緊。不問是誰。和她說一句不要緊的頑話。她馬上便得羞得無地可入哩。李太太笑道。大凡在未出閣的小女兒。都有這一些兒。不可避免的俗態哩。說到這裏。傅都司太太笑道。我們在那做小姑的時候。何嘗不是這個這個樣兒呢。可是到了出閣之後。迴想起從前那些含羞畏避的態度。來。實在是無謂極了。終久要在一起過日子的。別人取笑。更是沒有關係的。何苦定要做出那些醜態來呢。這確是庸人自擾罷了。拆開來說一句。在未出嫁以前。害羞害不了。既出閣之後。那麼大的兒。小的女。便不應該生下來啊。所以我說害羞皆是人們的做作罷了。（是都司太太口中話。是著者心中語。）她說罷。郭七夫人。王三太太。錢二奶奶。等一班人。一齊笑將起來。三春便向靜芳說道。姐姐你臉兒放得老一點兒。這兩位姐姐是說的實在話啊。今天你是陪席的主人啊。你這樣文質彬彬的。叫我們這些爲客的。不是冷淡了麼。快休如此。（三春有三春的婉轉口吻。又與曹高二人不同。著者斗大肚皮。却可容納。

得千斤萬壑。耐冬笑道：「姐姐好像那裏做新娘了。」（耐冬是幼稚的口吻）

勁秋忙向她瞅了一眼。耐冬不敢再說下去了。只遮了嘴嘻嘻的笑着。（神情如畫）

靜芳給三春說着，只得含羞執壺。在衆人面前斟了一轉酒，舉起箸來。請衆人用菜。曹飛燕本來是一個極歡喜鬧笑的人。她見靜芳那副羞人答答的樣子，她陡然想出一個念頭來了。她也不和衆人說明，起身向前廳而來。到了百客廳上。東張西望。道：「靜一眼望見她在屏風後面，向各席上亂瞧。忙向她笑道：「你此刻不在後邊赴席，却到這裏來找誰？」她笑道：「你不知道，我來尋找一個人。」（偏不說明妙妙）

她說着從屏風後面出來，走到瑞麒的席上，向瑞麒笑道：「麒哥，你隨我來……」

瑞麒笑道：「幹什麼啊？」她笑道：「你隨我來，自然有事情的。」

瑞麒只得點起來道：「什麼事？」她走了兩步，又回頭來說道：「你來啊！我自然有事情差遣你啊。」（偏不說明妙妙）

南宮霸大聲笑道：「你不知道什麼事嗎……哈哈！我倒曉得了啊。」（呆小子口吻與衆不同）

你道她喊你去幹什麼……

的。我告訴你她叫你去陪大嫂子吃酒的。（呆小子偏不呆哩）瑞麒倒給他這一句提醒了。重行坐下。却不肯隨着飛燕走了。急得飛燕頓足向南宮霸說道。不拘什麼事情。都得你這呆鳥來。又上兩句不上不下的話兒哩。你怎知道。我帶他去和嫂嫂飲酒的。南宮霸大笑道。這纔覺睡不着。怪床歪哩。他去不去。由他自己作主。不見得便因為我說了兩句笑話。便不去的。你說我是呆鳥。你自己便先做呆鳥了。我這個樣兒。呆給誰的。曹飛燕恨恨的說道。這裏人多。和你多說也沒有用。等你回去。我纔和你算一算帳哩。你的肋骨當心罷。南宮霸聽得慌了手脚。忙道。他不去。我叫他去。你回去還要數我的肋骨麼。曹飛燕笑道。你叫他隨我到後邊去。我和你便沒有話說了。原來南宮霸有時在飛燕的面前說出那些到斤不到兩的話來。飛燕便按着他數了一陣子肋骨。笑道。南宮霸連氣都伸不出來。沒口的討饒。才住手哩。（觸手成趣）所以他聽見飛燕要數他的肋骨。他便慌了手脚。忙向瑞麒說道。好哥哥。你快些隨他去罷。你

不和她去。我的罪。却不好受哩。（呆小子嚇煞）瑞麒那裏肯去。南宮霸忙道。好哥哥。你再不去。我便給你叩頭了。瑞麒聽得暗道。這個呆鳥。說得出。他便幹得出哩。不要在這大庭廣廈之間。叫人家笑話罷。他只得說道。我去。我去。你不要說這些不知高下的話兒。吃人家見笑罷。（絕倒。竟給呆小子逼動身了。）他說着起身。隨着飛燕一同向後邊的百花廳裏而來。不一會子。到了廳上。靜芳一眼望見瑞麒來了。嚇得她欲走不能。欲留不可。低下頭去。默默的不發一言。飛燕對瑞麒說道。好一個大姑老爺。岳母大人和各家太太在那邊哩。你還不過去給你的岳母大人以及諸位太太晉酒嗎。瑞麒逼着面子。漲紅了臉。走了過去。拿起酒壺來。挨次倒了一遍酒。高淑聖更不怠慢。起身走過來。一把將瑞麒拖着說道。來來來。聽說你很能夠吃幾斤酒哩。今天難得在這裏聚首。快些到我們那邊痛飲一場罷。瑞麒正待來上一個溜之大吉。不料給淑聖無意中拖住。他可急了。連忙說道。好姐姐。我的酒已經吃得不少了。讓我去吃兩盃。

茶馬上再來陪你如何呢。高淑聖連連搖頭說道：「不行不行，這些金蟬脫壳計，在別人的面前用，或者可以受你的騙哩。可是我不受你的騙的，快些兒過去，不要做趣吧。」三春笑道：「淑姐也未免太不知進退了。常言道：女壻到丈人家，便成嬌客了。豈能亂和嬌客胡纏的，不怕嬌客動氣麼？」曹飛燕搶着說道：「不關不關。這女壻在丈人家可以做半日主人哩。他不來陪我們飲酒，更有誰呢？顯見你們是兄妹，你馬上便去幫着他了。」金太太笑道：「麒兒，你便隨高小姐過去罷。好者皆是自家的姐妹，又怕什麼呢？」飛燕拍手大笑道：「好啊，還是太太看得破。麒哥快些來吧，不要再延挨了。」瑞麒一步怕走一步的，走到第一席邊，飛燕忙喊家丁搬一張椅子過來，在靜芳的身邊擺下，羞得靜芳跼起身來，便要走了。三春忙拉着她的袖子說道：「姐姐，你那可動不得啊。高曹兩位姐姐，皆是最要臉面的，你要是走，她們便能發脾氣哩。不要弄得大家無趣不歡而散啊。」（三春妙人）靜芳聽得這話，嚇得又不敢走，重行坐下。高淑聖正待將瑞麒拖了。

過來和靜芳並座。凌道靜早從外邊趕來了。向淑聖笑道。今天是壽酒。不是喜酒。啊。你們兀的鬧什麼。快將麒兒交給我。等他倆吉期那一天。你們儘可來鬧罷。淑聖見他來。不好再鬧了。只得順口說道。好好好。我們聽凌老爺子的吩咐便了。不過到那時。凌老爺子却不能再像今朝來煞風景。那可就不對哩。凌道靜笑道。你們放心罷。到那天百無禁忌。我不獨不來阻撓你們。或者還可以幫助你們去鬧哩。他說帶着瑞麒走了。（如此收場爲最妙。如定要鬧到什麼地步。反而味同嚼蠟矣。）高淑聖恨恨的回到座上。對飛燕說道。不知是誰去和凌老爺子說的。他人家前來干預我們的好事。（此之謂之好事耶。）曹飛燕笑道。這也是瑞麒的運氣好吧。不然今天不鬧上一個明白。估量着也不肯罷休哩。三春道。我們到這會兒。只顧鬧着打趣。放着好酒一盃也不飲。未免可惜了。她們這纔來預備飲酒。曹飛燕道。悶酒我從來吃不慣的。淑姐快些兒想出一個方法。大家好吃上一個暢快。三春道。什麼悶酒。我們簡直便猜拳行令。

賭一陣酒。不是好麼，飛燕連聲說道：好極，好極。我們便是這樣的辦罷。大家議定了。霎時粉拳玉掌，腕鐲叮噹，十分熱鬧。第二席上有幾位舊腦筋的太太們，見高曹兩個這樣的放蕩，不禁竊竊的私議起來。有的說：看她倆這個模樣兒，竟像母夜叉差不多了。那裏還有一些小姐的樣兒呢。有的說：誰家這樣沒家教。生出這兩瘋瘋顛顛女兒來。一些兒不怕人。大談大笑的。真是賽男子了。（絕倒高曹二位女俠無意中得着兩個綽號。）金太太生恐她倆聽見，連忙低聲對各位太太說道：太太們知道她倆是什麼人嗎？她們一齊搖搖頭說道：不曉得。不知道。我們從來沒有看見過……金太太不等她們說完，便插口說道：她們倆是東南五省出名的大女俠啊。她們能夠飛牆走壁，來去無蹤，殺人如同砍瓜切菜一樣哩。她們聽得金太太這一句話，直嚇得一個個將舌頭伸出來。半晌縮不進去。都司太太又重行對着高曹兩個細細的打量了一下。對金太太說道：你的話未免過甚其詞了。我不說別的，單講她們倆手兒，龐兒罷。

白嫩得吹彈得破。她們還能有那樣大的本領麼？誰也不肯相信啊。（畢竟是都司太太的麻衣相法，勝人一籌哩。呵呵。）金太太笑道：「有本領的人，要是給你看本領來，那倒不成其爲真真的本領了。我聽得他們說起來，那位高小姐在浙江四明山下，半天功夫，給她打殺了兩隻大虎哩。你道厲害不厲害？都司太太嚇得倒抽一口冷氣說道：『我的太爺，像這樣大本領的人，不要說我沒有看見過了，簡直連聽還沒有聽見過哩。』時常聽得我們老爺說起，從前有一個好漢，叫做武松，在什麼崗上，三拳打死了一隻斑斕猛虎。（絕倒！都司大人倒熟讀水滸傳哩。）我只是不肯相信，和他扳駁了三夜，沒有困覺哩。不料今天聽得你這一說，還比武松更很。還有一個人哩，可見天下之大大本領的人多哩。我們是井底之蛙，少見多怪罷了。（對哇，對哇。）不說她們再這裏談論驚奇着，再說第一席上高曹等一班人，猜拳行令，十分熱鬧，一直鬧到了二更鼓後，大家這才散席。就中以勝三春和曹飛燕高淑聖三個人的酒，吃得最多。」

醉得厲害。一張粉龐紅得和雨後桃英一樣。伏在席上便睡着了。（
之狀況如見）淑聖飛燕兩個雖然吃得醉了。可是還能支持哩。她
頭出了大廳。上轎回去了。勝鳴崗聽見三春在後面吃得醉了。放心
扶。扶着南宮霸到後面去。只見衆人正在忙着荳蔻羹豆湯等等預備
酒。靜芳抱着三春。見勝老太爺來了。她走也走不掉。只得低下頭去。
呵呵的。笑道。癡丫頭吃了多少酒下去的。醉到什麼樣子了。三春聽得
聲音。連忙站了起來。說道。太爺請回去安息罷。我沒有吃多少酒啊。她
要給鳴崗請晚安。鳴崗笑呵呵的說道。不要拘這些禮節了。真夠是酒
數越多哩。他說着回過頭來。對金祿齋說道。這個癡丫頭吃得這般模
不能回去了。今夜又要打擾府上。老漢實在抱歉得很。金祿齋忙道。太
到那裏去了。在這裏和回府去。不是一樣的麼。我難道還和太爺那裏
彼此麼。連太爺今宵也住在這裏吧。明天早晨送你老人家回去罷。鳴

不能。不能。我家裏有許多的賓客在着哩。老漢在這裏。豈不得罪了家客麼。金祿齋知道留他不住。只得派人送他回府。這裏那些丫頭僕婦脚的。早將三春像捧聖旨也似的送到靜芳的套房裏。三春在靜芳的。一會子。又吃了兩粒豈寇。酒意漸漸的醒了大半了。靜芳却一個人窗前看書哩。三春忙坐了起來。說道。姐姐你此刻兒還不來睡覺啊。靜她說話清浙。知道她的酒已醒了。便放下書本笑道。我正要睡覺了。大給你我今在簾榻上面睡了。三春忙道。那又作什麼來呢。床上又寬又。榻一些兒也不嫌仄狹的。便同床罷。靜芳笑道。我恐怕妹妹不慣和。三春笑道。莫題這句話。我在家一張床上。睡着三個人哩。秋丫頭和。日離了我。她們便要去纏着母親了。我在家裏他們皆是隨着我。一。靜芳笑了笑。便過來解去大粧。和着小衣躺下了。她倆又談了一陣。芳和三春皆朦朧睡着。（逐漸寫來。妙在使人不覺。）此刻窗外的



天井裏忽然閣……閣兩聲。勝三春一向是一個最機警的人。這兩聲早將她從夢中驚醒。她暗道：方才這兩聲不是問路石子的聲音嗎？她正在疑遲的當兒。猛聽屋上格登……格登。她忙坐起來。將燭光滅了。暗自說道：這准是有意外的岔子了。可是我的家伙。又在家裏。怎麼辦呢？躊躇間。颼的一聲。似乎有一個人已經落地了。她悄悄的從床上爬了下來。雙手在腰間一摸。不禁暗喜道：我只道連釘沒有帶出來的哩。所喜釘已經帶來了。他說着輕輕的將她平日所用的一根雙頭子午蜻蜓釘。在腰間解下了鍊子來。躡足潛蹤的走到窗前身。子往傍邊一隱。

【評】做小說的一枝筆。真有說不出的。一種偉大的魔力哩。你看寫黎紅萼遇關獨手一段。使人憂。獨手遇鐵琴叟一段。使人快。江心遇盜一段。使人愁。金府壽筵一段。使人喜。他的筆下瞬息萬變。我們讀小說的人的心理。也隨着他的筆下瞬息萬變了。

第三十一回

中蜻蜓釘慘遭斃命
飛蝴蝶帕真夠銷魂

悄悄的時候着。不移時。窗紙露出一塊潮濕來。說時遲。那時快。只聽得嘩啦啦一聲。接着刺的一聲。再接便是囉唷一聲。最後便是撲通一聲。四聲發出一奇。每每別出心裁。列公。你們知道方才這四聲是一回什麼頑意呢。原來嘩啦啦是三春放練子的聲音。刺的是蜻蜓釘入了敵人的口中聲音。囉唷是敵人受痛的聲音。撲通是敵人倒地的聲音。三春見得了手。忙收練子。說也奇怪。扯了半天。扯不回來。稍一放手。又是撲通一聲。她忙將窗子一推。只見一個五十多歲的老頭兒。雙眼亂翻。嘴裏咬着那根鋼練。忽刺忽刺的作響。好像一隻上鈎的甲魚一般。看官。這勝三春的蜻蜓釘。非比尋常哩。她只要放出手。有名的閻王帖子。請到誰。誰便要到老娘家去的。別人用帶練子的暗器。祇能用一頭。唯有她却兩頭齊用哩。她放一頭。如果不能致敵人的死命。那麼馬上

便將那一頭又放出來了。她這子午蜻蜓釘。只要傷了敵人一塊皮。流出一點血。那麼先封咽喉。不過十二時子不見午。午不見子。便要送掉了性命了。今天遭她家伙的。更非別人。乃是蒙山來的那位鐵金剛的褚赤眉。他在週近訪得金家做壽了。他知道夜間的防範。一定要疎忽的。他便在夜間來了。可巧他來的當兒。正碰到那班僕婦丫頭。送三春到靜芳的房裏去。他在暗中覷得明白。過了一會。他便到靜芳的臥室上面。拋了兩粒問路石。探探下面的動靜。不料給三春聽見了。當他用舌尖舐窗紙的時候。三春性急。更不等他將紙舐破。便給他一家伙。可巧那支蜻蜓釘。貫喉直入。釘個正着。褚赤眉立刻便失了知覺了。死力咬住鋼練不放。不多時。三春見他恨命的咬住鋼練。倒是一驚。暗道。不對。不對。這老賊莫非有內功麼。如果有內功。我便要遭他的毒手了。她正在疑慮的當兒。閣獨一聲。那一條鋼練。竟給褚赤眉恨命咬得斷了。（駭極。褚赤眉雖死猶不失其威。）三春大驚失色。忙將手中的一頭。又照定他的右眼打去。

只見褚赤眉身子在地上擺了幾擺。蘇了一口長氣。嗚呼哀哉。伏維尙饗了。三春更不驚動金府裏一個人。她悄悄的飛身上屋。回到家中去。魯崑崙、凌道靜、荆山玉、通慧等和一個衣服檻樓滿頰虬髯的老頭子。正在那裏閑話哩。（鐵琴叟暗寫）三春便將以上的事情告訴與他們。荆山玉性急忙趕到金家去。將褚赤眉的屍身挾了來。大家在燈光下面仔細一認。凌道靜吃驚不小。忙道：「這人是鐵金剛的褚赤眉啊。他怎的到金家來幹什麼的？」通慧跌足道：「這個亂子鬧得不小。這褚赤眉是北道上四大金剛之一。他如今被三春丟了性命。倒不要說了。只是還有三個。聞風一定是要來報仇的。尤以那個醉金剛關獨手。硬得緊哩。鐵琴叟冷笑一聲道：「你只管膽小如豆。將來還能在道兒裏立足麼？什麼四金剛。八羅漢。我却是不認識這些東西哩。」通慧忙道：「你不要小視北道上的四金剛啊。他們的硬分兒的確不錯哩。」鐵琴叟冷笑一聲道：「不管他的硬分兒怎樣的好。我倒要去領教領教哩。」他說身子一晃。已經上屋走了。凌道靜道：

明人不做暗事。褚赤眉既然給我們這裏人丟了性命，自然將他的屍身送到蒙山去啊。荆山玉道：我去。我去。他便將褚赤眉的屍身挾着動身了。不到五更時，山玉已由蒙山回來了。對衆人笑道：我到那裏將屍身交給那兩個守柵門的小嘍兵。我對他說的。你家大寨主在徐州金家行竊，已經被我們勝家小英雄丟了。你們要報仇便去報吧。通慧聽得他這話，大不爲然，忙道：荆賢弟這遇事必起的脾氣。我實在是不贊成的。你將褚赤眉的屍身送到那裏也就算了。何必又提名報姓的說了出來。幹什麼呢。荆山玉笑道：我報告給他們。他們來報仇。我們不是撈着一場廝殺麼（絕倒原來是爲着廝殺的）。通慧道：我早就說你是一個少不經事的人了。你只圖口中一說。可知這場偌大的風波。從此掀起了麼。荆山玉笑道：我便不去說。鐵老頭子方才負氣動身。他到蒙山也要說出來的。凌道靜道：事已如此。祇好在這裏一面等候。黎紅萼和鳳兒的消息。一面預備他們來報仇罷了。話分兩頭。再說鐵琴叟和黎紅萼慢慢的出了

木柵劉兆麟見了他。連忙迎上來笑道。我現在正想尋老人家。不想老人家倒來了。鐵琴叟執着兆麟的手笑道。蒙你的盛意。可感得很。你尋我有什麼事嗎。他笑道。我自蒙老人家復了我的光明之後。時常想出隨着老人家到各處去游歷。一則開開自己的眼界。再則做幾件好事。爲從前懺悔懺悔罪惡。鐵琴叟道。好得很。好得很。你能發出這種良心來。真是難得哩。可是我一向是萍蹤無定的。你隨我去遊歷這層事。目下尙不能實行哩。你耐着心和凌家父女以及通慧大師一班人。在一起先廝混廝混。將來機會一到。我便來帶你出去了。他說到這裏。飄然而去。（鐵琴叟自來自去。大有野鶴閒雲之概。）凌雲鳳忙問黎紅萼的究竟。黎紅萼便將以上的情形逐一細細的告訴他們。華岳震將舌頭伸了伸說道。好險。好險。今天不是他老人家來解這個圍。黎小姐的確不妙哩。黎紅萼說道。可不是麼。在要和關獨手的對手的時候。我也不承望他老人家來了。劉兆麟道。如今我們應當到徐州去了。黎紅萼道。不我們替嚴家先將

這種手續了掉。連然再到徐州吧。凌雲鳳道：「如此也好。他四個各展草上飛行功。到了辰牌時候。又到嚴家閣了。嚴開甲將他們接到大廳上。笑容滿面的說道：「有勞四位到蒙山去空走上一趟。小女在各位動身之後。未有多少時候。已經由東鄭舍匪窟裏逃了回來了。原來嚴競雄那天被黑驢張三假粧人熊。抱着她過了鳳凰嶺。在草叢中躲着。到了晚間。便到鄭德彪的家中。鄭德彪大喜。忙將競雄先禁到花園裏。假山下面的祕密室裏去。鄭德彪在大廳上擺酒招待張三和洪七。鄭德彪親自斟酒給他倆吃。飲過數巡。鄭德彪執酒向張三笑道：「難得老哥努力。給小弟撈到一個美人兒來。小弟十分快活。（且慢快活啊。不快活的日子在後面哩。）明天是吉日。小弟與美人兒成親。謝媒酒要請張三哥多多的飲上一盃哩。」張三聽得他說出這樣的話來。頓時臉上露出一種十分不快活的色彩來。（小弟十分快活。三哥十分不快活。奈何奈何。）冷冷的說道：「鄭大兄。你要認清了頭腦。我張三拚死併活的將他搶來。有兩個理由。

一則因爲你三番五次到我們山上去邀我們來替你報仇。我所以將嚴家的長女搶來給你。消一消已往的毒怨。再則我張三雖然有三十開外的人了。可是老婆的滋味。至今還未曾嚐過哩。我將她搶來。原想做老婆的。老哥倒來得厲害哩。不等我張三開口。你便硬派過去了。這真是豈有此理。我知道你要。我何必搶她來呢。鄭德彪聽得張三說出這樣的話來。不禁將方才的一股高興。頓時消滅到無何有之鄉了。眼見到嘴的一塊肉。給他打掉了。可是自知不是張三的對手。也祇好來上一個啞子吃黃連。敢怒不敢言了。努着雷公嘴。蹙着臥蠶眉。默默的半天不響。白臉洪七說道。你倆也無須爭執。今天劫來的一個。我見她那一種惹人憐愛的容貌。我心裏未嘗不想她和我耍子哩。（一國三公。吾誰適從。）可是三個人皆要。一個得了。兩個不快活。兩個不快活。那麼馬上便起了爭執。一起了爭執。我們好端端的友誼。不是爲着一個小婆娘毀了嗎。依我說我們暫將搶來的這個。先自安放在後面。等待我們再到嚴家閣去。

搶兩個來。大家拈鬮。拈着誰。便是誰。不准爭執。你兩個以爲我話對麼。他倆齊聲說道。這倒是一個絕妙的好方法哩。我們三個人。誰都不准到那個女子那裏去偷嘴。察出來。便不和他客氣了。白臉洪七道。在未曾搶兩個女子來分派之前。當然是要各守規則。誰都不准去的。（有此一節好。不然競雄。將不堪設想矣。）他三個商量定了。到了第三天晚間。又要嚴家閣去。在他們的理想中。以爲到嚴家閣去搶兩個女子。還不是手到擒來。囊中捉鱉麼。（那知捉鱉人。倒被鱉捉了。）再也想不到兩個理想中的美人兒。沒有湯了一湯。倒將張三丟了。洪七和鄭德彪。喪家犬也似的拚命價的逃了回去。面對面相了一會。洪七嘆了一口氣道。如何是好。倒害了張三哥了。鄭德彪皺眉說道。萬一他在嚴家閣丟下口供來。那麼我纔受他的累哩。洪七道。這倒不會。張三的脾氣。任斷不彎。我一向是曉得的。他無論闖下什麼禍來。向來不肯推累別人的。可是我們都要設法去打救他纔好哩。鄭德聽得。暗自說道。我如今奇恥已雪。又得着

一個美人兒還去多什麼事呢。但是……他想到這裏。眼珠一轉。計上心來。忙對洪七說道。那個是自然要設法救他回來的。事不宜遲。我們馬上便去到嚴家閣去救他。一個措手不及。豈不又快又好麼。洪七點頭道。一準是這樣的辦法。他忙命拿酒來。和洪七對酌起來。洪七吃了兩盃酒。忽然頭暈目眩。天旋地轉。十分難過。鄭德彪忙道。你定是吃了辛苦。酒撞上頭來了。快一些去安息罷。洪七扶着小廝。剛剛出了客室。撲通倒下。七孔裏的鮮血直流。莫名其妙的丟了性命了。鄭德彪更不聲張。忙命家丁將他的屍身悄悄的由後門扛出去掩埋了。他喜洋洋的自己對自己說道。常言道得好。量小非君子。無毒不大夫。張三已經被嚴家閣的人門捉住了。我雖然去了一根眼中釘。有了嚴競雄。竟將張三視成仇敵。鄭德彪之毒惡。可以想見矣。可是這個洪七一定不肯讓我安安穩穩的享受這個美人兒的。如今連他做了。何等的乾淨。何等的開心啊。我要和美人怎麼樣便怎麼樣。更有誰敢來在我的面前鬥鬥牙兒呢。

讀者至此。又欲爲競雄危矣。現在的時候。也不早了。我也好去和美人兒耍子了。他說大搖大擺的出了客室。走到後邊的暖廳上。向後面喊道。王媽……王媽不多時由後邊出來一個五十上的老婆子說道。爺子喊我來有什麼吩咐嗎。鄭德彪笑嘻嘻的說道。我叫你。你還不知道是什麼事嗎。那老婆子搖頭扭頸的說道。我曉得了。爺子。今天又要到那個地方去嗎。鄭德彪笑道。那個地方不去。另到一個新地方去。那個老婆子點頭道。我曉得了。可是那一位小奶奶的脾氣難纏哩。我連勸他三天了。她只是亂罵亂哭。好像一匹離羣的野馬。誰也沒有本領去勸他的。鄭德彪笑道。那是你們沒有本領去勸她罷。只要我一去。包管她服服貼貼的依着我。你且去關照她一聲便道。我馬上來了。那個老婆子連聲答應着。狗顛屁股也似的。動身到後面去了。鄭德彪出了暖廳。過了東月門。到了一個套房裏面。一歪身子。往坑上一躺。大腿支上二腿。晃來晃去的一陣子。暗自說道。我馬上前去和我那個心肝肉兒成就好事了。

我想她見了我這副堂堂的貌相。必然換了一張笑臉來迎接我的。那時我不妨搶進一步。將她攬到懷中。先親了一個嘴。然後便替她寬衣解帶。然後便……哈哈。我好福氣。我真快活……唉。鄭德彪啊。你又在做夢了。人家是一個未開花的小女兒。見了你這種窮凶極惡的樣子。不要嚇煞了麼。那理還敢來答應你呢。我想無論如何。我此去千萬不能魯莽的。我須要低聲俏語。和她細談細談。然後再得步進步。那便沒有不成功的道理。但是聽得王媽的話。她的脾氣不好啊。我去她萬一執固不從。我必然要動怒。我一動怒。便要將她殺了。那麼。不是空費心機嗎。不。我又錯了。放着現成的法寶在那裏。不用。倒在這裏胡思亂想的。我真笨極了。我太也呆了。我將那件法寶帶了去。先和她用一種纏綿的手段。他要是答應我便罷。不答應我。便用法寶來對待她。還怕她逃掉了嗎。呵呵……他說到這裏。從坑上坐了起來。下了坑。將窗下的箱子開了。在箱子裏面取出一塊小小的手帕來。又拿出一隻小小的瓶兒來。在瓶裏倒

出一些兒白色的藥粉來。他逼着呼吸在箱子裏又取出一顆紅丸兒來。放到口中。將手帕和藥粉搓了一陣。納到懷中。又將箱子重行關好。出了房。直向後面而來。到了假山下面。一伸手。在東面的一塊石碑上面的一個小孔上。一按。頓時那座假山掀動。關捩子便活動起來。不移時。假山轉在一邊。露出兩間鐵房子來。也沒有什麼窗戶。祇見一扇活葉鐵門。他伸手在右邊一個關捩子一按。那扇鐵門便高高的昇了起來。他一進了門脚。個的在裏面關捩子的上面一踏。那扇門便蹙了下來了。裏面還有一道門。鄭德彪用手在門傍的一隻紙簾裏一攪。便聽得叮零零一陣聲響。那扇門便移到右邊去了。裏面露出一個十分華麗的房間來。錦屏繡幕。儼然像一個新婦的臥房一樣。嚴競雄淚眼惺忪。花容憔悴的坐在床邊。默默無言。鄭德彪笑吟吟的走近來說道。嚴小姐。我來陪你了。競雄見他進來。不由的將一腔憤懣。化着兩朵紅雲。託上兩頰。她心中暗自躊躇道。如果一味的和他反抗。真夠是自討其死啊。我何不如此如

此呢。（妙在不先說明）她也不答他的話。仍然一聲不響的坐在那裏。鄭德彪走過來。挨着她的身邊。坐下。笑嘻嘻的說道。嚴小姐不理睬我。敢是怪我來得遲了嗎。嚴競雄霍地站了起來。手指着他說道。鄭德彪。你要放得尊重一些的好。你如果這樣無意識的舉動。我便情願和你拚了性命了。鄭德彪見她這一種正顏厲色。險一些兒嚇破了偷香膽。他涎着臉笑道。小姐不要說這些無情薄義的話吧。

【評】黎紅萼等逗留鳳嶺。我知道必然要有幾位讀者要怪著者的章法過於散漫了。但是嚴家姐妹。也是女俠中的中堅份子。不……暫作一歧寫。可是著者手裏。雖然寫的嚴家閣日光早射到徐州府了。

嚴競雄被劫入匪窟。真是日暮途窮。不辱亦死了。經到景星的妙手一寫。便能安然脫險了。並且一毫不見牽強。豈非難事。

第三十二回

學藝辭親雙姝離魯北

謁師請命九俠赴遼東

我鄭某思想小姐也不是今朝一天了。真可算寢食不安。魂神顛倒。（其醜如鬼）天也見憐。好不容易才將小姐請來。小姐這樣的對待我。未免辜負我了。嚴競雄道。鄭德彪你可明白一些啊。我嚴競雄雖然中了你們的奸計。頭可斷志不可屈……鄭德彪笑嘻嘻的說道。小姐你不要依着自己的性子好。你既然落到我的手裏。老實對你說罷。住你是一個三貞九烈的好人。也不容得你自己作主了。哼……你不答應我。我自然有方法使你答應哩。常言道。你有你的關門計。我有我的跳牆法。你好好的依從我。我便將你當着心肝一般地的看待。你要是倔強下去。我將那話兒拿了出來。不瞞你說。任你有通天的本領。你也要隨我所爲了。嚴競雄聽得暗自吃驚道。這賊的口音一定是什麼迷藥春藥等類。在這哩。萬一再遭了他的暗算。那麼……（縮字句用得妙極）

她柳眉一鎖，便收起那副慍不可犯的態度，換出笑容來。（活畫一個伶俐蟲）很從容的向他說道：「你不要騙我吧。祇要我不答應，任憑你用什麼手段。和本領。我皆不怕的。」鄭德彪笑道：「你不用嘴強，只要我將法寶拿出來，晃了晃，頓時便叫不省人事了。（絕倒要他自己說出來。）」嚴競雄笑道：「我不信，你也不是神仙，那裏來的法寶呢。（又妙）」鄭德彪見她這一笑，險一些兒將自己的渾身骨頭笑得酥了。他忙道：「我難道還騙你麼？不相信，便當面試驗試驗吧。」嚴競雄笑道：「那倒不必，你只將這說的法寶拿出來，給我看看吧。我倒可以識得是真的假的哩。（語又妙）」鄭德彪聽得不由的便在懷裏取出一條手帕來，緊緊的握着，說道：「便是這一條手帕兒，便能迷倒你了。我只是不捨得你迷倒了。我但望你好好的服從我。我發誓也不肯給罪你受的。」嚴競雄有八分料，瞧着是迷魂帕了。她更不驚慌，故意向鄭德彪嗤了一聲，說道：「罷了，你不要在騙我了。你放了帕，叫我迷倒，那麼你自己不是也要迷倒了嗎？」鄭德彪見她這個樣

兒更不疑惑她有其他的舉動了。便坦然無疑的在口中吐了那一顆紅丸兒。對她笑道。我因為有這顆紅丸兒。所以纔不會迷倒了。嚴競雄到了此刻。更不怠慢。一伸手已將那一顆紅丸兒搶到手中。隨卽納到口中。鄭德彪大喫一驚。說時遲。那時快。競雄飛起一脚。正中他的右手腕。鄭德彪一搯手。那條手帕。在空中落下。一陣異香四透。饒你鄭德彪厲害。嗅着這股香味。便撲地倒下了。（絕倒卽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確爲天地間無上的快事哩。）列公這迷藥名字。叫做蝴蝶迷魂藥。不論何人。只要嗅着一些兒香氣。馬上便失了知覺了。他在用藥的時候。祇多只用五分。用到一錢。便能致人於死命了。所以他祇放五分到手帕裏。一展手帕。便可迷倒人了。那一顆紅丸兒。名子叫定神丸。皆是和迷藥反對的香燥的藥合起來的。有了那顆紅丸兒。便不會中迷藥的毒了。閑話少說。再說鄭德彪被迷藥迷倒了。嚴競雄一躡身子。一手抓住他的頭髮。一手在他的胸口一點。只聽得鄭德彪喘的一聲。出了一口長氣。立刻便

和人世長別了。（快極快極）嚴競雄做了鄭德彪他便跼起身來。尋找出路。在這時候猛聽得房外有人說話道。爺子來了。不曾嚴競雄聽得是王媽的聲音。她便答道。來了。現在他要茶喫哩。你快進來。煮一壺茶出來給他喫。王媽聽得暗自疑惑道。我們家爺子的本領不錯啊。我王媽的一張嘴算得厲害了。在這裏朱秦說六國的。（絕倒朱秦者蘇秦也。老婦無知。信口開河。著者此等筆墨。可算體貼入微了。）說她三天她兀的昂頭天外。再也不肯聽我一句話。怎的爺子一來。她的樣子便變了。這却不能不佩服我們爺子的本領哩。（老婆子在說鬼話了）他喜孜孜的將關振子一扯。房門開處。她正待放開大步。走進房去。冷不防嚴競雄由房裏躡了出來。一把抓住她的頭髮。低聲喝道。不要動……忽地給他這一把一抓。早已將魂靈兒從頂梁上冒去了。嘴裏的三十二粒牙齒。不知不覺的在嘴裏捉對兒廝打起來。嚴競雄說道。你要不要命。他沒口價的說道。我我我要要要命。她道。你要命你趕緊將關振子扯起來。讓

我出去。我便饒你。她忙道。是是是。小姐快一些兒放手。讓我來放門罷。嚴競雄料想他逃走不了的。便放了手。讓她去放門。王媽忙去將關捩子一揷。不多時那扇門便昇了上去。嚴競雄一個燕子穿簾的姿勢。平空的躡了出去。接着使了一個秋雁凌空的姿勢。躡上西邊樓。如魚得水的動身回去了。這是嚴競雄由東鄭舍回去的一番事實。補表明白。再說黎紅萼等聽得嚴開甲說出這一番情形來。便道。既如此。我們也不必再到東鄭舍去了。你老如果要斬草除根。便到城裏去報官。來將他的財產查封便了。說到這裏。嚴競雄一齊出來拜謝他們。凌雲鳳執着亞雄的手兒。上上下下釘着她目不轉瞬的細看了半天。笑道。這倒奇了。我像煞在那裏看見過你也似的。（奇極。此之謂之心會神合）亞雄嫣然一笑道。說也奇怪。我在那裏也好像會過你一面的。只苦現在一時想不起來了。競雄笑道。這真是聞所未聞的奇事哩。凌小姐遠在湖北。你却在這裏。又從那裏會過一面的呢。凌雲鳳笑道。我見了三個人。是這樣了。

一個是四明山的高淑聖小姐。一個是通明大師的徒弟武林一燕曹小姐。前幾天我在徐州府勝家見了她倆。也好像見過她倆的一樣。其實我和一面也未曾會過哩。我們爺子說。大約她倆和我有不解的緣分。才能夠這樣哩。沒有緣分的人們。過眼和未曾見過的一樣哩。照我們爺子這話想起來。亞雄和我恐怕也有不解的緣分哩。我有一句話要和老伯冒昧說哩。可是老伯能夠答應與否。還未能料定哩。嚴開甲道。你說罷。什麼事。我祇要辦得到。皆肯答應你。的雲鳳笑道。我想競雄姐姐亞雄妹妹兩個人的本領。雖然不見得出頭露角。可是她們的根基都不淺哩。如果能夠隨着一個高人去陶溶了一二年。那麼她倆技藝正不可限量哩。我情願出來給她倆做接引的。將她倆接引給我們那一位通慧大師。一則替她倆加了前程。再則我們姐妹們也可以時常在一起耍子。豈非妙事。嚴開甲笑道。小姐肯提携我這兩個丫頭。我正是感仰不盡哩。我還能不答應麼。競雄亞雄兩個欣然說道。凌小姐這話是真的。還是和我

們作耍的呢。（口吻如聞）凌雲鳳笑道：彼此皆是知己的人，我何能說笑話呢。只要你倆肯隨我們前去，通慧大師現在便在徐州勝府裏呢。順便參了頂。（按參頂卽是拜師）豈不省事嗎？亞雄搶着道：如此再好沒有了。我們今晚便隨你們一同動身到徐州去罷。凌雲鳳道：好極好極。她在談話的時候，大廳的酒席已經擺下來了。嚴光耀請他四個一同入座。競雄亞雄也入座作陪。黎紅萼向光耀說道：那個黑驢張三現在發放了沒有？嚴光耀道：我夜間已經做了他，拋到山澗裏去喂狼。（順筆收過張三細極）凌雲鳳道：那賊那天不是說競雄被白臉洪七帶到蒙山的嗎？原來還是騙我們的哩。黎紅萼笑道：你那裏知道他的用意呢？他將我們騙到蒙山上，他知道我和褚赤眉識認，褚赤眉聽得這個消息，必然要替他緩頰的。除掉這個用意而外，更沒有其他的作用了。（料事如見）衆人一齊點頭稱是。酒筵一散，日已沉西。一會子，東山月上。嚴競雄和亞雄渾身找紮，隨着他四個動身向徐州來了。不到子牌的時候，已

經抵到勝家了。凌道靜見女兒和黎紅萼等一班人回來了，好生歡喜，忙問她的究竟。她便將盜劍的前後，對着衆人細細的說了一遍。通慧舉手加額道：這一遭可不要緊了。我們趕緊設法去破蓮花嶺罷。魯崑崙道：蓮花嶺固屬是要破的了。但是在我的愚見看起來，不如擒賊擒王，索性將飛龍做了，使他們沒有首領，連後去破蓮花嶺，還怕破不掉嗎？荆山玉道：崑崙的話，固屬是有理。可是有一層，你還未曾想到哩。飛龍師太雖然是一個殺有餘辜的人，別派裏人去尋着她，做了她。我們師父以及二師太、三師太，自然是沒有什麼話可說的。我們前去和她爲難，不先在三位老師尊請一請命令，萬一他們罪怪起來，那麼我們不是弄得勤而不美嗎？凌道靜道：着着，我也想到這裏的。非要先到三位師尊面前去請一請命不可哩。凌雲鳳道：那麼我們便分派三路到三處去請命罷。高淑聖道如此甚好。我們一班姐妹一同到三師太那裏去，爺子們到大師太那裏去，魯大哥、南宮弟弟，以及瑞麒弟弟們，到二師太那裏去請命。

之後。大家在徐州會齊。曹飛燕道。這主張倒不錯。黎紅萼在他們議論的當兒。又給劉兆麟。華岳震。嚴家姐妹給衆人廝見了。凌道靜拉着華岳震的手兒笑道。爺子好嗎。我和他倒有二年沒有見了。還記在岳州松盛館遇到他。險一些兒遭了黑店裏毒手。我幸而識破。救了他。毀了黑店。此事現在迴想起道。好像是昨天做的。可是幾個年頭已經過去了。真夠光陰似箭。快得很啊。聽得友人說起。你們爺子現在又高昇了麼。（照二十三回事。情景宛然）華岳震說道。家父也時常念及老爺子。只苦他沒有什麼閒功夫去拜訪老爺子。三番兩次想騰出一些兒空子來。兀的不得分身。道靜道。我也知道喫皇家俸祿。非等閒可比哩。他倆在這裏攀談着。那裏曹飛燕將淑聖一抵。低聲說道。淑姐你看那個姓劉的。不是在楊公別墅給我們和伯母捉住。毀去雙照。（照便是眼睛）的那個人麼。（回映第七回事）淑聖點頭道。正是。正是。但是他的雙眼怎麼能夠重行復原的呢。飛燕道。這真奇怪極了。她倆一面說。一面對着他不住的

細細打量。劉兆麟忽然走到她倆面前。一躬到地（奇怪）口中說道。兆麟受了兩位小姐的教誨。如今改邪歸正。清夜自思。每每汗流夾背。自覺從前所幹的事情。皆錯了。如不是兩位小姐以及那一老太太在楊公別墅毀去我的雙照。我便不會從孽海回頭的。鐵老丈不念舊惡。又替我復了光明。他說到這裏。高淑聖又驚又喜的說道。難得劉大哥棄邪歸正。可喜可賀。敢問劉大哥方才說的這個鐵老丈。是不是鐵琴叟啊。劉兆麟點頭說道。正是他老人家。淑聖說道。他老人家怎麼和你認識的。劉兆麟便將前事重提了一遍。高淑聖這才明白。曹飛燕笑道。這倒合着一句不打不成相識的俗諺了。我們假使不在楊公別墅和你廝一下子。那麼今天也不會成爲自己的一道人了。可見不論什麼事。皆是前定的。凌雲鳳在他們談話的當兒。早已將嚴家的來意對通慧說了。通慧本來是一個說好便好的人。聽得嚴開甲與本派裏也有淵源。於是他一口不阻的答應了。凌雲鳳隨便領得嚴家姐妹過來。給通慧見了一個師徒的

大禮（頭緒多如麻縷。你看他逐一寫來，毫無手慌脚亂之弊，甯非奇筆。）通
慧便命高淑聖、曹飛燕、凌雲鳳、黎紅萼、勝三春、勝勁秋、勝耐冬、嚴競雄、嚴亞雄、
九個人到吉林七星磴子山去請命。（衆女俠至此始作一小聚）又命魯崑
崙、劉兆麟、華岳震、南宮霸、勝瑞麒、勝瑞麟、勝瑞鰲七個人到雲台山去請命。（
此是陪筆）他自己和遁靜、荆山玉三個人到棲霞山去請命。（此是陪筆中
之陪筆）勝鳴崗見他分付明白，便對凌道靜說道：「如今飛龍已知飛陰劍被
破的消息了，萬一尋到這裏來，那麼便怎麼辦呢？再則褚赤眉關獨手雖然送
命，蒙山還有餘黨哩。他們如果報起仇來，那麼怎生應付呢？」凌道靜沉思一下，
便道：「你老人家別一處可有田產了？」鳴崗道：「祇有清江浦那裏有五百畝旱田，
一宅五進的瓦屋，別處却沒有什麼田產了。」凌道靜道：「既然那裏有一宅房子
在着，你老人家便遷移到那裏暫且避一避風頭，等我們破了蓮花嶺，你老再
搬到這裏來吧。」勝鳴崗道：「這一路上，還要有兩個人照應才好。」道靜說道：「我

已想到了。崑崙等一班人刻要雲台山去哩。叫他們順道押着車輛到清江浦罷。鳴崗道好。凌道靜等三個動身走了。（賓中賓先去）崑崙等一班人僱了許多車輛和牲口。連夜壓着家眷行李等。跟着動身了。（次動身是賓中主）黎紅萼等一班人等待他們動身之後。她們也自動身向東北發進。飛行到了河北的慶雲縣境裏。天色已經大亮了。黎紅萼等一停住功夫。落到一條大道上面。凌雲鳳道。我們這些人不論到什麼地方。皆容易惹起人岔眼的。到七星磔子山。最早還得有十多天的功夫哩。加上勝家幾個小妹妹。皆是初行飛行。功沒有那麼十分快。估量着沒有半個月。不得到的。這一路上。日間怎生應付哩。黎紅萼道。那祇好躲避到古寺荒村裏去罷。曹飛燕搖頭說道。不妥。不妥。萬一沒有什麼古寺荒村。給我們躲閃。那麼便怎麼辦呢。依我說。不如假充一班江湖上的賣解的。日間不是可以瞞過人們的耳目了麼。勝三春聽得笑道。這法兒倒到不錯哩。一則可以瞞避人們的耳目。再則可以借此訪訪北道的硬

生哩。嚴家姐妹也道：不錯不錯。獨有高淑聖搖首說道：這方法不妙。不妙。我們本是預備瞞避人的。當然要出瞞避人的方法出來。這個計劃，不啻就是告訴人們是少林派裏的一班人了。曹飛燕笑道：淑聖的膽兒恐怕祇有豆子大罷。這方法我道是再好也沒有了。不論遇着什麼不得已的事情，只消見機而作便得了。又怕惟呢。勁秋三春耐冬一齊說道：曹姐姐的主意不錯。我們準是這樣的辦法。嚴氏姐妹也隨着附和了兩句。大家說順了口，便定此法爲標準了。黎紅萼見衆人中有一大半贊成曹飛燕這個主意，她也不好獨持異議了。可見非黎紅萼主動。高淑聖見衆人這樣興興頭頭的料想反對也無益。祇好附和衆議了。凌雲鳳笑道：江湖上不論那一種行業，都得有一種招牌的，便是去做叫化子，也要有一條打狗棍，一隻討飯籬，才能夠像一個叫化子哩。我們預備賣解一些兒東西也沒有，難道便憑着幾個人去賣解了嗎。曹飛燕道：你不要管我。我自有的東西。高淑聖道：那些長槍短刀現在到什麼地方辦啊。

曹飛燕笑道。我們這種賣解與衆不同的。一不用刀。二不用槍。只打一個場子。耍幾路拳頭。便行了。黎紅萼搖手說道。不行。不行。多少都要將那些賣解的刀槍把子。弄一些來。才行哩。曹飛燕正待答話。嚴亞雄手指着前面說道。你們不要在這裏爭執了。前面送傢伙的人來了。曹飛燕等連忙向前後一望。遠遠的有一夥江湖上賣解模樣的人們。揸着刀槍把子。牽着大狗熊。擔着得利箱兒來了。喜得曹飛燕直跳起來。向衆人說道。我道如何。那裏送傢伙的人來了罷。

【評】寫個人的性質舉動。是容易寫的。寫衆人的性質舉動。便不容易寫了。衆女俠在本回始作一小聚。著者如果用千篇一律的筆法來寫衆女俠。那麼讀者目光雖銳。也不辨驪黃了。你看他用全副精神來寫出衆女俠的性質舉動。各不相犯。並且各有各的嫵媚。真是奇筆。

第三十三回

萍水相逢嬌娃戲莽漢

人心大快黑狗打黃狼

不多時。那一夥人已經走到面前了。第一個是一個四十相近的黑臉大漢。腰裏懸着一口雪亮的腰刀。一對透神眼光。碌碌的不住左右閃動。曹飛燕迎上去。對那黑大漢笑嘻嘻的說道。老大由那裏來的。那大漢見她問話。便停住脚步。答道。我們由慶雲來的。曹飛燕道。慶雲城裏的苗子好拔麼。那大漢點頭道。差不多和平常的地方相仿罷。（按苗子好拔。便是錢好賺嗎）曹飛燕笑道。今天難得碰見老大。我們天長地久訂一個結兒。老大可能答應麼。那黑大漢聽得忙道。好朋友。你需什麼嗎。曹飛燕笑道。初出道的小夥子。連混飯的傢伙都沒有帶出來。老大夠朋友。可能將幌子（刀槍）借幾件給我們用用嗎。黑漢聽得皺眉說道。那可不能。你既到江湖上來走。難道江湖這借錢不借道的規矩。你不懂嗎。你們沒了盤川。三百兩五百兩。我們皆可以分給你們。可是這賺錢幌子。怎能借給你呢。不要說我們不肯。江湖上不論是誰。也不肯將自己的飯碗捧給別人啊。曹飛燕笑道。老大你又在誤會了。幌子祇向你借上幾件。

兒更不是向你一齊借得來。你不够義氣。儘管明說。那些江湖的俗例。我們一概不懂得。你不借幌子。便算。那個黑大漢一聲冷笑道。姑娘你不用說這些三棱八角的話啊。我史黑狗在江湖上雖然不久。可是什麼幫。什麼道兒。我皆衝過了。像你這樣喫生瓜的同道。（喫生瓜便是不講理）我還是第一次碰見哩。借不借倒沒有什麼關係。可是我史黑狗向來聽不慣人對我拉硬條子的。（硬條子便是壞話拉者說也）難得在這裏碰了脚。請你不要見怪。我還要盤盤你的道兒哩。（盤盤道兒便是問問根底）曹飛燕微微的笑道。不借幌子給我們。還要盤盤的道兒。真是太也看不起我們新出道的朋友了。老實對你說吧。道兒不獨不給你盤。對不起。幌子不借給我們。是不成功的。那大漢怪叫一聲道。好極了。朋友。你敢是要敘敘根基嗎。（敘敘根基便是較量較量武藝）曹飛燕笑道。老大你又在粧羊喫象了。風從北邊來。你還不知道轉舵嗎。（風從北邊來便是我的話已經說得硬了。難道你難聽不出麼）那黑大

漢狂笑一陣子道。來來來。你既然有心看中了。我我不陪你。那麼江湖上的朋友。便要說我是一個木頭了。你和我敘根基。用不用第二步的代表。（兵器）曹飛燕搖頭說者。那倒不必。我和你雖然是第一次碰脚。可是江湖上有成例在先。同道不角鐵。我們便來走上幾路拳足罷。那大漢道。依你的吩咐。你來罷。曹飛燕道。且慢着。我和你動手起來。總有上下的。我却有一個條件在比較之前。先申明一下子罷。不要到那時再反悔便不行了。那個黑大漢雙手往腰間一叉。氣昂昂的說道。什麼條件。你講吧。飛燕道。我給你三拳兩足打死了。那也祇怪我自己不知進退。妄自討死。斷與你沒有關係的。萬一你不是我的對手。那麼你須要將全副幌子一齊讓給我們。還要給兩個小廝隨我們去做下手哩。他沒口價的說道。好的。好的。曹飛燕便在腰中解下那支紅膠劍。交給淑聖。那黑大漢也將腰刀解了下來。佔着上首。雙拳一擺。成了一個二郎擔山的姿勢。曹飛燕一撇身。右手叉腰。伸出左手。照定他的頭顱劈下。他雙拳一收。使了

一個童子捧銀瓶的架子。曹飛燕不待他的雙手上來。閃電也似的縮回左手。飛起右足。直對他的下三部挑來。他這一驚。非同小可。趕緊使了一個倒拔梧桐的家數。一縮身。退後兩步。方才將她這一腿讓過了。說時遲。那時快。曹飛燕的第二脚又到了。他忙使了一個玉龍探爪的家數。伸手來抓她的脚脛。曹飛燕何等的迅速。趁他俯首的時候。一收右足。左拳發出。直對他的後頸打去。史黑狗撈了一個空着。知道了她的暗算。他總算刁猾。趕緊使了一個毒龍出海的家數。平空往斜刺裏一躡。饒你躡得快。後腿早被她打着一下子了。痛入心肺。他支不住。便軟攤在地上了。雙手直搖。表示他喫不住再打了。飛燕便住手說道。怎麼啦。才了幾着。便算見了高下了嗎。他苦着臉說道。朋友。我識得你是少林派裏的好手。今天總算我的運氣高。沒有還你下一着。還你的下一着。那麼我的性命恐怕也難保了咧。（史黑狗雖敗。尙有識人之目哩。）你的根基比我深。高下不同席。強弱不對手。乾脆一些。請你不要爲難我罷。曹飛燕

笑道。你放心罷。好漢不趕乏兒。你快些起來。將我所要的東西。趕緊給我各走各的路。他一骨碌從地上爬起來。向那一夥人招招手兒。那夥人便一齊來了。他向那兩個搥刀槍把子的傢伙說道。老六老七。你倆搥着我的幌子。隨着我這一位前輩。到慶雲去幹吧。我們後會有期了。老六老七只得搥着刀槍。把兒走了過來。史黑狗又對曹飛燕說道。人有面。樹有皮。我今天走你的下風。你如果看江湖上的義氣。那麼你便不要給我去宣揚。留一碗贖飯給我喫喫吧。曹飛燕道。那個你儘轄放心罷。我們一向是走陽關路的。他道。那麼你便是一個光明的朋友。佩服佩服。曹飛燕道。現在的時候不早了。我們此刻還要趕到慶雲城裏開場哩。再會吧。史黑狗道。再會。再會。曹飛燕和衆人帶着那兩個搥刀槍把子的夥子。一齊往城內發進。到了辰牌過去剛交已牌的時候。已到慶雲的城下了。曹飛燕便向老六說道。你們在這裏賣解住的是那一家飯店呢。老六說道。我們住的是大盛飯店。飛燕道。那麼。你便領我們到大盛飯店裏去。

住罷。老六和老七揸着刀槍把兒，將她們領到順字街大盛飯館的門口，說道：「我們一向便在他家的。說話時候，裏面早已走出一個堂倌來，在老六的肩頭上一拍說道：『老六怎麼啦？你們還要在這裏耍上幾天才走嗎？』老六說道：『不我們……』他說到這裏，飛燕忙向他使了一個眼色。叵耐那個老六機警得很，咧他忙道：『我們的男班兒已經到惠民去了。現在來的是我們史家班裏的女英雄啊。她們一向是在東南五省做生意的。不常到我們北邊來。這還第一次哩。那個堂倌聽得好生歡喜，連忙將刀槍把兒揸了進去。曹飛燕和衆人也自跟了進店。那個店老闆笑嘻嘻的迎上來說道：『史老爺現在到那裏去做生意了。』曹飛燕隨口回他一聲道：『他現在到惠民去了。』那個店老闆道：『小姐們住在我家，千萬不要客氣啊。要什麼便叫茶房去辦。』他說着親自到後面去關照茶館收拾出幾個清潔的大房間來，供她們住宿。看官，這個店東聽說是史家班的人，爲什麼這樣的客氣呢？這其中也有一段歷史在着哩。這個店老闆姓茅名

子叫裕成。他本來是一個布販客人。手裏積蓄了幾百金。便在順字街開一片大盛飯館。慶雲城裏向來是多出流氓亡命的。他們一不做生涯。二不做買賣。成日家以入孔鑽洞。狂擯硬詐爲生。不論那一家新開的店面。都要先納他們的陋規。開張之後。那才沒有什麼花樣出哩。如不然。他們便節外生枝的來尋着你了。有手段的。馬上出一筆補陋規。可以安然營業。沒有本領而又一文如命的傢伙。既強於前。又拒於後。那麼便要喫不了。兜着跑了。狗來咬一口。馬來踢一脚。張三來鬧一回亂子。李四來打上兩次架。總而言之。務必鬧到你關門大吉而後已。他們這樣的在社會上搗亂。難道當地的官員皆是天聾地瞎不成麼。他們不聾也不瞎。因爲一班進出公門的狗頭差人。在從中壟斷了官員們本來是以下差爲耳目的。下差不獨不盡視聽的天職。他們得着了一班流氓的小錢。他們便得了一個閉口的毒症了。什麼事情皆來上一個悶聲大吉了。有時他們還要助紂爲惡哩。因此便將這班萬惡不赦的魔王養成成功了。

幾個被氣憤的念頭驅使着。便具狀到官衙裏去告說也好笑。那一位收狀的職員。收到這種狀子。便請他下紙籠兒。因此慶雲雖然清廉剛正。無奈得着這個上中下三焦不和的毛病。無辜的負着一個庸懦昏貪的臭名在身上。還不知道哩。茅裕成在順字街開那一月大盛的飯館了。也怪他一差二誤。未曾納那一班魔王的陋規。在開張第一日。一夥兒來了三四十個衣破帽歪的傢伙。聚了四桌。大魚大肉的叫了許多。狂喫一頓。結果抹抹嘴。拍拍屁股。動身。茅裕成見顏色不對。還不識相一些嗎。祇好讓他們去了。誰知到了第二天。那一班白喫白喝的大王。又來光顧了。茅裕成又要拒絕他們。又怕他們發起閻王脾氣來。那可不是耍的。只得忍氣吞聲的儘他們。又喫一頓。到了第三天。滿指那一班魔王。喫了兩頓。第三天問心也不能再來白喫了。可是天下事。每每的出人意料之外哩。他們到了第三天。依然不少一個。又來光顧了。茅裕成到這時候。將那一股惡火。憤氣實在是忍不住了。便對他們軟軟的說了兩句。不料那

個流氓。便將他們唯一的喫飯傢伙。那一對老拳。擺了開來。乒乒。這一陣打得一升大盛飯館。落花流水。一場糊塗。在這萬人側目的時候。忽然來了一位救星。你道是誰。原來便那個久跑江湖的史黑狗。他這一天。初到慶雲的。他見了這種令人氣結的事情。他便從人叢中擠了出來。縱身進店。大聲說道。你們這裏那一個領首的話。由未了一個二十多歲黃瘦的漢子。拍着胸口說道。我黃鼠狼便是首領。你有什麼話。不妨請過來。和我談罷。原來這個黃鼠狼。本來姓黃。是一個鑽洞挖壁的小竊。可是他的偷竊本領。却來得厲害哩。真有黃鼠狼捉鷄的本領。於是大家便送他一個綽號。叫黃鼠狼。他也不以為忤。居然自認爲黃鼠狼了。他還懂得幾路拳足哩。動不動的那班小流民。衝撞了他。發起脾氣來。便將他抓過來。打了一個二五成十。因此那班小流民。便不敢小覷他了。過了一年多。大家便推舉他做流幫的首領。他也答應。遇到什麼事。別人不敢出頭。他却天不怕地不怕的出來去擋頭風。這一次遇到了史黑狗了。他

還道是一個無能之輩的哩。誰知和他沒有走上兩着已經給史黑狗按倒了。打得他不亦痛乎直喊救命。那班小流氓見他碰了釘子誰還不知高下。妄來討死麼。大家腳上揩了油預備溜之大吉了。史黑狗放了黃鼠狼跑到外邊。當着門心立下。擺一擺那對拳頭大聲說道。誰敢出來。我便先打殺誰。那班小流氓嚇得齊將一顆腦袋往腔子裏一縮。在屋裏亂轉。誰也不敢跑了出來。史黑狗道。黃鼠狼。你不是不是一個漢子。黃鼠狼呻吟着道。是漢子怎麼樣。不是漢子怎麼樣呢。史黑狗道。你是漢子。今天我請你喫一頓中飯。你有本領。不妨還請我一頓晚飯罷。你要是不是漢子。那麼對不起。我的一頓中飯。算是白喫了。不向你討飯錢。這大盛館裏的一切生財器具。還要照數賠償。短了一根筷。我都不答應的。黃鼠狼那裏還敢稱雄呢。（絕倒。黃鼠狼碰到黑狗。自然不敢稱雄了。）連道。我算不了漢子的了。貓兒屙屎貓打當。我們自己闖下禍來。自己收拾便了。史黑狗道。你的話算不算數呢。黃鼠狼道。我的話不算數。我便不在慶

雲城裏混了。史黑狗點頭道：「好丈夫一言快馬一鞭。我史黑狗向來不喫賸飯的。」（按不喫賸飯者，不打打敗之人也。）你起來走罷。我在這裏，也不到別處去的。專等你們來賠償大盛的傢伙。黃鼠狼扶着兩個小流民，一蹶一蹶的動身走了。到了第二天，他們果然將大盛飯館裏打壞的東西，逐一如數的賠償。又在大盛館裏設席請史黑狗息怒。由此以後，便沒有第二個人敢到大盛館裏來尋亂子了。茅裕成將史黑狗直將祖宗看待。史黑狗的班子到慶雲來賣解，皆住在大盛的。臨走的時候，茅裕成雖然十二分不情願受他的房錢以及火食帳等，無奈史黑狗執意不肯，非付不可。（此是黑狗可取之處）因此茅裕成越發感激和欽佩他的。今天聽說曹飛燕等一行人，是史家班裏分出來的。越發小心招待。飛燕等在店裏用了午飯，便分付着兩個夥計，先到大教場裏去擺下場子來。

【評】此行曹飛燕爲主角，故而賣解這件事，由她提議出來。山東到吉林。

據地圖測量有六千多里。長途寂寞。若道她們一路無話。便抵吉林。一則直率泛味。則再萬無此理。著者心靈手活。以賣解引出好戲。設局又自高人一等了。

第三十四回

鬢霧鬢雲教場呈妙相

釵光劍影衙署殺賊官

飛燕等在大盛館裏。略事休息。便一齊向大教場而來。到了大教場。早見裏面聚了有二三千人。沸沸揚揚的。有的說這史家班的女子們。據說比較男子們還要好哩。有的說。我們的眼福的確不淺哩。今天倒要看看史家班女英雄的本領。究竟是怎樣好法。有的說。來了……來了。大家快些讓開。快些讓開。那些人趕緊閃出一條路來。飛燕領着各女俠。一同走進場子。凌雲鳳向飛燕笑道。你橫豎是不知道害羞的。這開場白兒。便請你出去打罷。（妙語）曹飛燕笑道。怕什麼。你看我去打吧。高淑聖朝她望了一眼。也不說話。掩着嘴笑了起來。

(這此數語已寫出三人的情性。各有不同。)曹飛燕拂一拂抹額。緊一緊腰。縹縹一擄袖子。拔一拔鳳鞋。(四語點出一個生龍活虎的曹飛燕)含笑走了出來。她還未開口。那班看客拚命價一陣彩聲轟天而起。她等那陣彩聲過了。不慌不忙的向着客們說道。我們姐妹十多個。今天到貴地來。是第一次哩。我們一向是在東南五省賣拳喫飯的。所以貴地許多爺子們。多不認識的。我們史大老闆。常對我們說。我們的技術幼稚極了。非要到北五省來遊歷。或者可以碰到硬分高的爺子們。熱心肯來指示我們。那麼我們的技術或者可以進步哩。這一次來。純係是討教的性質。務請爺子們不棄愚蒙。多賜教誨。那便感激不盡了。說到這裏。又是一陣掌聲。她繼續着說道。北道上的大英雄老前輩。固屬不少。但是我們聽得同道的人們談起來。貴處尤多於他處哩。我們今天拉下這個場子來。請各位爺子認清。不是賣解的。是訪師的。我們獻醜起來。爺們能夠體貼我們求教的苦心。那便萬幸了。說罷。那些看客。一面叫好。一面

大聲喊道。請你不要客氣了。曹飛燕笑吟吟退了下去。勝三春便領着勁秋耐冬出來。凌雲鳳忙對曹飛燕道。好在你的嘴會說。三春出去一定打不來江湖白的。不要弄得彊了。快去給她們開一開場兒吧。飛燕聽得不暇答話。連忙轉出來。只見三春領着勁秋耐冬兩個。站在場心。默默的一張粉龐。泛起一層桃花顏色。(是勝三春)她見飛燕出來了。好像得着一位救命王菩薩也似的。連忙放了勁秋耐冬手兒。一低頭很快的退下去了。(嫵媚之極)飛燕先打了一個四方拱。才開口向衆人說道。方才這個是初入班子的生面孔。各位爺們不要見笑。只請原諒。她不會說話罷。這兩個小妹妹。她倆祇學了一兩路毛拳。先叫她們對一回手。叫各位爺子鬆鬆臉兒。(鬆臉是發笑)可是她們打得不成家數。各位爺子千萬不要計較才好哩。她說罷退下來。勁秋和耐冬兩個。一向是好勝不怕人的。越是人多。她倆越使得出解數來。她倆在這掌聲劈拍人聲沸騰的當兒。各抖精神。動起手來。先是你一拳我一足。解數分明。後

來漸漸的打得緊張起來了。呼呼的拳風足影。駭得人眼花撩亂。心旌搖搖。不一會兒。她倆的一套對千葉花拳打了下來。她倆笑嘻嘻的手拉手兒。打了一躬。慢慢的退了下去。這時候。一陣彩聲。好像春雷一般的爆炸起來。曹飛燕笑吟吟的走出來。向衆看客搖手說道。各位爺們不要這樣的擡舉她倆。越發使她倆得了臉。這亂打亂舞的一陣子。簡直是一點門戶也沒有。不值得喝采。不值得喝采。她說着。伸手向後面一招。嚴氏姐妹一個執槍。一個執刀。走了出來。她倆先對看客們丟去了一個招呼的架子。對面廝殺起來。槍來刀去。刀去槍來。這一場家數。越發引起那一班看客驚奇喝采。她倆的場子一收。凌雲鳳緊握着那支青龍劍。縱出場來。更不打話。先舞了一路大開門。然後接着舞了一路萬峯朝五獄的家數。也博得不少的采聲。凌雲鳳的家數一完。便收場回店了。更未向那班觀衆討要分文。那班觀衆又驚又喜。驚的是從來未曾看見過這些非常的家數。喜的是看了未出分文。他們回去。免不得一個傳兩。兩個

傳四的宣傳起來。不到晚間慶雲城裏簡直連三歲的孩提都知道慶雲城裏有這麼一回事了。按下不表。再曹飛燕等回到大盛飯店裏。黎紅萼笑着說道。憑我這個樣兒。在江湖上走的日子也不少了。我只沒有曹小姐使得出顏色來。我真佩服她的臉老。（是黎紅萼語）高淑聖笑道什麼顏色啊。你老實些。恭維她一句。恬不爲怪罷了。（是淑聖口吻）凌雲鳳笑道。高姐姐的話。未免不達時機了。我輩女子向來沒有一個可以和男子們同樣舉動的大半。皆是。被禮教縛束了。自己不敢怎樣的。十分放浪。像飛燕姐姐這種舉動。正所謂給我們女子出一口數千年未出的惡氣哩。（是雲鳳的口吻）曹飛燕笑道。我不懂什麼禮教不禮教。祇曉得在正軌中的事情去幹。越乎軌道的事情。不幹。難道那些臭男子是人。我們女子不是人麼。他們能幹。我們也能幹。女子們不肯去幹。男子的事情。那便是女子無用。與禮教沒有一些兒關係的。（煌煌聖言。吾當拜讀）淑聖笑着對黎紅萼說道。黎大姑聽見她這種空前絕後的論

調麼。黎紅萼微笑點首道：「你莫道她這種論調乖僻。我道有幾分至理哩。」勝三春道：「閒言少敘。快到後面去用晚飯。法喫了晚飯。我們還要……大家一齊到後面的饜室裏。早見裏面酒菜擺得停當了。她們九個人團在一桌上。老六七便另外一桌上。她的晚饌未曾用好。茅裕成忽然忽忽的由前去走了。進來向曹飛燕說道：「縣太爺那裏派了兩位公爺來請小姐去……他說到這裏忽然噎住了。」（妙筆神來）飛燕忙道：「請我去幹什麼？」茅裕成吞吞吐吐的說道：「小姐不要動氣。我才敢說哩。飛燕忙道：「我不動氣。你只管說出來吧。」他道：「縣太爺請小姐去陪席哩。」曹飛燕笑道：「可以。你去將那兩個公爺請來。我有話對他們說哩。」茅裕成答應着走了出去。不一會帶進兩個打着紗燈的公差。曹飛燕道：「你倆是縣太爺差來的嗎？」他倆齊聲說道：「是的。」曹飛燕道：「縣太爺叫你們來幹什麼的？」他倆齊聲道：「帶你到衙裏去陪席的。」飛燕道：「陪席是可以的。但是要你家太爺親自來請我們。我們才去哩。否則我們不去的。你倆快

些回去叫他來吧。那兩個差人見她不是好與的，也不敢擺出公爺的身分。祇好免強應了一聲，退出去了。一路囁咕出去，茅裕成便對曹飛燕道：「小姐要小心一些啊。我們這裏這位新太爺的脾氣，壞得很，可以哩。你們還不知道我們這裏的規矩哩。不論唱戲賣解的女子，祇要這位新太爺看得上眼，那麼馬上他便要她陪席了。如果不答應，不獨生意做不成，並且還要有性命之憂哩。凌雲鳳搶着說道：「哦，有這等的事嗎？」茅裕成道：「陪酒還是小事哩，還有幾個女子，他中了意，老老實實的硬行納在衙裏作樂了。高起興來，拿出一二百兩銀子來給班頭作贖身的代價，碰得不巧，不瞞你說罷。連贖身的代價還沒有哩。說到這裏，便聽得外邊有人發話道：「他媽的什麼臭窰姐兒，她敢在我們這裏搭身分嗎？真個是不知死活了……」茅裕成忙向飛燕使了一個眼色，底聲說道：「教師爺來了。你們當心啊。」飛燕微笑，一揮手，茅裕成提心吊膽的站在一傍，不敢亂動。此刻一陣脚步的聲音，由外邊進來兩個三十開外的大漢，閃着四隻

餓鷹眼。向席上不住的亂翻一陣子。第一個穿着兩截玄衣。濃眉闊口。第二個穿一件海青色的拳衣。袒着一條臂膀在外面。那個玄衣的漢子。揚一揚眉毛。大聲說道。這裏那一個是領班的。曹飛燕跼起來。從容答道。我是領班的。你問我幹嗎。那人朝她先打量了一會兒。然後才答道。問你嗎。自然是有事情啊。方才我們太爺派兩個人來帶你們去陪席。你們爲什麼不去啊。敢是沒辱了你們的身分嗎。曹飛燕笑嘻嘻的答道。爺子這可錯怪我們了。方才兩位公爺來。祇說叫我一個人前去陪席。我想縣太爺請客起來。斷不是請一兩位的我一個人前去。怎麼能夠應酬過來呢。所以我叫他倆回去。問清楚了。究竟是要幾個。我們這裏共有九個姐妹哩。那兩位想是未曾聽得清爽罷。縣太爺叫我們去陪席。正是看得起我們的。我們不去。我豈不是不識擡舉了嗎。那個玄衣大漢。不由格格的笑了一聲道。好啊。我道你們是久走道兒的。這得風便扯篷的。規矩一定懂得的。怎會打財神呢。前話我們也不題了。你們這裏願意去幾個。

便去幾個罷。我們太爺是最好說話的，更不強迫你們的。曹飛燕道：兩個爺子且請到外邊去坐一會兒，讓我們粧扮粧扮，好隨你倆一同進衙。他倆齊聲道：了一個是連忙退出去了。飛燕忙向雲鳳和嚴氏姐妹說道：今天晚間要勞動你們的大駕了。凌雲鳳和嚴氏姐妹欣然應允。（三位姑娘願去陪席耶）她們一齊藏好了兵刃，披上大氅。高淑聖笑道：你們到那裏去。滿江紅的曲兒多唱上兩個，好叫聽客們開心啊。（笑氏史曰：滿江紅不唱，恐怕倒要唱滿堂紅了）曹飛燕下死勁向她瞅了一眼，低聲罵道：此刻不和你這個臭蹄子賭嘴。等我們回來再和你算一算帳兒。（一個曹飛燕被他寫得險一些，要從紙上直跳出來了）她說罷，和雲鳳等出來，隨着那兩個大漢，向衙署而來。不多時，到了衙署的門口。那兩個大漢，回頭向飛燕說道：你們且在這裏暫等一會兒，讓我們進去報知一聲。飛燕點頭答應，他倆便走了進去了。這時站在署前的幾個公差，一個個叉腰扭頸對她們，評頭論足，刺刺不休。（此等閒文不可少）

有的說我們這裏到的賣解唱戲的女子也不少了。但於像這四個漂亮盤兒（盤兒是面孔）還是第一次看見哩。有的說就中四個我最看中那個披黑鬚吊稍眉的肉兒。（是曹飛燕）你看他那種叫人骨頭酥的模樣。可愛不可愛。有的說。那個披葱綠彈墨外髻的。才是四個之中的大拇指哩。那一對失人魂魄的眼睛和那小紅唇兒護着兩排糯米也似的碎玉牙齒可愛不可愛。（是凌雲鳳）更有一個說你倆眼睛大約是生到腦袋後面去了。那個穿大紅披風的肉兒才愛得人牙兒癢癢的哩。（奇語是從著者的心中爬剔出來的）那蘋果似的雙頰。桃花似的粉腮。杏子似的俏眼。你道她不美。你便是一個兩眼無光的瞎子了。（是嚴競雄）最後一個說你的話又錯了。你說那個好。我還道這個穿粉紅披風的好哩。長容臉兒微笑着還帶着兩個酒渦哩。（是嚴亞雄。四個容貌從署役口中詳細道出。用筆跳脫。使人失驚。）嚴競雄聽得。不禁心頭火發。一鎖柳眉。便要……（是嚴競雄的身分）凌雲鳳忙將她的髻

角一拉。示意她不要亂動。（寫凌雲鳳機警）嚴競雄只得忍住一口惡氣。扭過粉頸。朝別處望去。不多時那兩個大漢從裏邊出來了。向她們說道。隨我們進去罷。她們便隨着那兩個大漢進去。過了大堂。後面便是百客廳了。只見廳上擺着兩席酒。還未有人就坐哩。那個着玄衣的漢子。向飛燕說道。你們便在東邊的客室裏候着。馬上便要赴席了。飛燕和雲鳳等只得到東邊的客室裏候着。一會子一個小廝。從後面送了幾盃茶來。放到桌上。她們那裏還有心喫茶。凌雲鳳向那個小廝問道。大廳上幾時才就坐啊。那個小廝放開不耐煩的喉嚨說道。你們這急的什麼啊。既然急。便不應該來啊。就坐總要就坐。難道還能等到明天嗎。屁股方才一靠板橙。便這樣的不能等待了。豈非笑話嗎。我對你們實說一句罷。有許多的姑娘。在這裏坐到半夜。老爺想起來。才傳她到大廳上去哩。要是你們坐冷板橙。坐到半夜。不是活活的急煞了嗎。他放爆竹也似的說了這一排話。叉開兩隻狗腿走了。凌雲鳳碰了一個釘子。險一些將腦

門氣破。可是氣雖然氣。但是在這時候。又不好發揮那個小廝。祇好放在胸前發挺。（絕倒姑娘此時有本領也。不能施展的。）等了一會兒。猛聽得後面一陣談笑的声音。有人說道。水道上的生活。現在也平常了。從前每月收入至少也得有六七十萬呢。現在却沒有了。上月連松花江活水幫裏。納得來的銀子。不過三十萬。算起來給孩子們穿衣喫飯也不敷了。凌雲鳳聽得。倒是一怔。暗暗的說道。方才這不是海盜的口音麼。如果是海盜。我們倒不可不防預哩。她正在躊躇的當兒。只見一個四十上下。滿臉油汗的官兒。領着許多武粧找紮的傢伙。到大廳上來就坐。東邊席上。第一座是一個五十內外的大胖漢子。一對叫驢眼。又大又有神。頰下滿部的髯鬚。陪坐的皆是暴眼凶眉。滿臉橫肉的傢伙。飛燕附着競雄的耳朵輕輕的說道。競姐。這一類的傢伙。恐怕不是什麼好人罷。嚴競雄道。我估量着他們一定海盜罷。可是這縣官怎麼會和海盜接近的。倒是一件不可思議的事情哩。（確是一件不可思議的事情。）嚴競雄

說罷便見大廳上走下一個人來。到了客室的門前。向飛燕說道：你們到大廳上去伺候罷。曹飛燕帶着她三個一同走上大廳。那位縣太爺架起一副老光的眼鏡來。先對她們細細的看上一會。扭過腦袋向那個暴眼的老頭兒笑道：吳老爺子。你看這幾個女孩子。怎麼樣。那個老頭兒撬開一嘴鋼針也似的鬚鬚笑道：不錯。不錯。縣太爺笑嘻嘻的說道：你們叫什麼名子啊。曹飛燕道：我叫宋終。他叫宋死。那一個叫宋命。那一個叫宋頭顱（述筆成趣）那一位縣太爺聽得這話。不禁蹙緊雙眉。說道：你們幾個人皆是好模好樣兒的。爲什麼偏偏起這個名子呢。飛燕道：我們姓宋。所以順口叫下來的。縣太爺道：宋終。快些到我的身邊來。唱一枝小曲兒。給我聽聽吧。

【評】平庸的筆法。在入場賣解的時候。便有花頭出了。或則是索規爭執。或則是打不平等。可是在景星的筆下寫來。毫無此等俗病。我們看到本回下半章。才知賣解的一件事。原來是陪筆。借着賣解引出慶雲縣署

凌曹嚴氏姐妹的容貌。在以前出場的時候。不過淡淡的提及一下子。使讀者知道她們的丰標不錯。可是究竟怎樣的美。兀的未曾詳細的告訴我們。本回却由四個衙役口中道了出來。會用筆。不會用筆。至此可以判別了。

第三十五回

司法犯法知縣作強徒
殺人救人巨渠遭毒手

曹飛燕答應着走了過來。說道。縣太爺叫我過來唱什麼曲兒呢。他笑道。隨便你罷。你愛意唱什麼曲兒。便唱什麼罷。曹飛燕笑道。我有一枝斷頭的曲兒。未知太爺要不要聽呢。他笑道。什麼曲兒。我都聽見過來。只是這個斷頭的曲兒。我還沒有聽見過哩。（正要你要聽哩）你且唱來我聽聽看。曹飛燕道。你聽罷。說時遲。那時快。她在腰間霍地拔出一枝雪亮的紅醪劍來。縣太爺這一

驚非同小可。一個媽字喊出口。呀字正頂到喉嚨裏。吮刺一聲。他的一顆戴水晶頂大帽的腦袋。早從肩頭上骨碌碌的滾了下來。（斷頭曲兒。大約是克刺調兒罷。）正落在一個盛鴨肝湯的盆裏。油湯四濺。飛得那些喫客一頭一面。頓時燙出許多的泡子來了。（隨筆寫來。皆可令人捧腹。○笑氏史曰。這盆小菜。不可多得。寄語老饕。何不一嚐此不可多得之異味乎。）嚇得那班陪席的人們。一個個跣起身來。藏藏躲躲。東逃西散。惟有東邊席上那個老頭兒。却不怯懼。霍地跣起身來。狂笑一聲。（不驚反笑。顯見是勁敵了。）向曹飛燕說道。你是那一道裏的小後生。膽敢到我們這裏來撒野。啊曹飛燕道。亂臣賊子。人人得而誅之。我們一沒有幫。二沒有派。你不服氣。便過來領死罷。列公。這個人是誰呢。原來便是前竟提到的那個努目金剛吳大堃。他怎麼到這裏來的呢。這其中也有一段緣由哩。他向在山東五條沙洋面上領夥兒的。山東沿海向北直至遼甯。松花江。皆是他手裏發出來的羽黨。五條沙至老黃河口。這一段。

歸他自己管理。老黃河口向北便是手下人的範圍了。每月按例送若干銀子到大船上。給他。老黃海口也是他手裏發放下來的一個頭目。名子叫做刁得慶。他在老黃河口外搶劫船隻銀兩。還不過癮。又餘許多羽黨到岸上來四處搶劫。那一天他接得手下的密報。說慶雲縣的縣令撤職。新任知事任鶴臯。今天抵到白駒場。明天便到慶雲接事了。他得到這個密報。官廳大發。暗道。如果去如此這般的辦法。那麼我不是穩做這慶雲的知事了麼。他打定了主意。到了晚間。便帶了四個徒弟。半夜趕到白駒場的館驛裏。面人不知。鬼不覺的。將任鶴臯以及隨員人等。一齊殺了。一乾兩淨。他自己便冒充任鶴臯到慶雲縣接事。居然做起一縣的首望。縣太爺來了。請教一個心如蛇蝎。殺人不睜眼的魔王來做百姓的父母。老百姓還有性命嗎。橫歛苛征。那倒不要說了。不論什麼案子。只要有黃的金。白的銀。那麼沒有不打勝了的道理。因此那班窮朋友便喫了不可告訴人的冤苦了。他們不怨天。更不尤人。只罵財神菩薩是一個

三十六丈高的窀穸。（罵得奇而趣）他假使發發慈悲，叫那班窮無立錫的朋友，陡發萬金，那麼他們的窀穸海底的案子，未嘗不能重翻過來咧。因此他們便指五路財神爺十絕窀穸鬼兒了。（隨筆寫來，罵得入骨。）刀得慶每出一
次出衙，大約三里路，沒有人煙哩。這是一個什麼緣故呢？原來他在出衙的時
候，有一個男子在路上走，他便命將那個男子抓住，重打二十棍，還要問問那
人，爲什麼當老爺出衙的時候，胡行亂走，被捉住的那個人，能夠對答如流的
回出娘家來，還可以了帳。萬一在那時候，嘴裏打了一個哆嗦，那麼，便算不清
窮帳咧，竟能加上他一個圖刺縣太爺的罪名，不明不白的送了他一條性命。
這是男子們在縣太爺出衙的時候，應當肅靜迴避的，更有慶雲城裏，一班平
頭整臉的婦女們，到了縣太爺的眼睛裏，那麼更要倒霉了，不問牝牡驪黃，青
紅皂白，祇要縣太爺看中了，那便老實不客氣，隨時帶回衙署，列入添香執巾
之類，那些失了婦女的人家，雖然抱着一腔的冤抑，可是勢力不敵，誰敢去以

卯擊石自討其死呢。因此只好在縣太爺出衙的時候。大家關門閉戶。相率不越電池一步。避避他的風頭罷咧。刁得慶做了縣太爺。飲水思源。時常將吳大堃請到慶雲的縣衙裏來。酒席款待。並且每月照舊例加上一倍。送到大船上。孝敬吳大堃。他雖然貴爲縣太爺。可是他將本來的面目。仍舊是不能忘掉了的。有時有了什麼難做的案子。或是這筆生意的外快來得大。那麼他便親自出馬了。有一次慶雲南鄉的六朝村平大戶家。黑夜來了許多的強盜。明火執仗擄劫一空。第二天早晨。平大戶到城裏來報案。刁得慶便問他道。你可看那個匪首是一個什麼模樣兒的人呢。平大戶見了刁得慶那一副神氣。活像夜來領首的那個強盜。他便脫口說道。領首強盜的面目。和縣太爺的面目一般無二的。刁得慶一拍驚堂。大聲喝道。好混蛋。膽敢來侮辱本縣了。人來。拖出去砍了。不由的便將一個平大戶拖了出去。不明不白的便送了性命了。這些都是閒話。不歸本書交代。再說吳大堃見曹飛燕殺了刁得慶。他勃然大怒。他

霍地三起身來在身邊掣出雙鞭。一個箭步躡到庭心。嚴氏姐妹一齊趕了出來。各掣傢伙。邀住吳大堃。在天井裏惡鬥起來。凌雲鳳和曹飛燕兩個在大廳上。酣殺一陣。殺得肢骸亂舞。血肉橫飛。那兩桌喫客。殺得一個也不賸了。曹飛燕一順紅醪劍。縱了出來。只見競雄亞雄兩個。被吳大堃的雙鞭。逼得祇有招架之功。沒有還手的力量。香汗涔涔。嬌喘細細。眼見得便要到危急的時期了。曹飛燕更不怠慢。一晃寶劍。攪入漩渦。丁字兒攢擊吳大堃。吳大堃毫不怯懼。將雙鞭舞得風雨不透。她們雖然添了一把幫手。可是仍然取不到什麼優勢。凌雲鳳又加入戰團。四個圍擊他一個。好一個吳大堃。他不獨應付裕如。並且精神陡長。兀自轉戰不衰。這一場只殺得天昏地暗。星斗無光。在劍光鞭影當中。猛聽得吳大堃大叫一聲道着……接着嚴亞雄便是呀啞一聲。倒下。嚴競雄大驚（用筆極細不寫凌曹大驚者。蓋關係有疎密耳。）無心戀戰。一蹲身將亞雄從地上抓起。飛身上屋。剛剛脚踏屋簷。一道白光從她的後面飛去。曹

飛燕大叫道。嚴雄姐後面……話未說完。嚴競雄的脚踝骨上早中一箭。撲的由屋上倒翻下來。（險極險極。寫吳大堃厲害。）凌曹兩個大驚。各將平生的本領一齊施展出來。逼住吳大堃。不准他再放暗器。（此句以註出暗器爲吳大堃所放的了。）說時遲。那時快。由屋上飛鳥也似的落下兩個人來。將嚴氏姐妹一個背了一個。飛身上屋走了。（奇極。伊何人耶。）凌曹兩個只當是黎紅萼等前來助戰的哩。倒放下心來。和吳大堃努力廝拚了。他三個又惡鬥了多時。東方漸漸的要發白了。吳大堃暗想道。此刻再和她們廝併下去。到了天亮。那便脫身不易了。不如走罷。他便將雙鞭並到右手。霍地使了一個秋風掃落葉的架子。凌曹兩個知道他要動身了。可是這一着。又不能不讓。只得一齊跳出圈子。他得了這個空兒。雙足一縱。早上了大廳的上面了。凌雲鳳和曹飛燕兩個齊飛上大廳。只見吳大堃左手一揚。口中喝道。不要趕了。看傢伙罷。她倆一齊低頭下去。一枝袖箭。從凌雲鳳的耳邊貼肉飛了過去。（駭極）驚得

雲鳳出了一身的冷汗。此時猛聽得吳大堃大吼一聲。她倆連忙擡頭一望。只見吳大堃撇去雙鞭。兩手抱着頭。疾風暴雨般的向東北躡走了。（奇極）凌曹兩個。好生詫異。雲鳳道：「這老賊沒有敗啊。怎的好端端的逃走了呢？」飛燕道：「正是啊……她倆正在疑遲的當兒。東耳房上有一個人說話道：『癡丫頭。叫你不要猴急。你偏不聽我的話。果然將他弄得逃了吧。』（未見其人。先聞其聲。又是一種筆法。）雲鳳詫異道：「這個說話的。聽她的口氣。好像不是我們一起的人啊。飛燕便高聲說道：「方才作我們助手的。是那一位朋友。不妨請過來大家廝見廝見。話還未了。東耳房上飛過兩個人來。一個穿着白湖縐彈墨的外襖。一個穿着兩截青鳳密扣的夜行衣。在這晨光微透的當中。隱隱約約見她倆的姿首。十分美麗。那一個穿白彈墨外襖的女子。向凌雲鳳打了一個哈腰。道了名姓。原來那女子叫做白雪娘。後面那個便是她的小婢。名叫青梅。這白雪娘本來是慶雲西北鄉白家河的人氏。她父親名子叫做白雄。是北道上的清

班領袖。他在山西曾做一任大同總鎮的。爲人慷慨好義。白家河有五百頃良田。一宅十三進的瓦屋。他也沒有兒子。祇生雪娘一個。他的夫人周氏是十八回中題到的那個方不同的表妹。白雄與方不同是幼年的知己。祇從在玉田的書塾裏分手之後。便未曾見過面。方不同的女兒慧仙。時常到河北來。來一次都要在白家勾留幾日哩。白雄對於自己的女兒。又是愛惜。又是嚴厲。他平日都叫女兒一日不間的練習各種功夫。雪娘朝夕磨練。有時方慧仙到白家河來。也將各種門路來。指撥她。她雙方收益。進步格外比較尋常人們來得快了。去年八月裏白雄得了一個痰厥的症候。去世了。偌大的一筆財產。皆靠着雪娘來維持。雪娘日間經營興料。到了晚間。便和他的丫頭青梅在後院裏鍊功了。那個青梅。倒聰穎非常哩。不拘什麼難學的解數。祇要雪娘一指點。他便立刻會了。雪娘用的是一口青霜劍。青梅用的一柄雙背刃。並且練就一門絕妙的功夫。叫做袖彈。袖彈這一門功夫。鍊起來。比較袖箭更難。她一放手。饒你

一等的滑溜手脚。都逃不了的。那一天白夫人對她說道。雪兒今天是你亡父忌辰啊。我們到午後去祭祀哩。你今天却莫要走開啊。雪娘點頭答應。午後家丁們安排了許多祭禮。三乘小轎等候。她們不多時。白夫人和雪娘青梅三個人一齊由後邊出來。上了上轎。只向白雄的坟墓前而來。到了白雄的墓前。擺下三牲祭品。母子少不得悲從中來。放聲痛哭。在這時候。坟墓南邊一條大道。忽然有兩個二十上下的少年。並肩站在那裏。對着雪娘和青梅。目不轉睛的呆看一陣子。雪娘到未曾介意。青梅一眼瞧見。她忙將雪娘的衣角一拉。低聲說道。那裏兩個搗子。望什麼行色啊。雪娘拭去珠淚。扭轉粉頸一望。只見那兩個一式月白衫兒。青緞背心。雲繡頭的鞋兒。瓜皮小帽。斜着蹠在腦袋上面。雪娘只當他倆是過路的咧。也不留心。便勸她母親止住悲傷。化了紙鏢。便和母親以及青梅一齊上轎回去了。到了晚間。青梅便向雪娘說道。姑娘今天夜裏我們還要防預一些兒才好。雪娘忙道。防備什麼。她道。小姐難道沒有看見

日間那兩個搗子嗎。她笑道。我道你有些兒傻。的確不錯哩。人家走路的。見了我們着孝衣的婦女們。在坟墓面前啼哭。皆要注意望望的。這又算什麼希奇呢。馬上你便這樣的膽小了。難道那兩個小夥子還是強盜不成嗎。青梅道。小姐你不要大意啊。我看那兩個搗子的來路的確不善啊。常言道。欺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無。她那裏肯信青梅的話呢。只說青梅杞人憂天。庸人自擾。青梅見她立意不肯聽信自己的話。也祇好不響了。她將白雪娘服事睡下去。他回到外邊的房間裏。一面做着針黹。一面聽得動靜。（寫青梅精細）到三更將近。猛聽得雪娘的房裏嗤的一聲。接着呼的一聲。她喫驚不得。忙放下針線。在床頭取出一張雙背刃。搶進房來。再朝床上一望。不由她倒抽一口涼風。你道是什麼緣故呢。白雪娘已經不在床上了。她再一回頭。只見窗門開了。還在搖搖晃晃的動着哩。青梅那敢遲延。跟着也躡了出來。她立到大廳脊上。四下裏一瞧。只見兩條黑影子在前面。一道白影子在後面飛也似的直向

東南飛去。她料到後面那一道黑影子一定是白雪娘追趕賊人的了。她也運起功夫。流星趕月的追了下去。不一會子到慶雲城裏了。那兩道黑影兒略閃了閃。便不見了。白雪娘止住脚步。不住的東張西望。青梅在後面也自趕到了。對白雪娘說道。那兩個賊人到那裏去了。白雪娘道。我眼見他們越過城濠。我跟也飛上城頭。說也不信。便不看見他倆的蹤跡了。你道奇怪麼。青梅道。我們再去尋探一會子吧。我想他們都在城裏的。她說話的時候。一陣叮叮噹噹的廝殺的聲音。白雪娘便道。咦。這不是廝殺的聲音嗎。敢是城裏也出了什麼岔子不成。青梅道。我們已經來了。何不尋得去看看究竟呢。說着她倆一直尋到衙署裏的東廂房上面。只見兩個女子挾門一個五十多歲的老頭子。大廳上倒着許多被殺的屍首。一齊橫倒在血泊裏。十分難看。白雪娘閒閒的望了一會。附着青梅的耳朵說道。你可知道那三個那一邊是白道上的人物。青梅低聲笑道。那自然是那兩個女子。是白道的人物了。但看她們使的家數不是少

林派嗎（設想奇絕。從家數上分出黑白來。黑白既分。下文助陣方始不落荒謬。）白雪娘點頭說道。對的。我們此刻且不要亂動。但看那一邊走下風。如果老頭兒走下風。給她做了。我們便不須費神了。萬一是那兩個女子敗了。那麼我們再下手不遲哩。她話未了。吳大堃已經一躍登屋了。在他放袖箭的時候。青梅忙將袖子一揚。一顆彈兒直向他的右手腕打去（心細於髮上段言雙鋼並到右手以及撇去雙鋼等句。蓋爲中彈伏句也。）吳大堃此刻只注意要傷人。更未注意有人在暗中算他（此之謂螳螂捕蟬。尙不知黃雀在後也。）他無意中了這一彈。痛入骨髓。便拋去雙鋼。大吼一聲。飛也似的逃走了。閒言不贅。岔回來再說白雪娘和凌曹兩個通了名姓。白雪娘道。不知二位爲什麼要來和這個縣令爲難呢。凌雲鳳便將刀得慶的罪惡對白雪娘宣佈了一遍。

【評】賣解本是一件沒有關係的事情。可是他却能以沒有關係的事情。引出極大關係的事情來咧。不賣解。便無由知道慶雲縣有這麼一個賊。

官不殺賊官。又不能知道任鶴臯的案子。用筆確如海市蜃樓。愈出愈奇。愈翻愈新。尤以白雪娘追探花淫賊。而與凌曹會合。妙不可階呢。

第三十六回

白雪青梅荒村款客

紅顏翠袖昏夜追蹤

白雪娘道。這倒詫異了。這任鶴臯一向是一個謹慎謙恭的讀書君子啊。在五年前。我在三齊書塾裏。還和同過一年書塾哩。他的外祖在蘆溝橋。我的姨父也在蘆溝橋。他的文章道德。皆爲當世所注重的。這些卑鄙不齒的行爲。我可斷定他不會幹的。上月我曾聽見有兩位鄉老談起他的政聲。却是怨聲載道。那時我只不信。只道這班土人愚頑的哩。不料今天果然有這件事發生。奇極了。可見人心不古。世道淪亡了。（任鶴臯九泉之下。聞此語。必當傷心流淚。）凌雲鳳道。這倒不能說。常言道。銀子是白的。眼珠是黑的。有許多人爲銀子而死哩。做秀才的時候。文章道德。皆可播傳人口的。一到了飛黃騰達的時候。利

慾薰心。改掉了本來的面目。正不知有多少人。是這樣的哩。（言有至理。然則任鶴臯冤矣。）白雪娘忽然向飛燕說道。曹家姐姐。這任鶴臯的屍身。在不在大廳上面。可能領我去看一看呢。（春雲乍展）飛燕道。有何不可。她說着忙。和她一同降身。落到一同上了大廳。飛燕指着席上鴨肝湯裏的一顆頭說道。那便是賊官的首級。白雪娘走到切近。仔細一瞧。忙道。這不是任鶴臯的首級啊。（由她認識出來。可謂天衣無縫）任鶴臯是一個白圓的面孔。這人却是一個黑長的面孔。而且又有三十多歲了。任鶴臯不過二十上下吧。這其中又出了別的緣故了。飛燕道。哦。我知道了。估量着這一定強盜將任鶴臯做了。來冒充的吧。（一話道破。曹飛燕慧舌靈心。可兒可兒。）白雪娘點頭道。我想那個任鶴臯。總是凶多吉少了。可是這裏的人死的死。逃的逃。沒了對證。這事怎麼辦呢。飛燕道。我們且到後面去尋尋看。或者有人在躲着哩。她兩個一同向後面而來。到了花園外的兩間小靜室的面前。只見昨晚到大盛館裏去的兩

個大漢酒氣薰天的。並頭倒在地上。睡個正熟。（冤家路窄。）她倆一人抓起他們的一條小辮兒。從地上像提甲魚也似的。提了起來。說道。呸。朋友。快些醒。興。他倆從夢中驚醒。揉開睡眠一望。可不將他倆的魂靈兒嚇得由頂梁上飛去。曹飛燕將紅醪劍。照定那個玄衣漢子的面孔上一晃。說道。你們是那裏一夥的強盜。膽敢將任鶴臯殺了。來冒充縣令。快一些給我招了出來。牙縫裏有半字含糊。你却不要怪我的劍鋒太快了。砍去腦袋。後悔不及啊。那個玄衣大漢到了這會。那敢支吾。揸着雙手。沒口價的說道。小姐快請不不要動……我說……我說。飛燕道。你說罷。我在你說的時候。斷不動手的。他斷斷續續將害任鶴臯以及一班行員的話兒。和盤託出。一齊說了出來。白雪娘忙道。曹家姐姐我們此刻且不要和他們說廢話了。有了他倆作對證。這案便沒有我們的關係了。她說着便將他倆小辮兒對小辮兒打了一個結兒。拴到大堂上的一根柱子上面。叫青梅守着。飛燕帶着白雪娘重行上屋。和凌雲鳳一同回到

大盛飯館。凌雪白三個進了房間。只見三春耐冬勁秋正在好睡哩。凌雲鳳又跑到第二第三的房門口一瞧。淑聖和紅萼皆在高臥未醒哩。又到那一些房間裏。一尋。除却老六老七兩個夥計。更不見嚴氏姐妹的蹤跡。（尋嚴氏姐妹是凌雲鳳用筆細極）他可喫驚不小。一轉身跑到三春的房裏。搓着手說着怎了……怎了。嚴氏姐妹不見了……曹飛燕聽得這話。喫驚不小。忙道。她倆沒有回來嗎。凌雲鳳急道。你這人真是傻極了。她倆如果是回來了。我又不發瘋。好端端又說什麼不見了呢。飛燕呆了半晌道。那麼她倆被人救了去。或者停一會子可以回來的。凌雲鳳道。你這話和沒有說的差不多了。你想想看。一則她倆是女流之輩。再則身上全帶了傷了。救她倆的是自己人。當然是送到這裏來。給她倆治傷了。何必又帶到別處去呢。你這些話簡直是自己騙自己了。（急劇之口吻。如聞。蓋嚴氏姐妹出道。係雲鳳介紹者。雲鳳安得不急於他人哉。）飛燕低頭無語。雲鳳埋怨道。皆是你不好。到吉林去。便到吉林去。何必

又鈎心鬪角的想出這些新奇的花樣來呢。不想出這些新奇的花樣來。我說嚴氏姐妹怎麼會有這失蹤的橫禍呢。飛燕道。你不用亂怪了。生死有命。富貴在天。她倆應該失蹤。便是我想出這個賣解的方法來。也了失蹤的。賣解與失蹤。顯係兩種事件。何能據爲一途呢。賣解便賣解。她們也不是賣解賣了失蹤的。雲鳳道。罷了。罷了。你這些強詞倔理的話兒。不要說了。你不想出方法來。便不會賣解。不賣解。便住不到慶雲。不住慶雲。她倆便不會失蹤的。細細的推起原因來。不怪你。怪誰呢。她倆失蹤別人的責任。沒有我重的。她倆是我硬擲三個六的帶了出來。如今她倆失蹤了。我回去對我們通慧大師拿什麼話說。對她倆的父親拿什麼話說。你給我想看我擔得起這個責任嗎。曹飛燕忙道。請你不要儘在說着這些嚙嚇的話了。我去將她倆尋來給你便了。她說着飛身上屋。白雪娘忙趕出來。那裏還見她的蹤跡呢。雪娘只得重行下來。對雲鳳說道。她如今負氣走了。難保不出岔事的。怎麼辦呢。方才凌家姐姐的話。也未

免貳也逼迫了。嚴家姐妹已經失蹤。照理大家慢慢的設法探訪。方可收效哩。凌雲鳳到這時也覺後悔不及了。她的滿腔怨憤。無處發洩。走到淑聖紅萼的房間門口。不問三七二十一。轟通轟通。擂鼓也似的打了一陣門。說道。你們難道睡長覺了麼……（絕倒。怪走了一個。又來怪兩個）黎高兩個被她這一陣兒敲得從夢中驚醒。披衣下床。開了門。只見凌雲鳳滿臉怨氣。一身血污。她倆齊喫一驚。忙道。怎麼啦。你們去難還大動顏色的麼。（不着急的俏皮話兒。到雲鳳的耳朵裏。豈不氣煞麼）雲鳳將下唇往上唇外一翻。說道。大顏色。小顏色。還要你們問什麼。岔事出了許多了。你們還在挺屍哩。真是笑話。高淑聖冷笑一聲道。出的是什麼岔事啊。凌雲鳳便將雙嚴失蹤飛燕氣走的話兒。對她倆說了一遍。高淑聖笑道。這又算什麼希奇呢。我早知道有這些把戲出了。凌雲鳳道。那麼你既然曉得。難道得了一個閉口痧了麼。爲什麼不說呢。高淑聖笑道。這人有些瘋了。她們失蹤與我沒有關係啊。又何苦來毒罵我啊。凌雲

鳳恨恨的說道。你這人沒有心肝。人家在這裏險一些。急煞了你。還要說這些調皮話哩。不罵你罵誰呢。（真要罵）黎紅萼忙道。如今不是鬪嘴的時候。正經大家設法尋找她們。她說到這裏。指着白雪娘對雲鳳問道。這位是誰。雲鳳嗤的笑道。該打。該打。我竟氣昏急煞了。連她都不曾介紹給你們。（將一個凌雲鳳直被他寫得活了）他說着忙給三個介紹一下子。她們少不得又客氣了兩句。一同進了三春的臥房。此刻三春和勁秋耐冬三個人一齊起身了。聽得這個消息。他三個喫驚不小。三春忙道。依我的主張。去兩個人接應你們。不是沒有這個岔子出了麼。黎大姑偏說沒有什麼事。一個臧官還愁她們前去開銷不了麼。只顧飲酒飲酒。飲得醉天薰地的。大家四肢發軟。皆不能動彈了。這個岔子出在黎大姑的身上哩。黎紅萼笑道。這又奇了。好端端的又推到我的身上來了。可是我指望她們有這一套新花樣出的麼。高淑聖道。大家也無須你推我諉了。岔子是出定了。應當想什麼方法來解這個圍。快一些兒議計。

罷。黎紅萼道：「這也無須議計了。第一步先要分散出去，將她們所在的去處打聽得實在了，然後再設方法罷。」白雪娘道：「話雖如此，可是天下之大，現在急急的又到那裏可以去尋找她們的去處呢？這件事是急不來的，祇好去慢慢的察訪。或者無意中可以得着他們的消息哩。如今先將慶雲縣這一層手續先了掉了。然後各位姐姐請到舍下去見機而動吧。」高淑聖道：「白家姐姐這話倒不錯。我們便這樣的辦罷。」黎紅萼道：「那麼我先去將那兩個夥計遣了回去罷。」她說着便去遣了老六老七兩個夥計。又將房金飯帳付了。他們便一齊到縣衙裏去將當地的紳士一齊請到大堂上。將刁得慶謀害任鶴臯的前後細細的說了一遍。叫他們聯名將兩個教師解到京師聽候發落。當地的紳士唯唯聽命。即日啓程。便將兩個教師押解進京了。在刑部裏一詢，得了實情。由刑部轉奏官家。官家勃然大怒。一面下旨捉拿餘黨。一面將兩個教師斬首。市曹又撫卹任鶴臯的家屬。不題。再說黎紅萼等由慶雲縣一齊聚到白家河。白雪娘

的家裏住了兩天。仍然未曾想出一個具體的辦法來。凌雲鳳終日愁眉不展。如坐針氈。三春姐妹也覺無聊。黎紅萼心裏雖然說不出來的一種焦急。可是面子却很鎮靜。獨有高淑聖却一些兒也不焦慮。成日有說有笑的。更不題及她們失蹤的事情。（淑聖的是妙人）又過了幾天。凌雲鳳忍不住便對衆人說道。這樣的廝混下去。終久不是一回事啊。究竟尋與不尋。大家應該商量一個決定的辦法來才行哩。淑聖笑道。你不要急。她們失蹤的眼線。現在已經有了。（奇極）雲鳳不待她說完。啐的一口道。你不要做春夢罷。這裏的姐姐妹妹誰也沒有出門半步。這眼線是誰探出來的呢。淑聖笑道。不瞞你說吧。却被我做春夢做出來的。（語又奇極）黎紅萼笑道。偏是這高家姐姐會逗趣哩。你做的什麼夢。我倒要請教請教你哩。高淑聖笑道。此刻我也不便告訴你們。等到晚間隨我一同到那個地方去探一下兒消息。如果探出來。那時再將做夢的話兒告訴你們。你們才不說我撒謊哩。（妙妙偏不說明）列公。高淑聖

這話是真的，還是假的呢？原來她到了白家河，安心要在衆女俠的面前擺一擺自己的技能。日間和諸姐妹談談笑笑，好像將她三個失蹤的事情忘記了似的。可是到了夜間，他等她們一齊入夢了。她便渾身紮束，悄悄的出去了。到了五更將近，她便回來了。第一二兩天，沒有給他探出一些兒頭緒來。到了第三天夜間，她在房裏找紮了一會，暗自尋思道：東南西三面皆被我探訪過了。一些兒消息也沒有。估量着一定是北面了。她飛身出去，直向北面飛去。到了甯河縣的境裏，瞥見下面往唐山去的一條大道上，有許多的短衣找紮的傢伙，提着燈球火把，趕着數十隻肥壯羊，往唐山而去。淑聖的耳朵裏好像聽他們的當中有一個人說話道：老五，我們快些兒走啊。大王後天是吉日，明天便要殺豬宰羊了……高淑聖何等的機警，她連忙翻身落地，趕了上來。又聽得有一個說道：這一次，我們大王快活起來，多給我們一些兒賞也未知哩。聽說這一位太太，是大王無意中在滄縣弄來的模樣兒，又好硬分，又有大王快

活極了……（春光微透矣）高淑聖暗暗的點頭道。差不多有幾分碰到我們的消息了。她更不聲張。躡足潛蹤的一直隨他們走到唐山脚下。只見他們一齊站住了。淑聖趕緊樹林裏一閃。有一個傢伙說道。那位老兄去叩門。有一個大漢道。我去……我去。他說着大踏步走到下層坡一塊板門大小的石壁面前。伸手在石壁上一拍裏面便有人問道。誰……那大漢道。合字……（合字是自己的人）嘩啦啦那一塊一丈方圓的門壁。忽然往兩邊一嘯。遙見裏面像一條狹胡同也似的。一路的氣死風燈直掛下有一里之遙去。那大漢便領衆人趕着一夥豬羊從洞口進去了。不多時那兩扇石壁蹶的一聲又關了起來。高淑聖暗自躊躇道。看這個形勢。這山上一定是有非常的好手在着了。如果沒有好手。我想她三個不論那一個。斷不會跌到他們的手中的。我一個孤掌難鳴。不如先回去再作計議罷。她便回到白家河了。再說黎紅萼聽得她這幾句不上不下的話兒。半信半疑。到了晚間淑聖果然領着衆人動手。向

唐山發進了。

【評】有了白雪娘，任鶴臯的冤便伸了。用筆妙在毫無痕跡。

衆女俠先聚後散。是一種欲擒故縱的章法。不散則各女俠的本領便顯不出來。兩個到白家河採花而未得手的強盜。是暗寫的。始終未露一些兒消息來與讀者們。是著者故弄狡狴處。在衙署裏救嚴氏姐妹的兩個人。是不是白家河逃來的兩個強盜。又是一個疑案。佈景設局。叫讀者們迷煞疑煞。



第三十六回

白雪青梅荒村款客

紅顏翠袖昏夜追蹤



